

西行
豔異
記

夏目漱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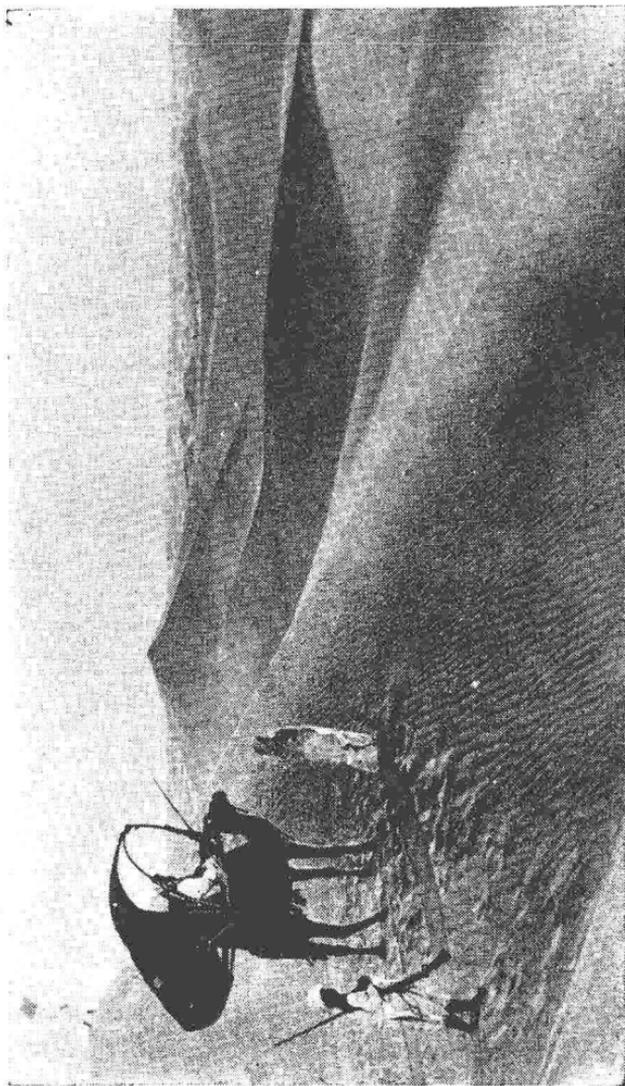


(上) 西康西藏一帶河中所見之牛皮船。
(下) 康藏巨商邦達昌之兩子，左立者爲其僕役。

外蒙風沙變態

外蒙東沙漠
一帶，時起
狂風，將沙
礫吹成丘狀
，隨風移動
，旅行者常
被埋沒。

(珍特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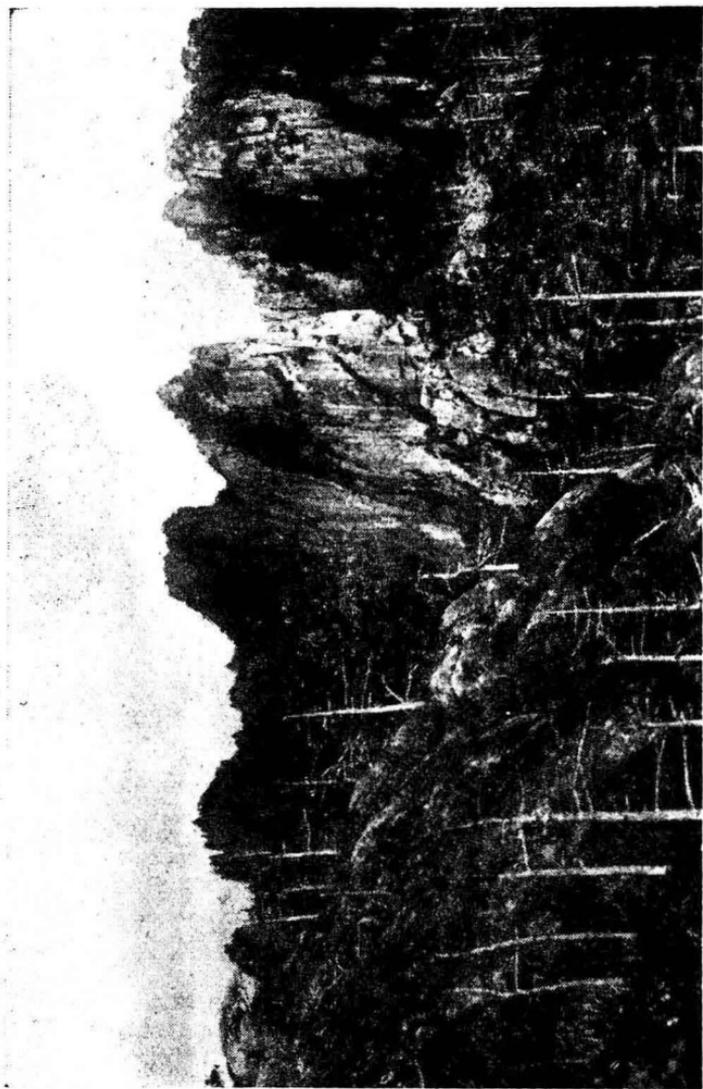
夏禹後

治大一遺跡

離堆口，
(伏龍觀)
在川西灌
縣城南，
秦李冰鑿
離堆分江
東北流，
曰石渠水
口，即湔
江，其自
岷江分流
而西曰前
堰，即離
堆口。



西 康 四 仙 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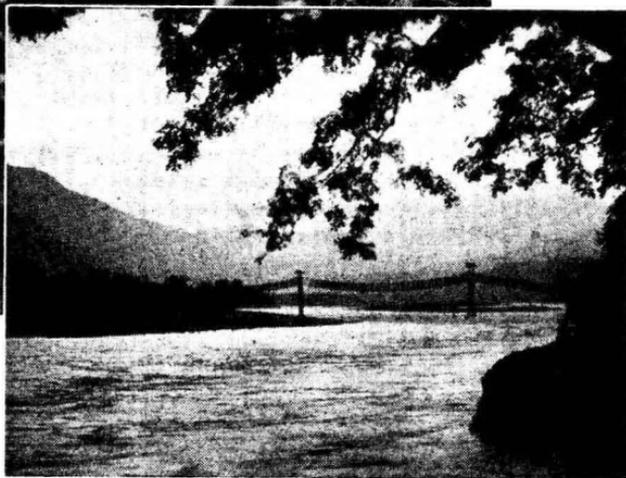


西藏藝妓

其樂器頗似日本三味線之六弦器。



(下)四川灌縣西門外之索橋，索以竹皮製成，長凡十餘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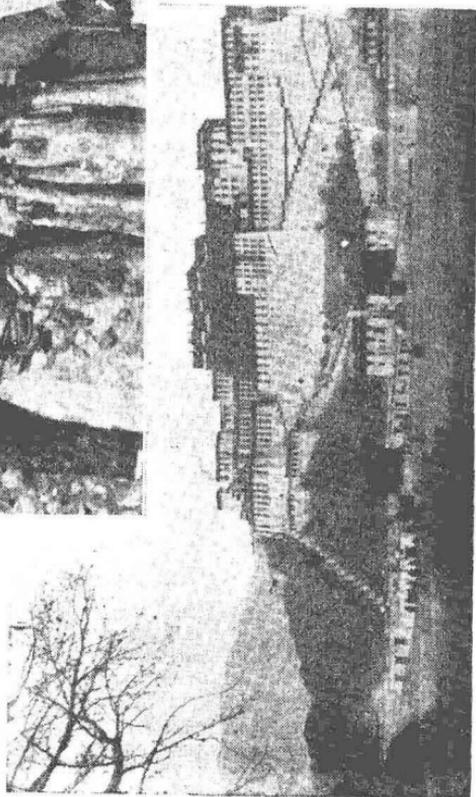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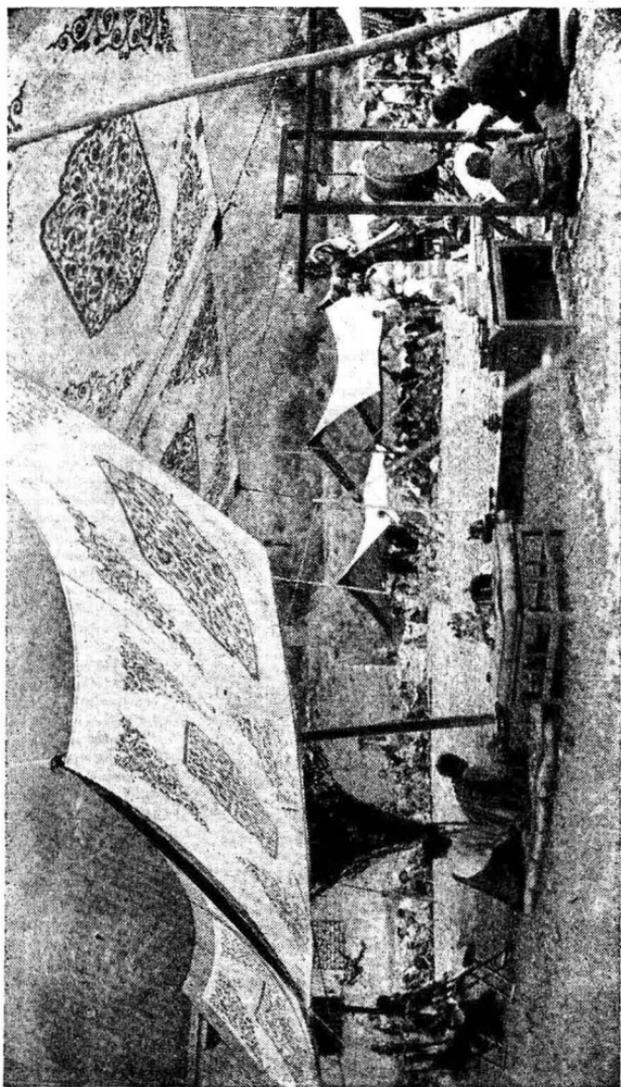
(右)青城
山上之小
鐵橋。



廢曆正月念三四日喇
嘛出會時，扮成各種
佛像。

西藏拉薩最大之布達
拉寺，爲達賴喇嘛坐
床之所。





演西藏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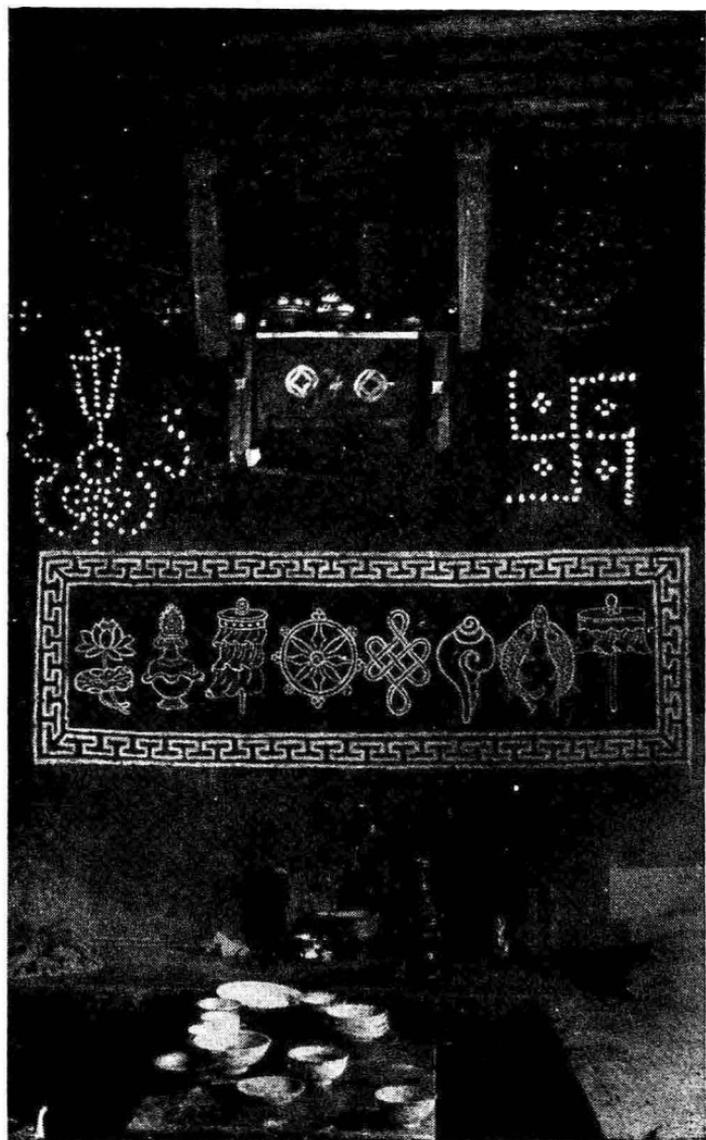
西康一帶
演藏劇者
頗多，皆
張幔於地
上爲之。

喇嘛紅教教主之裝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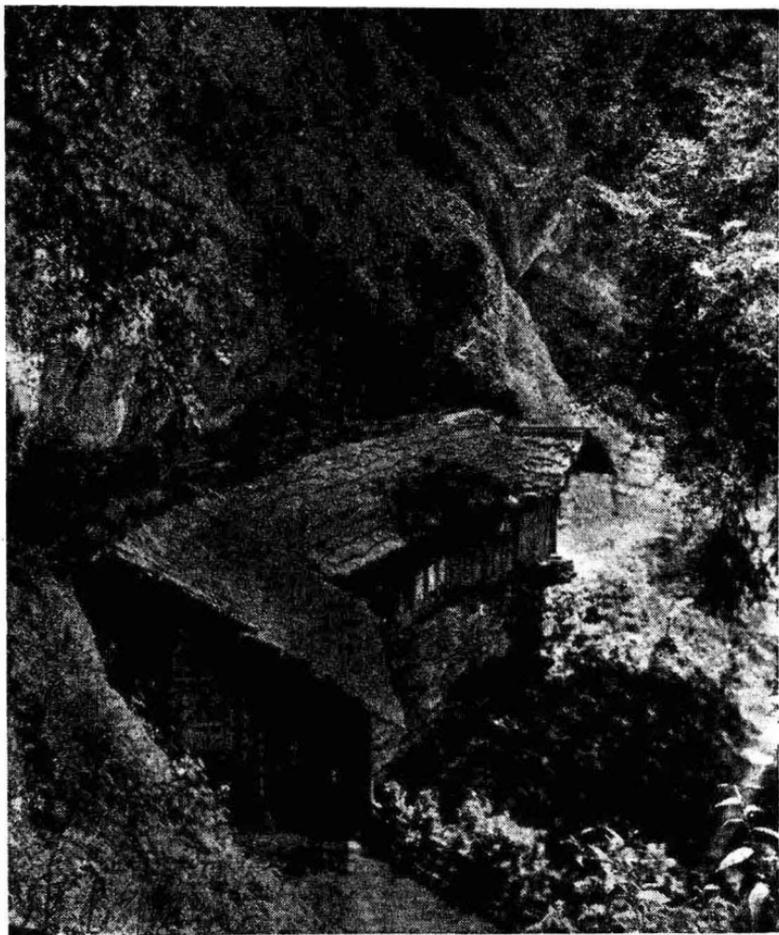
西康巴安竈神

巴安地方對灶神甚敬重，供案前圖案中，有傘，有雙魚，有荷花，八結之類，惜未明其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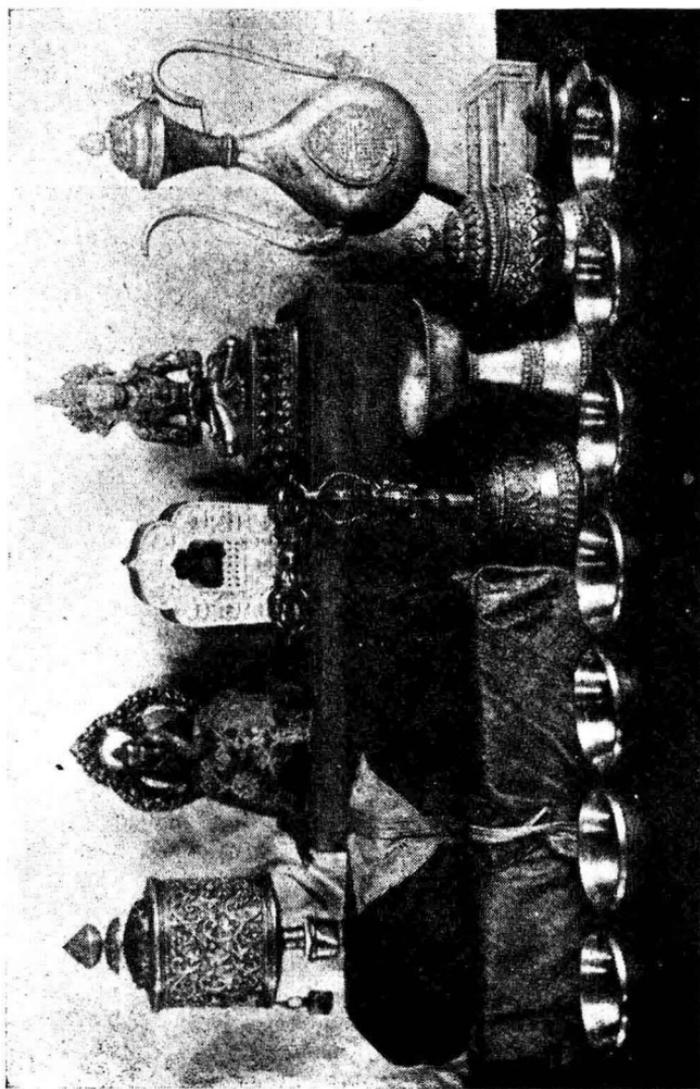


朝陽洞

- 四川灌縣山上有小洞七十二，大洞八，爲古人修道之所。• 山花競秀，絕壁懸崖，人跡不易至



西 藏 喇 嘛 教 之 佛 具



(上)青

海蒙古

一帶多

以牛糞

爲取暖

之具，

平常收

藏堆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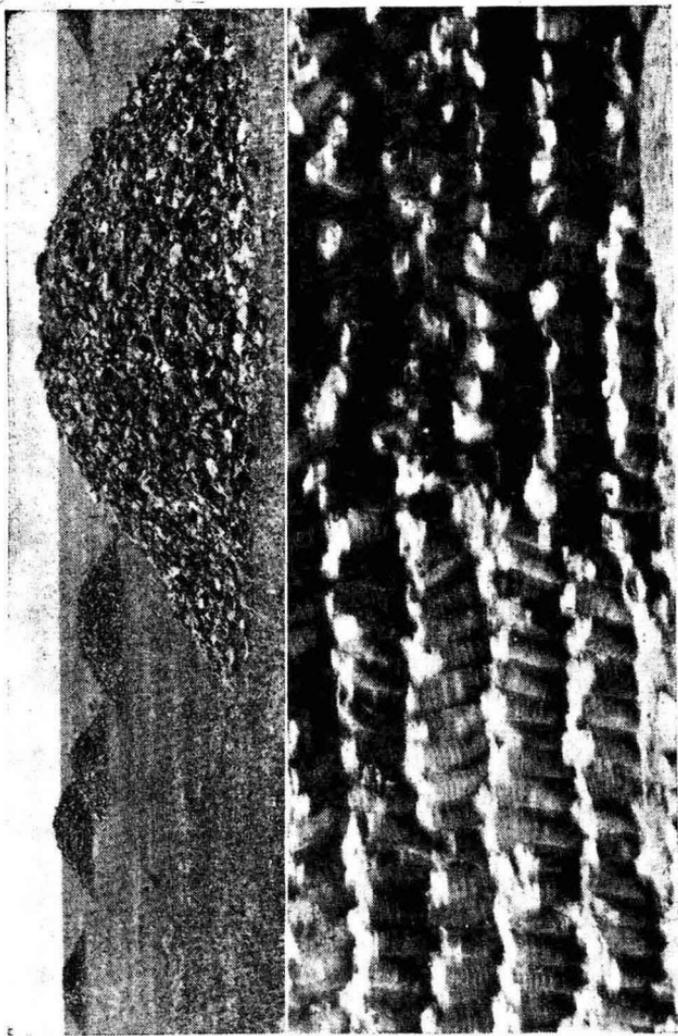
如小邱

• (下)以

牛角砌

成之牆

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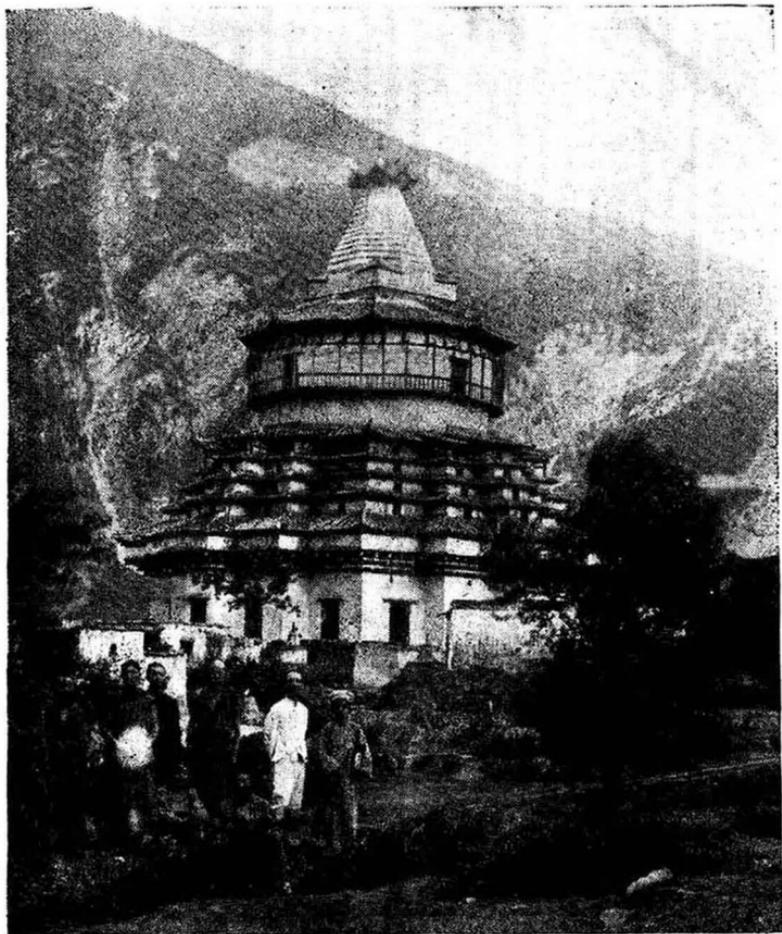


◆康藏間之犛牛 背上之毛長達二尺五六寸、尾尤粗大、人取其毛以爲繩及鞍刷之用。

喇嘛中有紅教黃教二種、此爲黃教祖師宗喀巴之像。



川康一帶之蠻子，甚畏土司，惟命是聽，故土司之家一切供役需索，可以恣其威力，若皇帝然。圖爲土司家廟，形式壯麗，內地鮮見。



不丹印度人約千四五百、英人一百四十人。商民甚多、駐守之藏兵、三千六百餘人、編成一混成旅、由達賴喇嘛之姪高廉丹貝統之。達賴喇嘛爲政教之最高首領、住於布達拉大寺中、五日一聞政務、有噶布倫四、一掌各地官吏之任免、一任各地財政之收支、一任軍隊之編遣訓練、一任達賴喇嘛執行日常之政務。各地之地方政府、統名伊爾單、即商上或委員會之意、現在拉薩政府共轄有八十五伊爾單。在川邊西部之地、則由達賴指派人員組織商上事務所以管理之。拉薩城內、有英國總領事署一、英商人約八十人、充任軍事官者十八人、教育官者五人、法律官者三人、政事顧問官者二十一人。有拉薩政府設立之憲兵教練所一、學生約二百人、普通軍事學校一、學生二百人、化學工業學校一、學生約二百人、英文算術專門學校一、學生三百人、喇嘛學校三、學生一千四百人、除喇嘛學校外、學生大都爲貴族之子弟。有電報局一、電話局一、電燈局一、郵局一、電報局轄支局十七、郵局轄支局三十、均拉薩政府直接管轄者。

□印度英人商店……一千六百處……輸入可驚

全境之英人教堂、約二十二處、有信徒七百餘人、牧師皆英人而擁有土地及房屋及活動資產者。全境之英國商店、共二百餘所、印度商店一千四百所。英人入藏、不需護照、輸入貨物、只照一九〇四年之商約、納百分之三之通過稅

、以是英印貨物、暢銷全藏、絲綢茶煙、皆奪有中國之市場地位。

全西藏之人口、約二百七十萬、平均每方里僅得一人、其人種曰博伯、(Bopa) 與青海川邊及雲南之西甘肅之南一部分人同種。其先自北來南、繁殖於拉薩附近、時常在南北朝之際、清初、其部落凡四、各率族二十五、約有人口二四六八〇〇〇人、繼後乃漸減、因受學喇嘛者太多之影響、在此三百年中、其人口數無增加、且有續減之勢。

■全藏近萬喇嘛寺……百八十有名……布達拉第一

二十日、住拉薩、午前、游布齊繃寺。寺甚大、石柱石壁、金黃燦然、因培克夫人之故、得晤大堪布桑楞多贊丹吉沃錯、彼言「全藏有黃教喇嘛寺五千四百八十一所、黑教喇嘛寺八百六十三所、紅教一千二百四十所、白教二千三百十五所、有名之大寺、凡百有八十、最著者如布達拉、喇嘛多至二萬五千餘、次時布齊繃、不過八千餘、而斑禪住寺之札什倫布、僅有四千、少者不過一二百人。所奉之佛、大部爲釋迦牟尼、亦有供文殊菩薩蓮花祖師者。諸寺各有長、直屬布達拉之達賴喇嘛。最高之位置、曰呼圖克圖、其次曰沙布隆、曰堪布、曰掌教、曰池巴、曰鐵棒、呼圖克圖尙轄有大小寺若干、後藏之寺、則轄於斑禪喇嘛。被轄之寺院、年貢若干財賦於其管轄者、無定例、恒以其寺之所入

十分之三爲貢品，收入較豐者，則寺長且以個人名義，捐獻與活佛，爲種福之舉。此許多喇嘛之於西藏人民，有絕大之關係在，蓋藏人恒以喇嘛爲依歸，喇嘛曰東，則路雖西也，而亦不敢不東之，自小孩初生，而壯，而結婚，而置產業，而營造，而遷徙，而夢，而病，而老，而病將危，皆須喇嘛之誦經祈禱，若地方不常見之事或物發生，人病至死，則尤必大破費用，延多數之喇嘛，爲長時間誦經之工作，喇嘛視主事者集資之多寡，及當事者家產之如何，而規定誦經之日期，日期延長，則喇嘛所得之資益多，死者之家財有三萬元，喇嘛決不肯令其出一萬五千元之資即已也。

■布達拉寺之游……拉薩城之鳥瞰……平生難得

下午，游布達拉寺，寺在城北五里，平地特起之石峰上，周五里有奇，寺屋皆石砌，遠望有若歐洲式之建築焉。出拉薩北街，地漸高，拾級而上，道側有電燈電報電話線，寺之大門下半里，有兵一百五十人任護衛，方帽垂辮，黃呢衣袴，黑皮靴，荷槍往來，精神奕奕，遠非內地可能見者。級凡二百有七，級盡，至大門，大門之正面，成一凹字形，前殿五楹，皆相連，依山形而成步步高之五列。殿之中楹低而兩側之樓高，相去約五十尺，後殿亦五楹，殿頂低於前殿約四十尺，殿頂爲中國式之陡簷，而非平頂碉樓。後殿之後有殿約二十幢

■藏中通行之禮物……哈達……輕薄若紗

是日得哈達甚多，哈達之製，爲長方形，四周褶疊如破線之手巾，實爲絹布、藏中特產也，輕薄若紗，品有數種，白色最多，青色次之，淡青色者又次之，爲藏中交際上之必需品，凡朋友謁見答拜之贈答，聘請慶祝弔唁之相見時，皆互用以爲禮，有時且用爲信件之包封，及協議代表之憑證，喇嘛死葬，且用以爲拖柩之品，其用途不同，而表示之意，亦各異也。晚五時，始辭培克夫人，赴幸生之戚伊魯仁堪家，蓋伊魯及幸生父之友先已得介紹信，紛來邀請。夜七時，宴於伊魯家，肴飭中式，而又加西藏式菜五品，及英式菜五品，以夜深及主人之固留，遂止宿焉。

■圓形之大招寺……唐代神技……萬千佛像

二十一日，主人固請，遂遷行李於伊魯家。早餐後，游大招寺，藏人名老木郎，寺去寓所五里，騎二十分鐘即達。寺爲唐時所建，殿作圓形，內廣可百五十尺，而無一立柱，殿宇軒敞，樓閣崇峻，欄杆屋瓦，皆銅其質而鍍以金者。正殿中塑有釋迦牟尼佛，高約四尺，傳爲唐文成公主自長安攜來者，左廊有文成公主及其夫吐蕃王棄宗弄贊并王妃巴布國（即尼泊耳）王女像，泥塑而漆以皮紙者，歷千百年而猶不摧毀，古人之技神矣哉。右廊有金甲神像七，不識爲何

人、後殿及其兩廊之佛、以萬千計、爲拉薩寺院中神佛之最多者。(布達拉寺有佛像四二六九尊、布賚繃寺有佛像五四二五尊、色拉寺有佛像三四一〇尊、箭頭寺有佛像一八九七尊、博底寺有佛像三〇七尊、藏江寺有佛像三〇〇〇尊、下溫都遜寺有佛像一五〇二尊、小招寺有佛像二二〇〇尊、神像二八尊。)出寺門時、有掛單之蒙古喇嘛十七八人、齊求施與、伊魯之夫人一一給與、至傾囊相示始已。土俗、喇嘛求乞、是奉行釋迦行乞故事、故每逢喇嘛求乞、遇之者甚樂於佈施、蓋以此佈施爲齋佛、如果受齋之喇嘛將來成佛、(土人視喇嘛之死、皆爲成佛而去、)則佈施者亦必將受佛佑及榮耀也。聞伊魯言：「求乞之喇嘛、除少數行足僧爲自己糊口者外、大多數是將行乞所得、以奉其師傅、其原因出於釋迦牟尼及摩訶迦葉二佛之故事中。」

□喇嘛善醫……不用醫書……不用熬煎法

在拉薩之大道上行走、另又一種感覺發生、一座大寺院、必有一大道繞之、大道之傍、必有白楊細柳等、爲拉薩高原所可生長之良好植物植立其間、多數喇嘛於日中時、成羣繞此大道行走、閒情逸致、幾令人不能認爲猶是我中華民國之一塊土也。午後、出西道、至招拉山、上山凡三里許、即抵招拉筆洞、又三里、至山頂、頂平坦、廣可一公里、漢人呼山曰磨盤山、以山形甚相似也。

藏江寺在山之南崖，寺之殿宇，皆石片所堆積，除門窗外，幾盡石堆也。寺有喇嘛二百人，皆業醫，醫內外各病，有奇効，其醫學無書本，初學者全憑默記、記熟，始同師就病試診，師認爲可時，始得單獨行醫。種痘除濕，幾爲寺僧一年所診之唯一病狀，藥方多草木物，彼之名稱亦特奇，惟所用之分兩頗輕，若與漢人之中醫相較，則彼用藥之等分，祇能用於小孩，然藥分輕，殺人尙可不致立至於死，是亦藏中病人不幸之幸也。藥皆作丸及散末，無熬煎法，似尙未知用之者。

□不堪回想清初……雄師南征……尼泊耳乞降

六時，返寓，又赴幸生父友商人洪本及模卓二家之宴，同坐有尼泊耳商人二、尼泊耳人强悍好剽掠，藏人頗畏之，但在拉薩貿易者，皆彬彬有禮。當滿清乾隆中，尼人受西藏人之利誘，不自量力，侵入札什倫布，大掠而歸，乾隆以傅恒爲帥，兵及其國都僅三十里之地，尼人大懼，上表求和，曾幾何時而藏受庇於英，尼人儼然列於獨立國之列，在藏在印，受有種種優待，而我地大物博文明有數千年之老大國人，反不能如彼自由之一二，對之滋深有愧矣。

□一種統計：喇嘛多……乞丐多……婦女多

席散，與幸生論伊求學事，伊以余赴遠道，伊又乏善導之師，決暫不入學校

而從余行、以資補習、作中等程度之預備、途中亦可助余一臂、伊喜同余行、而余亦不忍與伊別也。伊作書二、一致其父、一致其母之弟、九時、作拉薩地理上之各種考證如下：

拉薩之氣候(華氏寒暑表)

早六時三〇 八時四二 十時四五 十一時四六 午後一時四〇 三時三八
五時三三 七時三二 九時三〇 十一時二八 二時二五

拉薩人之職業

商人居百分之六十八、喇嘛居百分之八十、軍人居百分之三、乞丐居百分之二十七、官吏居百分之五、男子居百分之三十二、婦女居百分之七十。

■拉薩西行……九十里中……塔影交輝

二十二日、自拉薩西行、涉西河、路頗濶、以長石板平鋪者。三十里、札什城、城在拉薩河西岸、路沿河岸行、城中有居民五六十戶、日用商品頗不缺乏、人馬往來雜沓、蓋此路乃印藏商道也。出城、渡秧八建河、(一名羊八井河)路轉而西南行、九十里至曲水、沿途亂山叢起、起伏不定、但相差之高下甚少、童山濯濯、或僅有略可認識之枯草而已。余等自七午七時起行、騎健而步又速、抵曲水才下午一時耳。因風暴過大、人馬不易支持、乃止宿於此。此間有

極大之廣場、場中爲草原、四圍則棚屋、人棲其中、牲畜嚙草屋外、入晚、以帳蔽之。由拉薩西南來、路上則摩肩接踵、道傍則寺院腳接、塔影交輝、恍惚恒河瞻兩岸時也。

□交通不便已極……商貨用人用牲畜勞力背運

西藏人大都喜全市場貿易、經濟程度雖不高、而自牧自織之生活、亦不能不有貨物交換之事實、同時尚無有巨商大賈之專利壟斷、(英商及政府商人所市者、大都爲貴族用品、日用品均操之什一之夫中)故拉薩之中心市場、每日進出者、約有五萬餘人。近年川藏交惡、川貨輸入極少、其由川邊運來之貨、皆由苦力背負三五十日及牲畜馱載四五十日來者、拉薩北部之鹽絹等大宗土產、則由羊運來者爲多。蒙古甘肅等地商人、常以每年冬季夏季二次之長途旅行、運輸其馬匹火柴煙葉等物來拉薩貿易、藉朝此聖域、此種旅行隊、自起程至返原地、均由原來之數百人組織之、且攜有火槍等自衛武器。

□門戶洞開……西藏鐵路一完成……西藏休矣

拉薩至印度或由印度至拉薩之商人旅行隊之人數較少、亦攜有自衛武器、但往來之次數、較多十倍。由印度至拉薩、經亞東(一名茅屯、據藏地南境、突出之一角、介不丹哲孟雄之間、爲西藏極南通印之咽喉地、光緒十九年、中英藏

印條約定爲通商市場，輸出品以羊毛麝香犛牛尾羔皮爲大宗，輸入品有米茶果呢布等物。印藏鐵路直通亞東，交通便利，茶葉呢布米果等物之價格，皆較中國輸入者廉數倍。春碑即亞東之英名，藏人名亞東曰雀摩亞。怕里宗（距春丕河峽谷中，向有砲台，與亞東同爲國防要地，光緒時，印藏續約告成，撤砲台，廢防軍，門戶洞開，成爲孔道。）堆乃·噶大克·草木錯海·皮卡·康馬而達江孜，凡六百二十里，由江孜東行，又四百八十里而至貢喀，由貢喀東北行，又二百五十里而抵拉薩。（印度政府所築之印藏鐵路，已通至江孜之南八十里，此道一告完成，西藏將非我有。）此線之商販，大都以牛騾驢爲載重之主要器具，犛牛負重較騾驢爲多，但行程則每日祇能由三十八里至五十里，驢子及騾，則可由七十里至一百里，但冬日草枯之際，驢子因無草可嚼，其行程可速十分之五。除英國商人外，許多貨物，在運輸時之名稱，爲馱，每馱約重七八十斤，拉薩徵收馱之人口稅，爲百分之二，即一百馱貨，徵收二馱也。收入之額，年約二十萬馱以上。夜分遇一商人自拉薩赴江孜者，因約于明日同行。晚九時寢。

□藏幣「唐加」……化而爲卡扛……剪得零碎

二十三日，天未明即起，五時登程，寒甚。（商人早行，爲避午后之風暴起

見也。○此藏商名貝茹、業販印度貨於江孜及拉薩北部間、彼言「貿易中最損失者、即錢幣是。先是光緒末年、印度盧比（幣名）流行藏印商道一帶、本值銀三錢二分、後因國貨成本太貴、商人不得不販外貨、以四川銀元（清季四川造幣廠爲抵制盧比製者、其製每元重三錢二分、陽面濤清帝像）購外貨、外人不用、即用矣、亦必故抑其價、作二錢數分、印度盧比則作四錢、以此商人無形中即損失不資。後達賴喇嘛備爐製銀幣、名曰藏元、重一錢、銀六銅四、名曰唐加、向無輔幣、市中貿易、非剪破不可、一唐加剪之爲三爲四爲五爲六、名曰卡扛、但因大少而又零碎、不便於大宗交易、而盧比市價、操之外商、又故忽高忽低抬之、若以二百元之貨、經此種幣制貼折、祇二十七次、即一文無有矣。

西藏主要出產物、爲羊毛、年輸出者約在二千萬斤上下、自用者約三萬萬斤、犛牛尾輸入印度波斯阿富汗等地、山羊毛之二毛所織之氈氍披肩、年銷印度約十萬尺、麝香鹿角及藥材、多由甘肅運銷中國」云云。

□二百方里……大湖中有高山……富晶鹽

由曲水西南行、五十五里全居木。又五十里渡雅魯藏布江。江自札什倫布西來、闊可九十餘尺、以鐵橋濟來往、橋成於民國九年、一切均猶有新氣象也。

拉薩河於路東里許入注於江、江河合流之界限分明，蓋一作綠色，一作深青色也。又十五里，抵貢喀城，中心商埠也。貢喀一名綽樹爾，其東南及西，有大喇嘛寺院各一，城轄八百餘戶，約二千人有奇，日用品至夥，若尼泊耳及布坦之米，印度來之糖茶葉自來火針線肥皂家俱器皿等物，皆有轉運者之堆棧堆積，且爲門市焉。

二十四日，晨五時啓行，仍與貝茹同起止，五十里至巴底，其西即噶穆巴拉嶺，其東南七里即羊卓雍湖。湖之面積約占有二百方里，湖中爲桑里山，高五千三百另五尺，長十餘里，廣倍之，水中之鹽鹵極多，以左右前後皆絕壁，故結晶之鹽，一未採取。又西行五十里，噶穆巴拉嶺之脈始盡，嶺之主峰，高五千八百尺，木本植物，僅有楊柳柞蚤柞榆等五六種，不大而作老狀。又西行二十五里，至札瑪降城，有居民三十七戶，約有百人，均以牧畜爲生活。又西行三十五里，抵拜底城。（漢名白地城，）城之南北，皆夾有三千餘尺之荒山，一望漠漠，盡黑黃色之土及石磧也。止宿城內，寓左有大佛堂一，廣濶可容五六千人，凡識唐古忒文字之藏人，於節日來此誦經，其不識字者，則環廊下之轉經櫃，轉運一二小時以代課誦。

□吸大黃當吸煙……治病新法……曝之日中

晚間、主婦告余以本地風光數事、由幸生轉譯者、錄如下：

「彼等恒喜飲中國之磚茶、（磚茶即四川年銷藏中之茶、出產於名山天全雅安邛崃等縣、當夏季五月末、茶葉之芽已摘過二次後、以刀伐茶之粗嫩枝及老葉、合而搗碎之、製成長一尺寬七寸厚三分之磚形、故名、）印度茶價雖賤、但味稍遜、且不經熬煎、故彼等仍出重價以飲中國茶。

吸葉子煙是活佛所在地禁止之嗜好、但此地不禁、且男女老幼皆吸、市上商人及富豪之家、且吸紙煙、拉薩富人吸大黃以代吸煙、但此地視吸大黃爲最不敬。

男女婚姻自由、在全藏中、當以此地爲第一。（各地多由父母主婚、男女不相識、不知愛、且多在結婚前一二日、始知有結婚情事。）當男女於春季或冬季時、皆在一地聚而唱歌、兩情相悅、男以黃油及茶調和之大麥糲糲、結一花於女之髮間、女如贊同、即收取其糲糲、婚姻遂定。結婚無儀式、富者延喇嘛誦經祈福、貧者以男女同居、即爲成禮也。

人有病無論輕重、均曝之日中、徧體塗酥油、遇雨天、則以絨毡覆病者、燒柏葉煙熏之、常有奇效也。

喪葬分四種、拉薩以東以南皆通行之、一曰天葬：凡人氣絕、即僱解剖屍體

者、(名達馬達馬、在藏人中爲最下級之人、其地位尤低於乞丐窮民無賴、)縛屍於柱、剖碎其肉、擲於空中、使鳶食之、肉盡、復粉碎其骨、與炒麵調和、再使鳶鳥食之、骨肉俱盡、則以爲死者升天庭矣。二曰地葬：剖割屍肉、使犬食之、繼亦粉碎其骨、再飼於犬、所殊於天葬者、則飼鳶與飼犬之別耳。碎屍者、藏人自以爲最慈善之舉動、苟死者之屍爲鳶所樂噬、即死者爲善人、反之而鳶之來噬者少、且犬亦不近之、則其人即爲罪大惡極之人。三曰水葬：人死則棄屍體於河也。四曰風葬：掛屍體於牆、待其風乾也。天葬地葬、延長時間、耗費甚多、風葬則誦經時間短少、水葬則不用喇嘛誦經、藏人之富者、以天葬地葬、爲身後幸福也。」

■喇嘛紛紛歸本寺……新年將到……精製糕餅

二十五日、晨五時、發拜底城、四十里策楚喀、有居民十八戶。又二十里里穆穆和布屯、有居民二十六戶。路自是折而西南行、四十里至尼雅穆和爾達、有居民十二戶。又四十里至納噶爾澤城。本日所經各地、土質較稱肥沃、山麓谷地、產稻麥青稞豌豆油菜之屬、木本有松柏榆柳等種、果品有梨杏棗桃胡桃葡萄等類、藥材有大黃當歸柴胡白芍黃蓮黃芪黃芩黃柏紅花等類、允稱藏中良壤也。沿羊卓雍湖一帶、皆盛產稻粟等農作物。佛克里山爲札拉嶺之南脈、高

僅二千尺，山頂皆牧場也。藏歷之新年將臨，（藏歷同中國陰歷，）各寺院之喇嘛，皆將作跳舞之會以驅逐邪魔，其出外者，已僕僕登程，返其本寺，此半月中，爲各寺院驅逐邪魔及一般人家預備特別糕餅清掃房屋之時期。聞人言：「寺院住持之新年糕餅，由專門侍奉之喇嘛五人備之，當在廚灶上工作時，每人之口，皆戴銅口罩或絲綿數層，以免食物污染呼吸之氣。市場中常有一二百人，專製糕餅發售，以應官吏喇嘛人民之需。余以藏幣二元，購得三枚，餅厚可四寸，長三寸，濶二寸半，色黃白相間，中實有棗苡仁蓮米等物，味甜鹹兼有之，爲米麥粉之混合物。」是日爲陰歷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去除夕尙有二十餘日也。）

□江孜小憩……與寺僧談黃教淵源……

二十六日，晨四時三十六分，發浪噶子，西南行二十里渡羊卓雍湖之西源。又二十里德登山北麓，即翁古也。又二十里哈老嶺，嶺高可一千三百尺，樹木森然，有山村意。又二十里，渡拉隆河，春堆市在焉。市有居民七八十戶，比閭而居，人馬輻輳，一大市場也。西行又八十餘里抵江孜城，已午後二時半，大風四佈，天欲昏暗矣。江孜一名季陽，則在札什倫布東南，而拉薩之西南。地當北緯二十九度西經二十七度間，扼藏境交通要衝，東至拉薩，南至亞東，

皆取道焉。光緒二十九年，英兵壓境，開爲商埠，商業地位，僅亞於拉薩及札什倫布，輸出之物，以金沙藏香麝香紅花爲大宗。全城有居民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二戶，凡五萬五千五百四十人，年楚河自噶拉楚池發源來，繞城之南而西北流，七百二十里入注於札什倫布之鴉魯藏布江。晚七時寢，以疲乏故也。

二十七日，在江孜休息，游覽全城一周，約十里有奇，英人商店皆設東南新闢地區。往游城西之波普寺及澤富寺，寺僧名曲注夷喜者，爲余言黃教之歷史甚詳，記之如下：

「教祖羅卜藏札克巴，（即宗喀巴）生於明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年，）初學經於札什倫布之薩迦廟。（薩迦者，釋迦之音轉也。薩迦廟祀西藏法王帕克巴刺密特。」即紅教祖師）帕克巴刺密特之後嗣，稱薩迦呼圖克圖，呼圖克圖者，譯言再世也。薩迦呼圖克圖爲生子襲衣鉢計，不禁娶妻，其服裝本印度迦裝舊式，衣冠皆赤。）已而知西藏僧侶之腐敗，乃入大雪山修苦行，得道於噶勒丹寺，道既成，爲番衆所敬信，因別立一宗，排幻術，禁娶妻，自服黃衣黃冠以示別，謂之黃教，其徒皆通大乘，尙苦修，學行卓然出紅教徒上，未幾，黃教遂盛行於前藏，勢與紅教之法王相匹。

宗喀巴圓寂，其大弟子有二：一曰達賴喇嘛，二曰班禪喇嘛，喇嘛，華言無

也。嗣宗喀巴法爲黃教徒宗主，羣奉其二弟子掌教焉。二弟子世以呼必罕爾法轉生，皆死而不失其真，自知其所往生，其弟子輒迎而立之，常在輪回，本性不昧，故達賴班禪易世互相爲師，達賴蓋觀世音菩薩分體之光，而班禪則金剛之化身也。」云云。

■巴浪失去機會……黃衣黃帽……紀念宗喀巴

二十八日，晨五時，離江孜，沿年楚河岸西北行，十五里遮田，松柏交翠，林木蒼鬱，地高而平，水多而軟，人行其中，聽馬蹄之得得，已忘征旅之辛酸矣。又八十里人進崗，有居民十餘戶，小市鎮也。又四十里，抵巴浪，止宿焉。是地有居民三十一戶，爲江孜札什倫布間最大之市鎮。寓主言：「余等如早至六日，尙可親追悼宗喀巴之盂蘭盆會。」此地每年於十二月一日起，即延二百喇嘛，設壇誦經，直至十一日止，無論俗人喇嘛，皆須戴黃色皮帽，服黃色僧袍，過期，則不許穿戴也。寓主有子二人，一被達賴挑選，資送赴英留學，一在印度學金工，現方供職於拉薩造幣廠。老夫妻在家，以放債爲生活，利息之高，至三四倍。藏人階級之分綦嚴，貴族世家，即至極窮，亦不向平民借貸，大寺院之貸款，一般平民亦無分。彼之債主，皆本地商人農人牧人等類，彼家有賭具一副，日常有販夫走卒之輩聚賭，於是其妻以經理抽息及放債等事

爲日常生活。

■後藏第一名區……札什倫布……四大寺

二十九日、晨五時、發巴浪、七十里葱堆城、城當二河夾流間、有居民二十戶。又西行五十里、抵札什倫布、此道爲小徑、寬可五尺、窄至二尺、馬載馳行、極感不便。惟氣候雖低、而尙有草木之點綴、松杉之屬、所在皆是。札什倫布以寺得名、原名曰喀則城、位於年楚河與雅魯藏布江合流處、前爲都布山、築石爲垣、周約三里有奇、城內外之人口、凡五萬三千有奇、商業不若拉薩之盛、而通過貨物及集中貨物、則較拉薩爲多。地土尙稱肥沃、稻麥皆宜、但因藏人不諳方法、及求所以改進、年產因以不多、附城已耕之地、約有二千頃、但大多祇用於種豆、深可惜也。城在札什倫布寺北二里、札什倫布寺高五層、有大殿二、偏殿六、可容萬餘人。其西曰札什魯穆布寺、再西曰約爾塘寺、再西曰崗仡楚穆丕爾寺、四寺相連、基址可十五里許也。

三十日、在札什倫布休息。十時、往游札什倫布寺、寺之住持、即班禪喇嘛、近以英人壓迫日甚、不能堪、已於十四年出奔北京求救去矣。寺之外半里、即爲大河所交圍、沿岸竹木叢生、而禮甚多。返寓、作日用消費品價格調查、大概與拉薩相差無幾。城西有營房、爲清乾隆以前成軍駐處、後成軍移駐拉薩

營房、（即現在城西南七里之大營房、）此營房遂荒廢矣。

自札什倫布而南，動物如羚羊犀牛麝鹿熊豹狐狼野馬野牛野豬野狗野驢等物，極多，行人往往在不備中爲其所害。農作物在大道兩傍之植藝，漸有起色。犀角馬寶羚羊角紅花之輸出，年值十七八萬元之鉅。

■ 雅魯藏布江洶湧可駭…… 瘋癱症傳染可慮

三十一日，離札什倫布東行，同行凡六隊，三隊東北行返甘肅西寧者，大都爲商人，香客專爲拜瞻活佛而來者之稱，約佔十分之三，爲大商及貴族。余等所合之隊，約八十五人，騾馬一百二十一匹。六十里至拉古，有居民三十餘戶。午餐於此，火鷄一及豆腐牛肉，值藏幣半元，等於國幣僅二角五分，廉矣。市南有黃教喇嘛寺院，未及往，在市東頭可望見其殿頂及塔頭，松杉翠竹，掩蔭寺傍。離拉古路，折而北行，五里，渡雅魯藏布江，江闊百八十餘尺，架有鐵索橋以濟來往，橋建於民國八年，費三千餘元，以後每二年換鐵索一，江流洶湧，不任舟楫，怪石崢嶸峙江中，俯視殊可駭人目也。渡江，仍北行，一百餘里抵當多汎，舊名額謨額穆，清時設有兵三十人及把總一人駐此，居民凡三十五戶，其左有可六方里之一小平原，牲畜棲息其間，以繩繫木作柵圍範之。余等借宿小茶葉店中，南商河在當多汎之東，水聲淙淙，終夜不息，殊擾人。

意。寓主言：「此一帶多瘋癱症、極危險、老人患之、鮮有生者、凡遇面色紅白相間、及食時多氣噎、行路常偏倚、坐凳常曲腰者、宜即避之、否則易受其傳染、此症有半邊癱、全身癱、半身癱、手足癱、耳鼻癱等十七種、初患之、頗不易覺察、及現於面口作惡時、宜速延醫治之、否則轉入第三期不易治矣。」

■ 旅行中之組織……：口哨一聲……：百馬齊發

二月一日、晨四時、發、二十里都南奧、路在山溝中、或東或西、往來蜿蜒不已。又三十里米里山、山高約五千餘尺、山半以上覆雪甚深、綿亙六十餘里始盡。九時抵噶爾丹順科爾寺、下騎午餐。日來已學得藏人熬茶之法矣、法以茶葉置鍋中、以水熬至紅色、加黃油及鹽、攪攪勻和、味苦澀甚、但在旅行中飲之、尚能止渴生津也。午餐約二十分鐘畢事、口哨一聲、百馬齊發、得得之蹄聲與琅琅之鈴聲相應和、目一瞬而山已越數重矣。此道之口哨、爲集合牲畜之唯一器具、法撮口先外吹、後內吹、外吹長內吹短、牲畜即應聲至、單外吹牲畜均不動、單內吹爲人上騎之表示。余等旅行隊中掌此哨者、爲一極壯健長大之男子、彼之妻女子媳皆同行、約三十里一息、非至宿地、牲畜皆不卸裝、所以防不虞也。又北行三十里、入一山谷、名毓克連山、脈自西北來、主峰曰繆索克山、峙路之西北六七十里、外谷長十八里。出谷、南商河自西北趨東南

渡河歷二十分鐘。又東北馳十二里而抵南納穆林城、即漢人所稱之那母陵汎也。居民十七戶、皆支木張牛皮而居。多噶力甫河（源出岡底斯山脈之姜札拉山南麓、流百八十里至那母陵汎、又西南流九十里入南商河、）流於城西。

■半面半頭……全面全頭……假面具……有興趣

二月二日、晨三時五十分發那母陵汎、東北行四十里、渡拉胡克河。又五十里達格、有居民五戶。又三十五里達古山。出山東行、又三十五里抵拉雅、止宿焉。各市均麪聚多人、互市食物飲料神佛像及供奉之香燭錢紙銅磬鐵器、鼓樂大喇叭聲、到處可聞、賣者敲之常廣告、買者又敲之試良劣也。紙製面具之種類甚多、有老人、有幼孩、有半面、有半頭、有全頭、有全面、買者至夥、紛取戴頭上試大小、因藏人新年、僧俗皆戴面具爲跳舞宴會歌唱時之必需禮式也。此一帶之人之飲茶量、與札什倫布稍異、札什倫布人每日飲茶可五十杯、（每杯注飲料約重五百格蘭姆、）而此地人僅十八杯至三十杯。（拉薩人每日有飲至八十杯者、）但因習慣上不能減少之飲料、無論男女、每日工作完畢後、必飲七八杯至二十杯之酒。（飲酒不以杯、以大碗盛之、一碗可分爲六杯、）客至其家、無論認識與否、必敬茶一杯、茶後繼以煙葉、葉裹成長可華尺四分之枝條、插於三四尺長之大竹管內、管無斗、一孔入煙、以泥封管口、以防走氣

、不吸煙者、拘拳謝之。每人家中、必置有數種防患器具、在土人之腦中、此器具皆含有神力者。一爲寄生包刻成之碗、（寄生包常寄生桑樹或橙杠樹上、）謂可以防毒、如食物有毒、以碗覆之、碗即破裂。二爲波玉、玉以朱紅色者爲最貴、淡紅者次之、出自和闐等處、玉戒指而鑲有寶石者、御之可使指節堅硬、玉碗可防毒、玉戒牌可防鬼魅。（戒牌掛胸前、）三爲符籙、符籙之力、傳可使人長生得福止災愈病等事。四爲貓頭鷹、「家有貓頭鷹妖魔皆退避」云。藏人之中等家庭及富人、皆御玉戒指、貧人則御象牙戒指、謂可「觸鬼」。（傳有一種鬼、常低頭行道上、至時與人相觸、人遇之、鬼即因一觸而附於人身、則是人必受一巨大之觸接於石或樹、鬼始離去、而人則受巨大打擊或因而斷絕生命焉。）

□跑禮堂……新郎負新娘……同人新房

三日、晨四時三十分發拉雅、氣溫僅華氏二十八度、寒凍甚大、尙喜無冰凝。二十里華大別山、天始明。又二十里遵宗、有居民七八戶、疏落相接、隔以池或小溪、小溪或池傍、必有青菜一畦、爲拉薩及札什倫布城所無者。自拉雅至遵宗間、有結措山橫亘於中、山不甚高而無一石、土作黑色、但不生草木、山下有溫泉、泉出自地平下七十餘尺之凹處、爲拉薩以西之特有者。（拉薩有

溫泉一處，其南多宗城裕伴朗雜城等處，均有溫泉，但北部西部則無之，有之當自此地始。○又行一百二十里，抵多希索馬止宿焉。

晚餐，食一全羊，蓋主人方娶媳也。婚禮於夜十一時舉行，新郎負新娘跑禮堂五匝而入寢室，新娘俯首倚新郎肩，作笑容，俗習新娘入房後，必與新郎性交，以驗是否處女，雖不一定以處女爲貴，但號稱處女，而在初嫁後，仍不失爲處女者，羣呼之爲「雅結桑」，示敬之名稱也。此間之習慣，爲一妻一夫制，一夫多妻制甚少，而一妻多夫，則爲俗所詬病也。訂婚以後，新郎新娘即互相過從，但不能性交，違則女之父母，必迫令其女離婚，而又向未婚婿索三四倍（訂婚時之禮物），之離婚費。訂婚有一定之時期，大約在秋季暑期中，當夏秋之間，全數藏人，皆在露天中生活，樹下支帳篷，以爲寢處之所，男女互唱戀歌，歌詞均互相傳述者，但歌者得任意改爲較慰貼之詞。

■牛羊萬千……晶鹽瑩澈……二地見到富源

四日，晨四時發多希索馬，八十里蘇穆塘，（一名松塘），有人家十四戶，市白菜二十斤洋芋十斤芹菜五斤辣椒三斤，值藏幣三元八角，載以行。又三十里穆耳山，（高二千四百尺），無大樹或可成大樹之木本，荆棘叢茸，一連可五六十里。托穆巴拉嶺在其西北，嶺之主峰，高達海拔二萬四千六百〇五尺，其脈

西與拉公山接，東與念清湯拉嶺接，餘脈北延至騰格里海之西，前藏巨山也。（多希素馬爲前後藏分界處，東則前藏，西則後藏，）又東北行三十八里儲庫拉，一望平原，牛羊萬千，生息其中，雅魯藏布江北岸之有名牧畜場。又三十二里抵桑駝洛池，凡行一百八十里，止宿焉。

桑駝洛池有居民約七八十戶，依山爲屋，比戶而市，南通拉薩札什也倫布大道之烏裕克林城，東通甘肅，西通札什倫布，北越庫按克山經榮吉馬丁等地而入新疆，全線凡長千四百九十七里。）拉薩西北之中心商埠及交通要衝也。出產以鹽及羊毛著稱，成山之鹽塊，均待運往藏南藏東及尼泊耳等地者。運鹽之牲畜，爲綿羊、羊運載全目的地後，即被賣於宰牲之家，不復歸去矣。鹽有數類，以晶鹽爲最佳，晶鹽皆在湖泊中，經長時間之凝結而成者，色白，瑩澈可鑑人，其次爲灰色鹽，其次爲淡黑淡黃色鹽。藏商販鹽，至集中處，往往混和以雜質泥土石粉之類以增其重量。

□留學生之妻……善經商……十七支店

市北山上，有營房，駐有土兵五百人，統率者名維諾伊爾措，其官級等於中校，曾在倫敦留學。（自民國元年至民國十三年止，拉薩政府派往英國留學者，達七百八十六人。）彼之妻，曾習商業算術等專科，設肆於此，一百貨商店也。

伊得拉薩財政噶布倫之允許，年發紙幣三萬元。（占其資本十分之一）而年納千分之一之稅。有店員二十餘人，分司其市，支店十七處，沿拉薩札什倫布大道、江孜拉薩大道，皆有之。每年之進款，約五萬八千元，納稅約千分之三十五。止宿後，領隊之青海人，偕余及另五人往訪之，因明日所行之路有匪警，須乞其援助也。彼之營房凡五層樓，延余等坐三樓客堂中，客堂亦即其臥室，坐處有美麗之本地毛毯，（晚間即爲其寢具，）可折疊之，圓桌上有茶壺一，銀茶杯十，寫字文具數事，即彼之辦公桌兼餐桌也。接談甚溫和，無內地軍人氣習，談竟，彼以兵三十人任護送，而余隊共出馬三十四匹酬之。既歸，領隊者即傳布此意於衆，亦未述分派之辦法，但馬已集至三十六匹矣，蒙古人急公之心，誠不可多得，使其推而廣之，以瞻顧其種族之生活之改進，則蒙古大汗之基業，又何不可恢復哉。

■賭時間不分階級……婦女裝飾得五花八門

五日，晨四時三十分發，藏兵前導，二十里宿塔，石塔可五十尺，峙立山上，旭光中隱約可觀也。又三十里都隆寺，紅教寺院也。又一百餘里羊八井市。羊八井河源於市西之山中，涓滴之水，而聲大乃過於金沙江，是真可謂「滿壺全不響，半壺響丁當」者。此地有居民四十六戶，據河靠山腹之小平原爲市，

出產以豆瓜著名，直行運銷拉薩，年產可值一六五〇〇〇元。由此沿羊八井河東南下，經永竹江卡而抵拉薩，凡二百五十里。晚餐後，同行者約爲賭博，辭而坐觀，賭具有骰，有天九牌，牌凡二十八張而無「么六四六」，以打牌最多者爲贏，最少者雖有天九地八結牌，則仍爲輸也。骰以點少者爲贏，多者爲輸，則又與內地相反。同行中之貴族紳士大商人，在其平常行路談話居住飲食時，常使用其驕態以矜表，但在此賭場中，則衣服不完全之馬夫，亦得立於其夫人之側，指點其牌，且得放手於伊之肩背，平時不但不能，且須立受鞭笞也。此間之婦女，多帶有拉薩之驕奢習慣，頭髮自前額至後頸，左右平分，梳爲五六小辮，始合爲一髻，左右最下及耳際之髮，皆以人工使其卷曲，插木及銀製而鑲有翡翠玉珊瑚珍珠瑪瑙寶石等物之裝飾品七八事，耳環甚長，幾及肩，若衡其量，則至少當有一百五十格蘭姆也，戒指，覆髮之珠圈，壓領之圈，及串珠臂間之珠圈及手鐲，右襟上之牙籤挖耳，皆爲每一婦女必不可少之裝飾物。衣長大寬博，而鑲以極寬之花邊，出外則戴面罩，（防風霜護皮膚者）披合衫，衫前必有一極大而圓之金屬品，多半製自德格人之手，有花鳥蟲魚山水神佛等類，雕刻頗精緻。見客則舉手合十，問答之第一句，必曰「你好嗎？」

□吉耳池之異狀……水面凍……水底沸熱可燒鴨

六日、晨四時十五分發、三十里青林坪、水白田田、皆沼泊也。又十五里納噶耳布、有市集、余等過市外、未入、梨樹及桑柘竹林、絡繹不絕、除竹外、皆條條枝枝、密集一線、幾誤認爲伐荒山者。又四十里瑪特克山、其左白霧彌天、山川土地皆消失若行海岸上、蓋瘴氣也。藏人非土生者、受瘴、必發熱病、或至死、外人則無不死者。水清而微綠、當有銅礪蘊其間。又三十里吉耳池、池廣三十尺、長約六十尺、其深亦六十尺、水面甚凍、而其底極熱、土人以去毛之鷄鴨入、半小時後即浮出、已熟至將糜爛矣。又八十里粗特庫納穆拉、大市鎮也。

□宗教……於人心不過爾爾……耶教徒自供

七日、晨四時四十分發、十里地希米山、山高二千三百尺、四圍無寸草、而山頂青松翠杉叢植其間、亦異觀也。山下有廣場、長百六七十里、廣倍之、蒙古人游牧之所也。此間蒙人、雖信奉喇嘛教、而仍不失其蠻悍之習、時加剽掠于來往之旅客、行者畏之、且其散則百里、聚則多人、防之不易、賄之不能、達賴喇嘛雖直接約束再三、并令附近之達克薩納爾札二寺院喇嘛、詳爲開導、亦無如何效果、宗教之於人心、亦不過如是已耳。余爲耶教徒、而對於耶教真理之墜喪、與所睹教中領袖、藉教自肥、及其所爲種種不道德之事、則幾不願

再承認爲教徒，亦是例之一也。又三十里落倫窩，窩低於地平約八十尺，內圓而上方，輪廓畢現，亦可異也。又三十里索克寺，沿途小水池極多，草已枯萎殆盡，山半即爲雪封鎖。又三十里密古特山。又五十里兀山。又二十五里，抵岳克扎拉提，峰高拔海二萬尺，薩穆坦岡雜山在其前五十里。此間之氣溫極低，余等止宿於此，借居一碣中，午後三時，黃沙挾細石北飛，若走雷霆，天地皆爲昏黑。自密古特山以北以東之地，皆有盜匪出沒，旅行者咸聚成大隊並攜武器而行。

■移山換海之紅教佛祖……六次鬪法……妖魔苦煞

連日奔波，今晚始飲麥酒至醉。有一種習俗中之禮菜，即無味之半熟牛肉片及生雞肉片，是晚主人以除夕將近，奉贈旅客各一品，既不慣生食，又不便推卻，主人之女來，斟酒至余前，爲換一熟者，圍始解。酒後，以哈達一覆碗上，禮也。小女主人爲余談本地海闌庫佛祖故事，雖齊東野人之語，不足盡信，然亦可以規藏人之知識焉。

「海闌庫佛祖，紅教中之有名法王也。彼能移山換海諸術，以濟世見嫉於妖魔，魔共設法以難佛祖，其最著之事實，有六次：第一次，盜竊伽托摩達羅山之寶，山崩將四墜，佛祖適過山下，以事急，而山之寶已去，不及保持原狀，

乃作法使地下陷，以容納潰土，妖魔之妻眷方在山掘寶，山沈，遂同歿水中，妖魔皆駕水而逃，恨佛祖亟，乃施毒水內，凡飲者皆脫皮潰肉而死，佛祖以法解毒，并擴大水流區域，妖魔掘取山寶埋於水邊者，亦爲佛祖收入水內，水得原寶，乃澄清不入纖塵，即今之聖池也。（指騰克里海）第二次，佛祖休息山上，妖魔掘座下成萬丈岩，座將墜矣，佛祖始覺，以法套立於其側之妖魔入岩下，長其筋骨，以首承座底，後年日久，妖魔得他妖助，將謀逃，佛祖乃以符貼其頭，頭於是永不出土面，但其身軀之兩旁空穴甚多，佛祖升天千百年，妖魔欲出不能，欲脫離苦難又無善法，祇得常常躑足歎息，故各地常常有山崩水倒流之事。第三次，乃佛祖與妖教大鬪法之事跡，當佛祖之初至此間也，妖教已先有此地，而不許佛祖入，佛祖以教乃化人之道，不應拒他人爲詞，以責妖教，妖教恃法，飛山壓佛祖，佛祖化山爲水，拋之百里外，妖教又以大蟒毒龍來，佛祖默誦吽拉瑪經，蟒龍皆感悟，皈依求佛祖收錄，妖教又以火燒佛祖之妻子，盡焉，佛祖遂度妻子成僻拔落那佛，專門管降伏妖魔事，於是此間妖魔，始窮蹙受縛，地方告平靖焉。第四次，乃佛祖以積善十萬爲志，在八十年中，已積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善，尚差一善，但尋覓機會多日，終不可得，因化身覓之，一日遇一人欠人巨債，已議成以妻償之，但舍妻又有所不忍，不舍又

欠債，思一死以了之，佛祖乃以術禁其夫妻出室外，而幻其妻形，至債家，債家欲御之，但一近肌膚，即痛不可忍，三年，債家死，佛祖亦離去，遂以此善完滿願心，成佛升天去矣。第六次，乃佛祖證佛後之事跡，佛祖未證佛以前，即以普濟人民爲志，既證佛後，益發其願信，廣施法力，救援世人，一日見羣猩噬人，若甚快樂，乃以法禁其竅，一笑即醉，故至今猩猩見人則笑，人得而脫險或且反縛之也，人有難厄，一誦佛祖名號，必得解救，歷試不爽云。

■著名盜匪區域……殺人不眨眼……反對宗教

八日，晨四時發，一路皆山，至岳克珠噶耳都克塔拉市，宿焉，凡行一百八十四里。路不過高，而石積纍積，滯馬蹄，難前進，且復多盜匪，每全一著名匪域，則領隊人即以鞭示衆，嚴備而進。路自此與拉薩北來線合。九月奔馳，凡行一千五百餘里，以人衆興豪，不覺倦，幸生亦然。自此而北，爲著名之盜匪區，民國元年，拉薩政府派色拉寺堪布來此招撫，堪布到此，召集匪首十人，一一勸諭開導，匪首均反對其宗教言論，并置其意識爲專門騙人財物之工具，且令堪布「如不於五日內離開此地者，彼等即將殺之」，堪布以匪首言雖如是，或不至實行，仍逗留不去，越六日，匪首果以兵殺堪布，時拉薩政府方忙於驅逐漢人未暇，亦無能力及此，匪膽益大，青海西來貢獻之禮物，迭遭搶劫淨

盡、達隆寺之任持、乃奔赴拉薩、請達賴派兵剿匪。民國二年十月、拉薩新練騎兵三千五百人開抵距離此間百里之拉尼山口、搜索前進、時統兵者爲達賴之弟、而指揮者爲英軍官、大包圍成、始開始攻擊、匪連戰皆敗、欲逃無路、守則受飢、降亦不受、及後、爲拉薩兵屠戮二千餘人、餘盡散粟、乃受其降、分散與拉薩貴族爲奴僕、區域內之婦女、皆驅歸拉薩發賣、而徙達穆游牧之蒙古人實之。

□掠劫起於生活恐慌……吃大戶……家家嚇怕

蒙古人亦蹈舊轍、時一肆其掠劫慣技、爲今日商旅之患焉。游牧人之生活、本不安全、與固定、一旦遇疫、牛羊死亡過盡、(土人不諳防病及治療之法、有病者、不死亦必死一半也、)或天旱水災、水草不足、生活即頓起巨大之恐慌、則此等絕鮮有知識之人種、欲不從奪他人之所有以爲己有、亦不可得矣。近年收成不佳、生活昂貴、盜匪因以加多、在西藏明肆搶劫之匪、則到處皆有、而此一線則特爲較多、至若乘機竊人貨物者、則絕無僅有、亦古質社會所養成也。盜匪可以搶劫喇嘛及寺院、而不敢向官吏或大地主肆劫、蓋彼以喇嘛之禁術有限、而官吏及富人、可於事後按址致之法律之懲罰也。前藏東北一帶、盛行如吾鄉吃大戶之盜匪行爲、當天災頻仍、麥稻收穫無望、牲畜死於疫癘之

災變、接連三四年時、此平日不事儲蓄生活品之民族、即告巨大之飢荒、飢荒發生、政府雖日輦巨金、亦不能救、因全區無存積食料、雖有錢在他處購買、亦遠水不能救近火也、於是在此區域之富戶、自災象加重之日起、即落宣告破產之境、因一般飢民、皆羣入其室、共噉其積聚、且必先摧毀其全家人之身軀或竟死之、第一家之積蓄盡、又入第二家、第一地盡、又至其鄰近之區、一區之災象告成、四鄰必皆受其害。

■荒山不見人……五十里……乞丐亦須齋糧而行

九日、行一百餘里至薩穆坦岡雜山、山高可六千七百尺、彎曲至多、由山麓至山頂、凡五十八里、余等經山坳而過、猶二十五里也、山無大樹、短棘長蓬、網羅此岑寂之荒山、上山下山、凡五十里、除馬站外、無一人家、亦未見一人、獨身過此、能無起魯濱孫廳流之感耶。藏中多乞丐、聞其過此、亦齋糧而行、山之窮不亞川邊領督以西一帶之地也。一老於旅行之商人、連日與余談甚恰、彼言藏中近年情形大變、彼認近年拉薩政府之銳意改革社會、和完全排斥舊有政治上之行爲、是極不良好現象。尤其是大多數喇嘛、甚恨達賴喇嘛近年所行之新政、如新軍也、財政征收員也、審判官也、教育官也、皆奪取喇嘛之佩刀權及征收財產權而代之。尤其是佩刀被奪後、（一九一二年達賴訓練新軍

、下令喇嘛除旅行外，不得佩刀，違者罰年俸一年或十年，而人民因漸不畏喇嘛，使喇嘛之威風漸至喪失。

□好客……好面子……藏人雖懶……亦有可取

西藏之將來，雖極易受英同化，但此區域中之人民，必尚須有一極大之反抗之事實發生，此反抗事實或不幸而成戰爭，戰爭之後，將使此聖潔無爲之域，變爲工業製造場，宗教勢力，將從生活之變動而摧毀淨盡。雖然，數千年好懶之習，深入社會，而智識之低落，又尚不有適當之活動人材，以吹活此頑固人民之腦筋，適當之器具，以供活動人材之運用，則西藏之武漢式革命，必不易於實現，以剪髮事例之，可知已。（達賴禁止藏人剪髮，及著西裝，違者受驅逐出境之懲罰，藏人之遭放逐者，已百數十人，初出境尚有繼續反抗之心，漸因生活之壓迫，又同內地人之缺乏團結性，在印度流落，不能返其家庭者雖多，但尚無如孫逸仙黃克強其人者之聯結鼓吹，均流離以死矣。）西藏人與內地官場中人頗有相似處，官場中人常擺架子，藏人亦有是習，其土語至有以下之諺：

「飯可不吃，衣不可不穿，自己的肚窩可受餓，客來卻不可不招待。」

自天明起床至夜上床睡眠，自小孩有知識至老，一舉一動，皆有一定之規式，

拘謹至可發笑，但余非鄙薄此種形式，此種形式施之適當之範圍中，其文明自然高超於以紳士自命之英人萬萬倍，但以之爲保守此太古生活於廿世紀，則滋可憐已。是日行一百七十八里，宿雙竹山南麓下。

□山曲曲……水盤盤……詩人到此……無限喜歡

十日、晨四時十分發、三十里、至雙竹山西麓。又二十里上玉山、又二十里至山坳、又二十里下山、渡裕竟河東西二流。又二十里越裕克山坳、及噶沁巴山坳、又三十里噶沁巴山坳始盡。山自西向東南行、綿延起無數之小峰、路則繞峰而行、迴旋至多、若以人工鑿成直線、則今日所經之路、至少當減少五六十里也。庫庫庫持爾嶺起於東南四十里外、羣峰聳出、若夏初竹林新出之筍、山峰石積崢嶸、樹木甚少。又二十里巴魯爾、有居民十一戶。喀喇烏蘇河自西繞旋而東行、極盡洄漩之狀、在百里內所收蓄之池泊、凡三十有四、小河六十有一、成弧形之線十三、曲形之線七、折形之線十九、若使美術家縮小而寫爲一幅、必有可觀者焉。

此一帶之土人、皆以牧畜爲生、除拉西大道一帶之人、知有蔬菜佐餐外、其偏僻區域之居民、每餐僅有淡味之牲畜肉、半月一月有少許之蘿蔔青菜而已。蘿蔔青菜、皆自山南(薩穆坦岡雜山以南)運來者。氣溫極低、下午三時、爲

華氏二十九度、六時爲二十五度、九時爲二十一度、夜半將再減、手足凍甚、圍羊糞火爐。(以藏幣一元、買羊糞七哈特、約十斤、燃以取溫。)衣食足然後禮義興、十餘日來、跋涉千里、欲清潔衣履而不可得、(余等附於此大隊商幫行動、彼等行則行之、止則止之、欲肆休息亦不可能、若離去則行動之頃、即有危險發生、)幸有水瓶燉水、可洗面盥手足、否則即步曠代才人王安石先生面垢忘洗衣垢忘浣之後塵矣。

【山青水白一聲秋……醉聽戀歌……使我心柔

鄰有室、少女數人歌甚樂、起往視之、則伊等均匿足毡內、扣手而坐、若不知冷也者。介伊買麥酒五斤、共飲之、酒酣耳熱、伊等大唱其戀歌。譯錄其雅馴者如下：

山青水白一聲秋、大家拍手齊來遊。哥哥妹妹多歡樂、歡歡樂樂到白頭。
白雲颼颼向前進、小馬疾馳難過雲。哥哥妹妹同心意、任何摧毀也難分。
嫌貧嫌賤非余意、余愛柔和如妹心。妹是仙山靈芝草、任余來往練成眞。
天下女性皆孀母、惟有如妹是天仙、我願從茲同好合、相偕相養百千年。
(以上爲男向女之歌詞)。

盈盈鮮乳滴銀杯、自我心源出一回、且讓吾們細細飲、莫教灰漬滴盤堆。

我爲樹葉兄爲樹、葉受冰霜蔽樹身。極盡摧殘從不悔、原來愛戀奪吾心。

假使吾兄懸絕壁、我能踪迹上危峰。假使吾兄隔河岸、我能冒險渡江洪。吾兄所在吾能往、千艱萬險亦相從。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的心、我愛你的眞、雖然有人阻我、雖然有人笑我、我決不因此便不愛你、你是我的愛神、我永遠站在我愛神的足下、伏在我愛神的胸前。

媽媽不能管我、爸爸不能束我、雖有千難萬難、我也樂於嘗試、假使你要我上天摘星、我即刻去覓梯繩、假使你要我入地覓泉、我立刻去挖地成井。(以上爲女向男之歌詞、)大概此種戀歌、多以極多之事實、重複申譬、以盡其意、有如毛詩國風體、惜以不諳藏語、未能一一譯出也。

□陰森已極……五十二萬方里……無一人居住

十一日、晨、四時發、二十里一道泉。又十五里亮頂、路在山溝中、岩石覆頭上、至此始有一線光射入、故名。又四十七里渡喀喇烏蘇河。河闊才四十尺、白石巉巖立河中、水流弱如指、晨煙縱橫覆山腰、示氣壓高、天將大晴也。寒甚、氣溫僅二十度、手足告凍、耳鼻爲裂、地氣漫漫上升、籠罩四山、俄頃上下人物盡都消失、足下一片白氣、有若列子之御風行太空中焉。又一十里蘇

穆拉、下馬休息、作午餐。由此以東以西、爲達賴喇嘛屬下索居之地。以喀喇烏蘇河爲界、自噶沁巴山東至喀喇烏蘇河南岸、爲西藏之扎魯遜族人聚居之所。○東至桑建桑鐘山東麓、(山東即川邊境三十九族游牧地、)西至布喀池、爲札克遜克族人聚居之地。薩穆但岡雜山以南、爲達穆蒙古游牧之地。薩穆但岡雜山以北、東抵桑建桑鐘山、西抵騰格甲海三百里之地、爲什克齊耳族人聚居之地。○西藏人口之居住、大概東南繁密、西北零落、甚至闐無一人、東自弓弩瑪查哈泊起、沿律布泊、魯略泊、雅爾佳藏布河、那克藏加甲羅佛略而西、至格郎山塔張丁林、又西至多勒湖、札察布岡里山、巴哈池、胡胡布哈山、雜雜山、以抵崑崙山麓、新疆西藏界上、約五十二萬方里之地、迄無一人居住也。

西藏因崇奉喇嘛教、人民慕喇嘛之虛榮、男僧女尼、及重男輕女之結果、遂成人口減少之主因。英人畢克茲稱一九二三年、較一九一九年減五、一〇二〇人、如七十年之內、西藏再不改變此風俗、即有亡種之厄、而喇嘛教再繼續肆其威榮、則五十年中、西藏亦可無再有生存之人。

□地利未闢……米糧缺……仰給他人以爲食

藏地高寒、空氣乾燥、穀米等物、可藏一百年不腐壞。土地極多荒蕪未墾、或未使牲畜生息其間、農人因缺乏肥料之關係、對於一耕地、在種植二年之後

、必停止一年，使其生極多之草，名爲養地，在北部牧場，亦有如是事實也。當余旅行前藏中部時，許多農夫，皆不知鑿溝引水灌溉田畝，致極良之土，皆種麥豆等物，地利不能盡，出產因以不豐，而拉薩高原一帶，又不得不仰給尼泊耳等地之米糧，爲補給之用矣。

午餐後，北行，又三十里卻木參。又二十里郭隆，有游牧部落之帳篷二十餘，支於路北之卻卓和耳山麓。山高三千餘尺，其西麓接巴爾雜底納托羅海，傳海有神甚靈異，常附於人身，爲人談吉凶禍福，及三世事，遠近男婦，來膜拜求說佛緣者，日以百計。

□與探險南北冰洋相似……呼吸難……目眩暈

巴爾雜底納托羅海，西接喀噶池，沙克河在其北，綽諾河在其東，喀喇烏蘇河在其西南，設非地爲之梗，則此水盈之域，豈讓甘肅之河套，川邊之巴安哉。薩穆坦岡雜山以北之地，俱受岡底斯山脈之橫梗，海溫不全，氣候因而惡劣異常，雪峰連天，一望無際，入夏始融，流入窪谷，匯爲湖泊，星羅棋布，綴如聯珠，但地平二千尺以上之雪，則永遠不受夏溫之侵襲而融解，氣候之變遷，與山南亦成兩種現象，蔚藍色之北西藏天空，常顯出冷寂狀態，最好於陰天仰望，猶可得超然之風景，若在日光曝曬之下，則必嚴防暴風之挾冰雪而來，在日

光下四五分鐘之風暴，可使乾燥之土地，立刻堆積二三寸厚之冰塊及雪片。

山北無人居住區域之地上，類皆天然鹽池，水受風激，散積池之四周，乾爲鹽片，在五六十里外，亦可見此白皚之硬鹽質。卻木參之地平，高出海面一萬六千尺，氣壓僅七尺，呼吸困難，且因雪山四合，不敢仰望，（久望雪山，可使眼失光明，與對日光視雪成盲爲同種病，）旅行之難，與探險南北冰洋有相似焉。

□太古遺風……結繩記數……可記三四百人帳目

十二日，晨四時五十分發拉克拉底布。地平漸向東北低斜，路沿楚瑪拉池東北行。又二十八里，曉風迎面來，拂鬢而過。又三十里，斑布寺。爲薩穆坦崗，雜山北來之唯一寺院，有黃教喇嘛七八十人棲息具間，殿宇無多，聞其佛像皆金質，因之寺之建築極堅固。寺僧皆有武器，備盜也。又三十里，卻喀察達。有居民十三戶，爲一小市，市上有糯米醪糟及湯圓出賣，爲自札什倫布以來所僅見者，下騎買三元以行。又二十五里，越布穆薩錫里嶺。嶺高地平五千四百尺，上山凡二萬五千七百二十三步，下山凡二十七里。山東即綽諾果耳也。有居民二十五戶，止宿焉。是日凡行一百四十里。

余自札什倫布東行，有馬六匹，在達穆時，以馬一匹作酬蒙古兵保護之代價。

、抵達木時又死其一、負行李之馬已疲弊不堪、乃決在此休息一日、整理行裝、而余同行之大隊、則於明日與余分道東歸、余將取小道入青海以達新疆、蓋以此爲分路站也。

寓主爲純粹之西藏人、一妻一妾、二子二女、彼將以二女配二子、彼之解釋、則以彼不生三子、亦不生一子、而適子與女皆二、又皆不死、殆天賜佳耦、不成全之、且將有殃、道德無一定之準則、此亦可謂之道德乎。長子習商、記憶力甚強、彼能記三百七十五人之帳、以繩繫其數目、將於年終時結束之。藏人不諳算術者多、除拉薩札什倫布江孜貢喀外、其餘各地之商人、皆以籌碼代數、過多則以二人分記之、少數則以唸佛珠記之、內地算盤之加減乘除法、萬人中能解者、恐尚不易得一人、更無論西式數學矣。達賴在江孜拉薩等處、設立英式學校、學生能作算術者、在八百九十三人中、只有一人。

■藏北婦女……肌膚白晰如凝脂……氣息粗

次子能醫病五六十種、種種藥方之配合、皆恃記憶力爲之。長女二十一、次女十九、披大毛之皮衫、肌膚白晰如凝脂、聞其於每年自立夏起、即日夜搽豬脂以護之。藏北婦女、孔毛皆極細弱、或且無之、但其氣息則粗甚也。晚餐、爲燒餅麥麩餅小米粥菠菜芹菜鷄鴨肉片牛肉白菜湯、食竟、以柑子二枚佐、此

餐爲本地最名貴者、因彼敬余爲專門游歷聖域之人、故「啞子吃黃連」、冤哉。

■不食魚的故事……三四百斤……壽至千歲

十三日、在綽諾果爾休息、沐浴洗衣、整理日記、早餐後、買小馬五匹、將舊有之四匹賤售於寓主之友人、計以四易五、補藏幣三十七元、尙不爲貴也。主人之幼女、黻余夫婦爲賭博之戲、其賭具爲一圖、圖爲伊所仿製者、若余幼時在家庭中所玩之升官圖然、不過升官圖乃升官、而此爲以大點贏、小點輸、大點進、小點退出耳。主人告以取小道至新疆、須候商隊同行、若單獨奔馳、恐蹈危險、幸生甚信之、乃決在此候同隊、而託主人以接洽之責、主人頗能行仁義、爲鄰里所信服者。是晚、右鄰新屋落成、友戚鄰近羣往賀、主婦邀余夫婦往、從之、往賀者、以食物爲儀、并放爆竹及焚香燭拜其神、而不與主人道賀、主人於客拜神畢、始一揖致謝、有吹手七人、鼓樂手八九人、大小喇叭、大小鼓鑼鉢、齊發無腔調之繁噪、聲恬耳可厭、而主客則聆之有愉快狀、習慣自然、無足怪也。

餐無味、同坐一老人、爲余言藏人不食魚之故事、如下：

「三十七世佛祖未入西藏之先、藏地大半爲妖魔所據、及佛祖爲藏人迎立爲王、乃教導妖魔、使其歸化、妖魔不聽、且作種種惡因、戲弄佛祖、毀滅人

民、上千天怒、佛祖再二導引、妖魔反欲以水火傷害佛祖、佛祖乃罰妖魔變爲魚鼈蛇蛙、化生千萬、不入胎生、九九泥犁、永沈苦海。佛祖并告其部民曰：「爾等毋得食茲四物、凡違吾言者、其人轉世、必墮此生」、以是藏中始有魚鼈蛇蛙、但從無有食之者。雅魯藏布江上游及布喀池之魚、長至四五十尺、大至三四百斤、壽至千歲、游牧其間之人、皆可嗜之。

但南西藏近外喜馬拉雅一帶山麓之人、有嗜蛇者、惟不嗜蛇頭尾、謂有毒也。此間人談話時、恒有中西藏氣習、以手放於胸前、低聲俯首而談、漸至不能悉爲何語、語必過謙、如「草字」「賤名」「小犬」「茅舍」「敝地」之類、總之、與內地無大分別、凡內地所有之過分之禮儀、此間亦完全有之、而且不獨此地爲然。返寓、已九時、寓主夫婦及其二女方嬉於賭、至天大明始返。

□少女太頑皮……欲看白晝宣淫……未免窘人

十四日、在綽諾果爾休息。早餐後、游覽附近之山、主人二女及鄰人少女五六人爭相偕行。諸女均着右襟而稍向中開領之紫色呢衣、黑色桶裙、紅或綠色之襯衫、(因外衫之襟不扣、故可得睹之)、白粉抹鼻及兩頰、額及頰下均染作淡紅色、眼角以黑線染之、成一極長之斜角狀、唇塗極鮮之胭脂、有色玉或珠之花綴左胸、聞此種裝飾、蓋仿之拉薩戲裝者。(拉薩戲裝多爲唐代裝飾、所

演之劇情，亦多唐代故事。此一羣十八九歲之少女，乃頑皮如五六歲之小兒，在山半時，伊等忽發奇想，欲余夫婦性交，示伊等以中心所不深了解者，一女掩口吃吃語幸生，語竟，亂以大笑，衆女和之，至使余夫婦大受窘迫，後乃詒以返寓可一試爲詞飾之，圍乃解。伊等又堅言「余之皮膚及身體組織，必有異人處」，必欲余一裸以示，幸生告以無他異，亦不聽，卒乃一一撫摩余身，始已。

■石乳……清泉……紅梅……點綴一片青山

綽諾果爾在海面一萬四千尺之上，其左右二峰，均更高五千三四百尺，山作青色，實則無一草木而盡石也。石年流溢乳漿，結成無數之細孔，或作花草，或象蟲魚，殊有雅致。山左百步，有泉，冬溫而夏涼，其西接連有五泉，水皆清明如鏡。泉盡處，有一死泊，產鹽極多。泊左有小徑，循徑而北，有小山，山多黃楊木，圍約五尺，二三百年物也，土人以爲神，祀之。又北，山忽開朗，結一大可三千里之小平原，此平原在西藏中質中，當稱爲山脊平原，土地亦尙肥沃，因氣候太冷，又無草木生殖，無過問之者。英人費南陔欲於此試驗改造氣候，已研究年餘，尙未告成功也。折而南，復東，循一溪行，溪流丁東有聲，蓋其下有岩穴，穴垂石乳，長八九尺，水自乳下滴，發爲清越之音，使余

爲蘇東坡、不當使此石乳與石鐘山媲美、供後人之鑒賞耶。紅梅數本、迎風立山下、已含小苞、聞放期在舊歷三月、則可賦「山深四月落梅花」也。

■不信喇嘛……便信邪神……：耶教尙未得志

十五日、晨八時發綽諾果爾而北行、同行者有喇嘛十二人、香客十八人、商人二十二人。七十里喀木哈拉山、山高出地平五千七百五十尺。越其坳而北、北麓有土關一、關前凡二道、東道爲滿清時代拉薩西甯間之驛道、北線爲小徑、即余等所取之道也。北行三十里渡松河。又北三十里至阿葛察綏、二十餘人家聚居之市鎮也、止宿焉。氣溫甚低、僅華氏十八度。

本日所經、除荒涼渺小之萎草外、一無所有、北地荒寒、半由氣候、半由無人爲樹藝所致也。飲水在十里外之溥克河負來、水一箱、約重二八斤、值卡扛五枚、本地人一枚即足、敲竹槓之手段、在中國眞能普遍矣。此間信奉神教倍於喇嘛、神之名氏甚多、與吾鄉之巫師所供奉者相同、面目皆凶惡猙獰、或倒立、或躡足、幸生不欲久視、乃未至其廟內一窺其究竟。最奇者、有英籍牧師一人在此傳教、服土人冠服、寬博之羊皮帶束腰際、觀余、即來談、并散發避蚊避毒草之傳單、彼謂：「土人不迷信喇嘛、即迷信邪神、對耶穌觀念極薄弱、彼在此三年之成績、僅有教友二人慕友三人」也。其傳單爲英藏文合刊、

述本地之蚊甚毒，被吸者，皮肉潰爛，如購彼製之草，焚煙薰室，可以祛蚊。又述泉水過冷及無溫氣者，不可飲。草有白花者及葉有黑點者，不可使馬食，飲則人啞，食則馬睡至死也。以米少許贈賣燃料者，得已熱紅之牛羊糞一飲，因傍鉢取煖，火至天明始燼。

■長歌當哭……呼醒中國少年……且來此間

得長句、附錄於此：

禹域神區奠九州、山水水一齊收、千奇萬怪一無似、徒爲才人健筆頭。我生不辰逢陽九、不學無術同腐朽、老死牖下亦可憐、且挾襖被長途走。好奇本是天生成、步行全國覽岡庚。高摩萬丈連天嶺、橫渡西南四十城。渴飲瀑布泉、飢餐野菜根。倦臥亂峰下、坐瞻天地暝。俯仰山水間、其樂乃無倫。何須天台覓仙子、美人如玉來相倚。颯然挾劍過崑崙、叱咤聲開天地驚。且須攀至崑崙顛、引吭長呼中國魂。魂兮歸來少年生、浩浩前程在東京。願我中國之少年、不必埋頭書案、不必遠渡歐美、立志忍苦來此地、將使學識相與精。他日三山瓊島皆開闢、必使國家氣象愈文明。

十六日、晨五時五十分發、天晴。六十里帕的。大風橫吹、挾沙以撲、下帽簷抵抗之。又七十五里、至唐噶拉山。山爲崑崙南支之主幹。自勒科爾烏蘭達

布遜山南行，至西藏青海界上，折而東南行，是爲唐古拉山脈，長江卜源穆魯烏蘇河所發源也。山麓至山坳，約四十里。以風過大，羣止宿山下。馬嚼有泥之乾草，津津若有味，人取黃泥水熬茶煮食，人馬歡騰焉。氣溫爲華氏二十五度，因山下無風，地氣鬱寒故也。

□三十七天與藏人周旋……認識了一切……冷靜：

十七日，晨六時發。經天平嶺、南坡、甘心坡、吊崔、喀勒坡、雪坪、換鞋坪、下山至東麓。又十五里吉丁西林，有人家六戶。過此卽入青海界。馬負重過山，告乏，又以風大，人馬皆解裝休息，作止宿計。

余等自一月十二日，入西藏境，共三十七日，行三千六百二十里，歷前藏後藏之市鎮三十九，接見之藏人，共三萬〇九百〇二人，所收之哈達，二千五百四方，出於高級喇嘛及官吏者，五百四十三方，貴族及地主者，三百一十方，農人牧人者，六百九十八方，商人者，五百〇二方。藏人之彬彬有禮，甚爲余所敬愛，除喇嘛之保守，新青年之醉心英化外，皆對漢人無特殊之惡意，中央政府能注意此點，出誠意以扶持之，教導之，西藏之安全，卽英帝國主義在亞洲之崩潰，亦卽中國之主權與國勢得恢復之日也。歐洲人目西藏爲「神秘」，無寧曰「冷靜」可耳。

西行艷異記

第五部

從青海到新疆

□帳外風狂……排山倒海……重裘如鐵

十八日、晨四時五十分、發吉丁西林、十里什朋克披。又四十里伊納其其。北有池、名納納池、約闊三十尺。其東四十里之拜都嶺山巔、猶隱然可識。又八十里羊井阿浦什喀、有居民十八戶、止宿焉。氣溫低甚、在華氏五六度間。沿途所經、無人煙亦無草木、乾燥冷寂、如入冰山。領隊者令預備充分之熟食及馬料草、因明後日所經、人煙甚少也。夜擁重裘、披四毡、擁辛生臥、踟躕萬狀、猶不獲一刻煖。帳外風如排山倒海、轟雷走電、至天明、始稍殺。

□終夜不聞人聲……熱水瓶自行炸裂

十九日、晨七時發、因避晨早之風暴也。北行五十里、渡穆魯伊烏蘇河之南源、(河即大金沙江之源之名稱)。十二時、過布克馬因山。山高於地平三千二百尺、高出海面凡一萬六千尺。又北十里、路折而東北行、渡托克托乃烏蘭木倫河。又二十里、抵喀什馬爾止宿焉。凡行一百九十二里。

地地有居民五人、皆列帳篷而居。同行之老商人、戒余等「夜間毋出帳外、



母大聲言語，母咳嗽，如違當受凍斃及冰雹之危害。」馬均覆毡，聚一處，以繩網圍之，終夜不聞人聲，空山寂寞，不啻入夢。嗚呼！日所製麵包及瓶中冷水，幸瓶能保溫，未致冰結也，但因氣溫太低，五瓶已裂其三矣。（自川邊之昌都起，玻璃器皿，即無冰毀，亦常自炸裂，空氣過稀之故也。）寒甚，不能成寐，爲幸生誦唐人塞外詩五十一首。

二十日，晨七時十分發，二十里伊蘭布柯。又三十里什得木。東北行二十里，渡察那河。又東北行三十里，越冬布里山坳，山高達二萬尺，巴顏喀喇山之脈也。上下山凡四十里，即宿於山之北麓石壁下。

本日行一百四十里，不遇一人，不聞鳥獸聲。午餐，掘地十五尺不得水，人馬渴甚，而宿所有泉汨汨出，足五十人之用，乃輪流分水，千敖守至十時，始得三箱（約重五十斤，）而歸。氣溫較昨夜增五度。

□麵包硬如石塊……驢馬一夜凍斃八頭

二十一日，晨六時發，三十里，越凡拉里山。又四十里抵冬布里訥莫。人馬紛紛採購水草，補充糧食，因此間有十餘戶人家之小市鎮也。擾攘一時餘，始整裝繼續東北行。十七里，渡千志克河，水弱才指大，已結冰，涉水而過，白石鑿鑿，草木絕根，蟲鳥絕跡。又二十里，越霍郭西里山。上山二十里，下山

二十五里、北風甚烈、吹人欲倒、手足指俱失知覺。山下有小岩穴、下馬止宿。○人休穴中、馬止穴口、以石疊砌、高五尺許以禦風、人據半席地、終夜、足不得伸、瓶水涼震齒至痛、麵包硬如石塊、炭氣岔襲口鼻、加以煙雲繚繞、眼乾不得合、數數以口唾潤之、苦矣。氣溫在夜半、低減至華氏四度。有二小孩溲便於余席之左、腥臭異常、亦不容不忍耐嗅之。

二十二日、晨六時半發、馬凍斃二、驢凍斃六、已爲衆所割裂載之行矣。此間之氣候、可使無生氣之屍體、五六年不腐、笑語幸生：「他日全國交通器具完成、凡欲保存遺骸者、逕可陳列此間、無須費巨金、乞西人施保護藥也。」東北行三十里、越霍郭山。山高出海面凡二萬一千尺、上山二十七里、下山三十四里。山之北麓、有自巴延哈拉得里奔山（巴顏喀喇山脈自勒科爾烏蘭達布遜山東北行之第一峰也、高二萬二千三百尺、山頂積雪、萬年不化。）東麓發源而來之圖那木齊烏蘭木倫河、自西環繞而東流。渡河而東、又五十里、至巴巴裕噶埕、有人家三戶。又十里、抵迷什卓拉瑪、二十五戶商民之市鎮、亦白羊井阿浦什喀北來之第一市鎮也。是晚、始得熱湯熟食、呆笨之皮膚、在沸湯鼓動之下、又告活動矣。

□一百七十二大山……造成青海高原

青海因祁連山脈（自勒科爾烏蘭達布遜山北行走青海北境者）唐古拉山脈（走青海川邊界上者）之包圍，及巴顏喀喇山脈之中貫，縱橫交錯，結百七十有二之大山，海溫不至，氣候失調，此特殊之青海高原，除東南隅一部分可資游牧部落生活外，若余連日所經之地，簡直較不毛之瀘水以西之地而上之。山皆化崗石岩層，以寒暑過劇，均分裂爲微細之砂粒，又以過於乾燥，水流皆深藏地底三千尺之下，即使人能耐寒強迫居此，而欲度其原始之生活，亦不可得也。二十三日，晨七時起行，三十里，渡陰干河。又二十里至安日耳達克夏，有烏拉交換之站。又二十里，越古爾班乃什山。山高可二萬一千三百尺，自地平一百二十尺以上，即積尺許厚之雪，雪皆夾有層冰，明春融化時，亦須極大之熱力與時日也。山半寒至昏及耳失知覺之大部分，欲語則苦於閉塞。上山下山凡五十里，北麓有庫賽河自西向東流。渡河，又東北行十五里，至乃什。厚雪重壓之皮帳房中土人，皆擁火織其毛布，狀全閑適，真可謂樂天安命之羲皇上人。

□唐古忒屬……蒙古族……全境不到百萬人

青海行政長官，爲駐於西寧之寧海鎮守使，蓋即前清之西寧辦事大臣所改組者，所轄凡青海全部、西寧道屬之七縣，及五部（共轄二十九旗）西番四十族。

另有一游牧嘛喇、名察罕諾們汗斡，直隸於青海盟長。盟長轄五部，與四十五司，同隸于寧海鎮守使。盟長彙治盟內各斡之事務，行政司法，則受鎮守使及寧海道尹之監督，入北京覲見總統。及封爵貢品，則受蒙藏院之監督。札薩克之不能解決者，則由盟長辦之。盟長以下之員，由盟中之札薩克開散王公中之賢能補之。札薩克爲一斡之長，有管轄治理斡衆行政司法之權，自前清以來，即成此單位自治基礎。札薩克爲世襲職，遇有罪削職時，則由族中之賢良者補充之，其俸祿甚微。大概五部爲蒙古族，四十土司爲唐古忒族，蒙古人住牧東北西北一帶，番人住牧東南一帶。番人自古即佔有全境，後以蒙人侵入，乃漸退入巴顏喀喇山南境，今日所存者，蒙古人七十五萬餘，番人十三萬餘而已。

青海在古爲西戎地，西漢王莽時置爲西海郡，歷唐宋，據于吐谷渾及吐蕃，明初始爲蒙古所據。全部面積，約二百五十萬方里，東西相距約二千五百里，南北相距約一千八百餘里。曰青海，以東北部之青海得名也。（青海周圍約六百里，土人名曰科科諾爾，即青海之義。海畔峰巒蒼鬱，風景至佳。海中有海心山，高海面千餘尺，建有寺院，喇嘛居之，空氣至美。土人年以五月，裹糧往拜。）而人口之平均，每二·五方里又一始得一人，爲全國人口最少之區域。

■蒙古包穢濁不堪……糞之多少……包之貧富

二十四日晨七時出發，三十七里，越索沙尼山。山脈由南之各耳山來，拔海約一萬七千六百尺，上下山均二十五里，怪石巉巖，砂積纍纍，一片荒寒，不毛之區也。又北行四十里，抵托拉塔拉林，有蒙古包八居於此。蒙人名包曰格利，色灰或黑，居此間者，不常移動。又五十里那瑪葛。蒙古包十餘座架於路左，下騎解裝休息，作宿計。晚餐後，偕幸生往所謂蒙古包者觀光，包形圓，大小不等，支木爲架，架之接合處能旋轉，及拆卸，開合，所以便遷徙。外圍以毛毡或木板，有包頂圓口一，晝間以取光，炊時以爲出煙之用。包內空地，置火爐鍋架之用。餘地均鋪寸許厚之毡，以防地氣。佛案向西北，包口向東南，避西北風也。儲物之木櫃，悉置於包之周圍，無几案桌椅之屬，坐臥皆席地，食物及日用器具，皆置包內，甚至牛犢羊羔，防其凍斃，亦畜包內，人畜雜居，污穢異常，而蒙人則安之若素焉。因氣候過寒之故，生產不豐，蒙人在此生活之下，食臥之外，終日無他事焉。牧畜榨乳烹調縫紉，均婦女任之，女子面目粗陋，與男子同。包門外則曝乾之牛羊馬騾等糞，堆積如小山，觀糞之大小，即可知包中人之貧富。

□以煙壺敬客……前清袍套……不失貴人風度

此間有一佐領，凡轄二十五包，居住之蒙人，皆爲佐領之奴才。富有之奴才

亦買有他種人充其奴才，是種奴才之奴才，名黑人，其生活則牛馬式也。蒙人之虛榮心極重，家有黑人者，全家必搭其主人之架子。著極污垢敝壞之箭清式之緯帽袍套，腰繫荷包，足著寸許厚之厚底靴，行則微曲其背而蹠其方步若老人狀者，則佐領之家族也。奴才無冠帶，而老成持重之貴人風度，則亦保持之。男女均嗜煙，左脅之烟袋，與腰後之火鑷包，幾於人人有之。有能漢語者，觀余夫婦徘徊包外，邀入。彼即包之主人，其婦爲另一佐領之女，操作甚勤，皮膚皆爲冰雪所劈裂。余等入座，來請安者二人，皆彼之幼子。彼起立，高舉雙手，遞煙壺，余如式接置鼻端一嗅返之。彼有四子，已度三人爲喇嘛，從俗例也。有女一人，夾坐余夫婦側，嬌態可掬。蒙人男女之界限不分，陌生男子，當女之家屬前，亦可任意與女笑謔。未幾，彼等將進晚餐，乃辭返。

■大雪紛紛……漫遊喇嘛寺……蒙人陰歷元旦

二十五日，晨七時發。路西皆冰雪，路東低斜，遠處時有蒙古包也。三十里胡那。又西北行百里至深套。地皆軟土，時陷馬蹄，大雪紛紛，堆積外衫至五六分厚。又三十里，抵哈雅阿魯，止宿焉。同行商隊，至此皆紛紛歸鄉里矣。此間有蒙古包二十餘座，蘇木一座。蘇木，蒙語廟也。由同行者之介，借宿一蒙古包中。晚餐由主人備具，計炒小米牛乳乾酪烤牛肉，蒙人日進二餐，乳及肉

爲主要食物，無五味調和。食時以一手持刀，一手持肉，隨割隨食，至飽始已。○盛食之碗，皆木製，而自甘州等處運來者，邊緣甚淺，頗似吾家之碟。○食後，彼且以舌舐碗至淨，而扯衣角拭手及口。○茶與藏人飲者同，惟齷齪過之。○是日爲蒙人陰歷新年之元旦日，家家戶戶，門首皆貼有佛像，喇嘛寺中，鑊鈸鐘鼓聲，終夜不絕。

二十六日，以雪大，在哈雅阿魯休息。○早餐後，隨衆遊喇嘛寺。○寺名鄂伊納，蒙藏文并鐫，惟無漢字。○寺外旗桿門樓，氣象殊駿。○由側門入，（正門常年不開）東南二面銅架之上，陳供佛像數百，以銅杯注牛油燃燈芯以代蠟燭。○蒙人皆膜拜，并獻三尺許長之白色哈達。○（普通哈達，均在二尺下）喇嘛三四十人，坐地上作樂誦經，樂器凡鑼鼓鏡鈸喇叭皆有之，惟無木魚，大喇嘛以引琴作提調，與內地僧人無異。

□主人女裸體自薦……：難承受……：半夜不安

二十七日，雪止，七時行。○大風蕭蕭，挾高地之砂石亂飛，撲面作的篤聲。○西北行一百五十餘里至得布塔里。○（途中渡冰河二，冰極滑溜，人下馬而步，常防傾跌。）○一天風雪，白霧四合，見一蒙古包，包中人能通漢語，且習俗慷慨，歡然迎人，盡東道之誼焉。○主人有女一，入夜，潛入余被中裸臥，擾攘全

半夜，漢人不願婚蒙族，職是故也。

二十八日，以米及針線數事贈主人，七時發。西行七十里，至托羅伊。氣溫爲華氏六度半，茸茸之厚皮衣袴及手足套，上下騎蹣跚殊甚。仍借宿蒙古包中。

□一千五百里……無人煙……遊程中最覺辛苦

二十九日，僱一嚮導，西北行一百五十里至足托山。宿山下，四無居人，踞住帳中，所燃之獸糞，亦自托羅伊載來者。自托羅伊以來，除招哈府三蒙古包外，路上未遇一人，一片荒寒，令人氣餒。擁火烹茶，夜半始朦朧睡去，氣溫爲華氏五度。

三十日，晨六時發。四十里，越祁連山脈之科博克山坳。路窄僅尺許，盤曲甚多，上山二十里，下山十八里，過山即新疆境。又西行二十里，抵千辛懷台水泉，止宿焉。此間有蒙古包六。由此西北行，再五百里，即至新南之嬉羌，而上大道矣。自十八日入青海境，東北行者六日，折而西北行者又六日，凡行一千七百五十里，歷無人煙之地，凡千有五百里，爲旅行以來最辛苦之段也。

□入新疆……依舊……不毛之地……借宿不應

三月一日，晨七時發。二十里大屈莽山。又十里辛泉。其東有極多之湖泊，水盈沃而草則甚缺。路斃二馬，千數且傷足。又一百五十里抵巴勒根巴什井。



井水淡可飲、路傍之湖泊水皆鹹甚。地平高出海面九千七百八十六尺、氣溫甚低。居民以回人爲多。蒙古人則沿青海界上干辛懷台水泉以南有之。秋七月降雪、八月結寸冰、夏四月始解、不產五穀、草本植物、長僅二尺許、夏日之氣溫、僅華氏四十六七度、冬寒至零度下、亦不毛之地也。

一日、晨七時發、三十里瞻連。水瓶之玻璃又破裂、因不勝寒氣也

○又七十里、越阿勒騰塔格嶺、嶺高二萬七千一百尺、爲新疆第一高山、地平二百尺以上之雪、常年不化。上山均凡三十里、下山又三十八里。是夜、宿山西溝中、溝已凍。回人二家、掘地作土室而居。借宿不應、以貨易水亦不應、防其肆劫也、戒備終夜。天明足不能動、幸生呵余手至七時半始漸溫暖、八時半行、頭昏眼作痛、懵懵行矣。

三日、八時半發。西北行四十里古坎、得沸湯。又六十里至伊沁泉、人馬始果腹。又八十里抵沙衣、止宿焉。地平已低至六千尺、氣溫升至四十八度。主人爲二老回人、初居天山北路、因避亂遷至此者、甚喜余夫婦之至、招待如禮。余右足及左臂左腕皆受凍、腫而肥。大如碗。干熬傷劇、甚憂之、但與余之凍創同無藥治。是日凡行一百八十里。

■地漸低……氣溫漸高……喜抵媯羌縣

四日、晨七時發、以藏幣六枚予導者、彼辭去、曲膝合十作禮、有喜色。西行一百六十里抵媯羌縣、地平裁高出海面四千尺至三千六百尺之間耳。媯羌本西漢時媯羌國地、國不在西域三十六國之列、至東漢始爲大國所併、清同治中、回疆之變、人民死亡流離過半、亂定、地方官吏招撫集徠、設卡克里克縣丞治理之、今有七百九十二戶、凡六千人矣。民國二年、改爲媯羌縣、隸阿克蘇

道。居民皆爲纏回，漢人僅六人，聞當清季尚有漢人三四十人，民國二年，爲土人所戕殺，今存者，以在城得免。纏回者，以頭纏布著稱，是制始於回教宗主穆罕默德，傳其創教時，即頭纏白布以自異。此人種出於古代之突厥，隆準多鬚，極似土耳其人，遠望之若歐美人，但眸子黑耳。

□如土耳其人之纏回……割陰莖……當大禮

天山之南，皆此族所聚居。天山之北則準噶爾族所聚，男子衣圓級長可及膝而右衽之衫，女子有領無衽。男子之帽皆刻金線之緣，夏以絨，冬以貂，女子則冬夏皆以皮，前後插孔雀毛爲飾。鞋名克西，平底者名排巴克，高底者名玉代克，皆皮質而粗率。男孩生四五歲，即割陰莖之包皮，屆時，全家皆向男孩稱賀，不亞於古代之冠禮也。女子于歸，無過十五歲者，但過二十歲，即容色摧殘如老婦人矣，婦鮮從一夫以終者。婚喪同內地。回人宗教，則專祀天，尊穆罕默得爲天使，七日一禮拜，入寺誦經，名曰「朱瑪」。以三百六十日爲一年，歲終宰羊祭教祖先師，名曰「故爾巴愛依提」。其族有名無姓，父曰「達旦子」，母曰「阿浪子」，兄曰「阿干子」，弟曰「仗干子」，夫曰「伊引子」，妻曰「和通」，父之父曰「穹達旦子」，父之母曰「穹阿浪子」，猶言大父母也，父之兄弟及舅姊，皆以呼兄者呼之，甥婿妹姪，皆以呼弟者呼之，其餘無論尊卑長幼，

概呼以名。

纏回雜有匈奴·回鶻·西羌·畏兀兒·大食·回回·突厥·契丹·蒙古·浩罕·波斯諸種。自昔聚族而居，門多北向，富室高樓重構，砌土爲榻，穴牆爲爐，無煙薰及炭毒之患，上圓而下方，突出屋頂，謂之務恰克。牆皆穿穴，爲度藏食物之所，謂之夫留克。屋頂開天窗，謂之同由克。四壁多飾人物花卉，競爲潔麗，富家鉅室，多築園池，圍以渠水，謂之博斯坦。市居者，門左右築土爲台，纏回男女。同出不婚，納采視家有無爲豐儉之則，事定則延阿衡證婚，立證書爲信，親迎之日，新婦以帕蒙頭，騎馬，馬首蒙綵巾，導以鼓樂，全家，易髮爲雙辮，成婦人矣。夫妻離異，謂之零幹，夫離其妻者，家中什物，任妻攜去，妻棄其夫者，則不得取。所生之子歸其夫，女歸其妻，離異一年之內，生有子女者，夫皆承認之，離異逾六月始許更嫁娶，離異凡三次者，不能再合。

【似歐美人風尚……接吻……雙雙舞「俚郎」】

人死、納土中爲墳、延「阿衡」誦經、春秋佳節、以羊肉祭奠。有子者遺產歸子承襲、其女與前妻之子各得分其子之半、無子有女者、則產歸女、子女非所生而有撫子者、不得承財產、而由死者之兄弟親戚均分之、妻無所出者、祇能得女所得之半、子先父母死者、父母財產例不授於孫。仰天祈禱、跪而端首平胸以誦經、平民相見、無拜跪儀式、遇尊長交手撫胸、俯首誦「賽那瑪坤帖斯列海」、再合手摸面、以爲最敬禮。女子相見、以臉相偎傍、尊長與卑幼、則接吻爲禮、有歐美人之習矣。宴會中、男女當筵奏樂唱歌、女子雙雙逐隊起舞、謂之「俚郎」、男子亦得「俚郎」、所歌皆男女相悅之詞也。少年即不薙鬚、惟常剪鬚髭以便湯飲、十日一薙髮、三日一剪指甲。待客最敬、客全門、無論識與不識、皆留宿食。富者以囊金走謁穆罕默德墓爲榮、謂之「朝汗」、歸後、以白布重疊裹其首、名曰「賽里特」、人皆尊異之、以其自汗所來也。道死而不歸者、皆敬之、謂其已從汗升天也、故多以此傾產不返焉。

通行之貨幣有六、曰制錢・紅錢・天罡・銀元・官票・老龍票、前二種爲輔幣、後四種天罡銀元爲銀質、官票老龍票、則紙幣而以兩爲單位者。

□道出沙漠中……天氣燥……缺水……夜行

五日、在蟾羌縣休息。蟾羌爲新疆東南一重鎮、在交通完成後、必能立臻爲商務茂盛之埠也。縣東北有羅布淖爾湖、湖之西北岸爲羅布。起克二莊、莊各百餘人、互爲婚姻、不通外境、以漁爲食、頗近太古生活、然人口日減、十年中又減十年前百分之三十矣。

六日、晨起治裝已畢、另購馬四匹、三供騎乘、三供運行李。下午四時、離蟾羌北行、從島所主人之說也。蓋由蟾羌以北、道皆出沙漠中、沙漠覓水極難、遠者達百里、近亦五六十里、而馬匹缺水則病、白晝天氣乾燥、日必數飲、夜則空氣清涼、未行之先、人馬飽飲、黎明抵第二站、再飲、即不全病渴、且白晝人馬因勞動即易汗、汗遇風則病、夜行則無此患也。六十里大墩子。土墩高丈餘、爲故安集延部酋帕夏所築以供瞭望者。又一百念餘里至烏魯可雀、有淡水、止宿焉、氣溫爲華氏五十度。

□深夜馬嘶……：驚醒客夢……：幸不逢大敗

七日、下午五時十分發、沿羅布淖爾湖行。湖水鹹、產魚、一頭重五斤、僅值紅錢四十八文、(紅錢五百二十文、合規銀一兩、)廉甚。三十五里破城子、廢堡宛然、亦帕夏舊物也。又八十里至托羅托和的。沿塔里木河北行、又二十里抵和莽、舊驛站也、有居民十餘戶。氣溫較昨日增二度有奇、因地平漸低。

水極清淡。一馬夫於夜深盜馬他去，馬戀羣不行，大嘶，于敖起視，得狀，欲繫馬夫，余以小人可善遇不可惡遇，厚遣去，不與較。是日始又得食蔬食，蓋不嘗此味，已二十餘日，日啗肉食，腸胃積滯至苦矣。

八日，下午五時發。七十里阿拉罕。渡塔里木河。河源委約長三千六百八十里，爲天山南部唯一之大川，農牧所滋賴，水深達二十七尺，渡口寬八十九尺，編卡篷如木牌以濟行人。過河而西，又五十五里托和慢乃，有郵政代辦所。又七十里夜密蘇，有農家七八十戶。又十二里，渡塔里木河之支流，名阿拉鐵里木河。河北有居民甚多，止宿焉。是日行二百十二里，馬馳甚速，但在夏秋之際，蚊大如玉麥粒者，螻人馬卒痛，則行程不能及此也。

■班超立功異域……渡飲馬河……到古尉犁國

九日，下午五時二十分發。日來晝伏夜行之生活，已將習慣，不復似六日之難過矣。十二里界牌，蟻羌尉犁二縣交界處也。又二十八里蒲昌城，光緒十八年所築，以匪亂及荒歉之故，居民皆北徙，敗瓦頽垣，猶存故迹。又三十里鐵千里克，有居民一百餘家，皆來自吐魯番，以耕讀爲業，水沃地肥，佳土也。路折而西北行，又九十里古斯拉克，舊驛站，岑寂無人居。涉古斯拉克乾河，又十二里古斯拉克莊，居民五十餘戶，以耕牧爲生活。又十五里止宿於麻勒。

地產麻織物、年有向外輸出者。

十日 下午五時啓行。四十五里海子。又六十四里楷拉、居民約五十餘家。又十里特里是克、居民四五十戶。又二十五里塔里木河岸、秋季水深、可通舟楫。又四十里葉洛瓦喀什、止宿焉。沿途皆氣候溫和、可耕可牧之地、惜土人不大有知識、未能使地盡其利耳。

十一日、下午五時十分發。七十五里至爾渥里。居民數家、均春來種麥、秋成磨麥爲麵、運載而返南二十里之沁庫爾莊。又三十五里、渡孔雀河。傳西漢博望侯班超征西域、曾飲馬於此、故又名飲馬河、後有孔雀來集、乃更今名也。○河北即尉犁縣城、故西域之尉犁國地。其區域東西相距約一千二百里、南北相距約三百八十里。縣城爲民國三年知事韓某所築。城內居民百餘家、漢人二家、共有人口六千三百人、牛羊二十五萬頭、已墾之地約五萬畝、年徵性稅四千四百兩、牧稅三千八百兩、糧漕五百五十石。居民與塔羌同種、男耕牧、女織氍毹布匹、但太簡陋。自塔羌至此、樹木甚少、祇桐棗赤柳等數種、沙水地宜楊柳檉杉、何以土人不植之、而官吏亦不提倡之也。余等入城、住店中、土牆破壁、不能障風、以氍毹作壁、挖一孔爲窗、黃蟻往來如織、臭氣與潮濕味相合、殊難耐也。

十二日、下午五時啓行、二十四里哈拉滾、舊縣署所在地也。又四十五里、渡新渠、水流濶五十尺、深二十二尺、爲尉犁第一大渠、縣治以西以東之地、皆賴灌溉焉。又三十三里、尉犁焉耆於此交界。又十八里、至庫爾勒。有二城、一漢城、一回城。漢城居民百餘家、漢人約有二十餘家、商店百餘、附近農民六七百戶、商賈輻輳焉耆之大鎮市也。穿回城過、又渡孔雀河、河北即漢城、爲新軍所築、直徑凡五千六百尺、又十里、入哈爾溝、谷道也。又十五里、開都關、面山倚水、路窄至三尺、駐有新軍一排、於此稽會商旅。又十五里、洞子、止宿焉。氣溫爲華氏五十三度。

■北京天津人足跡……踏到焉耆……蒙回雜處

十二日、下午五時東行。三十里紫泥泉、舊哈勒噶阿喇軍台(回語哈勒噶、道路、阿喇山口也。)唐鐵門關故址也。又十里紅柳窩、柳甚多、然葉已剝落、不可觀其紅葉矣。又二十里、經四十里城子、蒙古人牧地也。漢人十餘家、租蒙地而耕、蒙人傲之、從事農業者、凡八十餘家、漢人生殖力繁密、二十年、由二十五人成二百餘人矣。地土肥壤、產稻麥豆粟等物。博斯騰綽爾泊在其南、深達一百五十尺。又三十二里、撫回莊、居民皆纏回、即尉犁縣蒲昌居民之北遷來者、約有千人。又三里、渡開都河、通天河即古之敦薨水、俗呼

河、渡口闊七百里，有官渡船五濟行旅。又五里，抵焉耆縣城，住回店中。自嬉羌至此，凡一千二百六十一里。

焉耆，回語曰哈喇沙爾，故西域三十六國中之焉耆，危須、尉犁國地也。縣治東西七百里，南北七百八十里，統回莊八，居民凡二萬五千餘人。珠勒斯山在其西北，博斯騰綽爾泊在其南，開都河在其西，地勢窪下，濡潤而肥沃，農地牧場，到處皆是，惟工商業不甚發達。

■甘回大方知禮……彷彿漢人……不食犬猪肉

居民以蒙古及纏回二族爲多，因避白彥虎之亂轉移此間者，名漢回，與內地人無異，約有數百戶，皆務農爲生，撫回則狡猾桀傲，蒙古人爲土爾扈特和碩兩部，均游牧珠勒都斯山千里之地，其人露居，好剽掠，回人甚畏之，約有萬人。縣城直徑東西七百里，南北五百二十尺，居民約三四百戶，漢人約三十戶，皆天津北京人經商者。土著甘回有數家，富於資，十萬以上者五人。近城甘回，言語服裝皆如漢俗，惟婦女則多效旗裝，大方知禮，不似纏回之剛強也。女纏足小鞋，彷彿漢婦，婚姻悉如漢制，惟彼奉回教，有種種禮節儀式，稍有不同耳。人皆戴白帽，不食犬猪肉，宰牲必延教中人誦經，不信堪輿，不演劇，有短處亦有長處。

回族雜居內地，各省皆有，而以甘肅爲最多。唐中宗嗣聖初年，回紇畏突厥之強，與契必思結渾南度積石，徙居甘涼間，是爲回人入居甘肅之始。突厥衰，相率北旋，其後回紇又爲黠戛斯所敗，餘衆西走，復散居甘肅，五代及宋，分布益廣，清中葉準亂之後，又遷徙入新省，填居蒙人游牧之地，故天山南北路，自元迄清爲蒙古人所聚居者，今皆大半易之以回人矣。

■掌教四級……每日禮拜五次……七日一聚禮

甘回之宗教，認主獨一，以「念禮齋課朝」爲宗旨，與纏回相類。禮拜寺曰清真，布設與內地寺院同。管理寺院之人，皆曰掌教，等級凡四，每級一人，第一曰「依瑪木」，位最高，食俸亦最多，由衆選聘，三年一任，不得繼續，職司講經勸導，維持秩序，所居之室，懸教鞭二，教友有犯規者，得懲罰之。次曰「孩提卜」，（一稱二掌教，）即寺中之住持，職爲世襲，司婚喪之證及簽押，例有酬謝，超度死者，及爲人浴屍，入殮，則死者生前之衣服，皆歸其所有，一歲所入，亦頗不資。第三曰「木安伊」，職司爲率衆誦經及贊主文。第四曰「寺司夫」，司於祭祀喪葬用牲時主屠宰，均世襲職。阿衡所教之學生，名海理法，專究阿拉伯字及回經，預備將來作阿衡也。寺中禮節，除阿衡外，每日必禮拜誦經五次，寅曰「晨禮」、午曰「晌禮」、申曰「晡禮」、酉曰「昏禮」、亥曰「宵

禮」，統稱曰「納瑪茲」。禮拜時面皆向西，以穆聖穆罕默德自西來也，有舉手鞠躬叩首膝坐諸儀則。五禮之外，又有聚禮，即七日一次之禮拜也，教中之人，於是日當潔身沐浴，咸聚寺中，誦經禮拜，謂之「主瑪」，而教中貧苦者，得於是日在寺之左近，向人乞錢，口稱「賽窪卜」，謂禮拜日宜施捨也。每年齋戒一月，爲齋月，齋中，人赴寺禮拜者，較平常爲多，自齋日起，至開齋止，白晝禁飲食，必日落見星，始敢受餐作食，齋月之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曰蓋得雷，相傳穆聖於是夜精神登霄也，因以是夜爲「聖節」，回人必家家燃燈，徹夜不寐，如漢人之「除夕」然。初見月之日，（陰曆初二初三，）謂之「大開齋」，回族即於是日過年，男女老幼，皆著新衣，往來拜節，并赴寺中禮拜。

甘回平居服飾，與漢人無異，惟禮拜時「掌教」必戴形尖而銳之「回回帽」，遇婚喪大禮，執事之人，均納髮帽內焉。其逃回入漢者，謂之「反教」，「改從青海蒙古者」謂之「駝毛韃子」，漢人從回者，謂之「隨教」。無論吉凶之事，必往清真寺誦可蘭經，平日於「阿衡」，又皆有供奉，金粟財產，無物不納，亦猶喇嘛教「活佛」之聚斂也。於是「阿衡」爭立新教以自標異，圖獨擅財富，名目繁多，大率杜撰欺人耳。

十四日、下午五時發焉耆。東北行，十五里號渠渠岸。密柳雜村莊中，當三

四月之際、想亦不讓揚州之「綠楊城郭」獨擅秀美也。又六十里樹灣、道左有蒙古包植其中。又十里清水河、乃一驛站。有居民十餘家。又五十里曲惠莊、漢危須國地也。由此有小道至迪化、凡九百九十里、夏秋可行、冬令風大沙飛、難行。自此而東、有戈壁、越之、凡四十里、抵烏沙塔拉。有居民六七十家、爲市。借宿漢商黃老松家。黃君余同鄉也、彼業雜貨、招待備至。彼言「近年稅收之重、超過十五年前十倍、商人甚苦之。」

■強掩淚眼逗君笑……傷足之干敖死於途中

十五日、下午五時東行、過新井子驛站。入察罕通山峽。山自西來、天山山脈之南支。仍東行、二十里、出峽口。又三十里作干、止宿焉。是日凡行一百七十五里。焉耆吐魯番於此交界矣。干敖傷未愈、自媿羌以來、日溺於酒、戒之不聽、在峽中墜馬、扶至作干、舊創又裂、至天明、遂棄余夫婦而長逝矣、嗚呼哀哉。

十六日、上午、葬干敖、以木板一、書其姓名於上、誌之墓前、垂淚而返。下午五時東行、三十五里庫木什、有居民二十餘家。又三十五里、入山峽、峽高可七八十尺、石角崢嶸、中通驛路、以視青海西藏間、則不啻康莊大道矣。又三十五里桑樹園、地平稍斜高上。又三十里、東北下。又三十里、抵阿哈布

拉。止宿。是日行一百六十里。因千敖之死，中心抑抑不歡，幸生收淚勸余，眞所謂「強掩淚痕逗君笑」也。有龍王廟一，頽廢不堪，四壁題打油詩殆遍。

十七日，晨九時發。二十里宏洞，有泉水自石壁下注。又三十五里，蘇巴什。有巡警於此稽查商旅，麻煩噪聒，久之，始放余行李行，蓋誤以所載之食物爲商貨，而指爲漏稅，強索賄也。又五十五里，抵托克遜，俗名九台，吐魯番西南大市鎮也。市街長里許，郵局稅卡在市南，客店在市北，商店凡三四十家，居民中漢人十餘家，回民一百五十家，纏回三十餘家。地當天山南北孔道。市之東南、正北、西南，各有土城一，城已廢，僅東南城駐有新軍一營。餐後，繼續東北行，三十里布幹台。台在托克遜河東，河闊五十尺，水深才五寸。又東北行三十里，止宿於托難什。

■新省腹心……吐魯番已見俄人經濟侵略

十八日，渡雅耳普河，行抵吐魯番縣城。城居天山之陽，扼南北之衝，自古爲中原與匈奴西域折衝之地，新省之腹心也。其面積東西相距五百一十里，南北相距二百九十里，全縣之人口，凡二十四萬六千七百八十二人，已耕之地，二十六萬八千餘畝。近年水利漸興，農作物之年產，日臻豐富，木棉葡萄桑蔬米麥果實之屬，除自食外，且可供給他處。氣溫甚高，平均在華氏八十五度間。

○有新舊二縣城、相距約四里、新城爲回城、商務所在之區、舊城爲漢城、市街冷寂、僅有衙署學校而已。居民千餘戶、爲天山南路以來唯一大城市。有小學校七所、學生五百餘人、惟程度甚低、俄人商於此者、約十一二家、皆以洋貨來此易木棉葡萄、年之貿易額 達二三百萬元。

十九日、行二十二里、渡雅爾河。河出鄂都謨克嶺、西南流五十八里而浸于沙、闊五十三尺、深才一尺九寸、兩岸桔荊之屬之雜樹、成林密植、可見此一帶之無樹、非地力不足、居民不知植之耳。又經一百餘里、無草木水泉之戈壁始盡。

二十日、發自大達坂、至達坂城稍憩。城建於乾隆中、駐有騎兵一營、有居民六七十家、迪化縣征糧委員駐此征糧 年徵一千三百石有奇、平野四闢、肥沃之區也。又三十五里破城子。其西南有海子三、皆產鹽。又三十里恰拉恰什里台。鄂門泊在其西、波光蕩漾、綠色鑑人、其南山則白雪如銀、茫茫連天爲一片。是晚瞻干地方之寓主爲余夫婦覓菜、得鷄一隻、生油菜數斤。餐具、幸生奠酒拋鷄頭於門、以弔干敖。

□第一名城……迪化……北京商人執牛耳

二十一日、西北行二十里、大鹽池。又卅里、上一微斜之坡。下坡、又二十

里、抵迪化近郊之南梁、俄商租界及營房在焉。又三里、進省城之南門、住漢人梁玉均家、烏沙塔拉黃君所介紹者。自嫫羌至此、凡歷十六日、行二千二百七十八里、以疲乏故、晚餐後即休息。

二十二日、在迪化休息。早餐後、偕幸生與梁君及其夫人、游城內一周。城建築於前清光緒三十二年、合漢回二城而一之、直徑東西約三千五百尺、南北約二千六百尺、周圍約十一里有奇。城門凡七、街凡十七、居民約二千七八百戶。山西商人、多在南大街一帶。天津商人、多在藩後街一帶。東大街則各幫雜處、纏商多在南關等地。南關之俄商、亦什九爲纏回而俄籍也。北京商人、執商務牛耳。資本雄厚、交際敏活、匯兌靈便、達官貴人、皆有來往、所業爲洋廣京貨綢緞布匹等物。山西商幫、大多營匯兌票號業。然十年以前、湖南商人、因湘軍平回之關係、在亂定後之一切貿易事業、什八操之湘人、今則都成歷史上陳迹矣。纏商專肆屯積居奇。

■俄茶入口……湘商關門……未來之大患

俄商有二十餘家、全省之大商埠、如伊犁塔城喀什喀爾阿克蘇吐魯番古城阿爾泰于闐和闐蒲犁等處、皆有其聯號、進口以洋布鐵器自來火肥皂等日用品爲大宗、出口以棉花羊牛皮毛爲大宗、其輸出輸入、陸則有聯運之駝馬、及邊界

上之鐵道、（在塔什干、）水則有賽米帕拉金斯克之航路、以通於穆斯克瓦、以較華商之由京津內地至新、須三四月一次者、真不可以道里計、因其成本低、貨價又故抑、數年來、已奪有華商之地位、即如茶葉一項、向由湘商專賣者、今亦爲俄茶所佔有、而湘商且告關門大吉矣。

■三大沙漠……無數小沙漠……造成大陸氣候……

本省以沙漠著稱、沙漠之大者凡三、一曰大戈壁、東西長一千一百里、南北濶四百里、爲最大之沙漠。二曰白龍堆、東西長四百餘里、南北濶六七十里、東端伸入甘肅陽關敦煌之北。三曰古爾班通古特戈壁、在天山北路、東西長七百里、南北濶百里。沙漠之間、空氣乾燥、水草涸竭、大抵不毛之地也。其他小沙漠凡七百八十五處、沙積占全省土地三分之二。氣候爲極端之大陸性、冬寒則墮指裂膚、夏熱則至不可耐、全年雨雪、除崑崙山麓外、大概不過三十日、白晝多風、沙塵飛捲、爲內地所不可憶及者。吐魯番氣候較溫和、與江南無異、（高出海面才三百尺、爲西北極低之地、）二月中、百花齊放、草木爭妍、紅花綠柳、風景都麗、而相距一千一百里之鎮西、則五月猶冰雪封途也。

■二方里內不能得一人……種族繁雜……蔚成奇觀

新省人口、與其土地面積之比較、每二方里、尙不能得一人、而人種則極複

雜、有滿·漢·蒙·回·藏·印度·猶太·俄羅斯·阿利安·阿富汗·土耳其·中央亞細亞諸族。漢人極少，住於都會，經營商業及服官。滿人住伊犁一帶，爲官吏之後裔。蒙人牧畜新省之東南及天山北路一部。回人爲本省土著，曰東干人，（即漢回）曰纏回，（即喀什噶爾人）以纏回爲最多。

天山北路之森林極富，阿爾泰產金及石油，迪化亦富於銅及鹽鑛。天山南路如哈密之西瓜，焉耆之蘋果，天山之桃杏，尉犁吐魯番之葡萄，葉爾羌焉耆之金，溫宿烏什之銅，英吉沙之鐵，哈密鎮西吐魯番之煤及石膏，阿克蘇之水晶，而石油之礦，幾於到處有之。哈密吐魯番和闐之蠶絲，疏勒之染織，莎車庫車之雕刻，庫車之紵皮，和闐之琢玉，阿克蘇之冶金，疏勒之治鞍，吐魯番之棉織，皆著名之出產也。

■紀曉嵐曾經謫居……俄商區域……今昔情形大變

下午，出城，游俄商區域，街道較爲整潔，房屋皆三四層。迪化城在烏魯木齊河東岸，舊稱烏魯木齊，俗名紅廟子，以城北紅山上，有廟一楹，紅泥墜壁，得名。清乾隆中，河間紀曉嵐先生謫居是間，盛稱風俗氣候之狀，於其所著之閱微草堂筆記中。城內外有居民，約六七萬人，教育極低落，有小學校七所，全省共有小學校四十八所，有二十五所爲外國教堂所設立，共有回教之清真

寺一五八二所、天主堂八所、福音堂十三所。電報局轄支局念九、除迪化吐魯番奇台外、鮮有足數開支者。蓋土人不知通電、漢僑發電亦少也。郵費之貴、甲於全國、年由省庫津貼、始未致倒閉。新省有兵額約二萬五千人、一爲防營、一爲陸隊、一爲回隊、騎兵無馬、炮兵無炮、步兵無槍、官長終日不到營、兵士乏約束、勤者出爲人役、入則績蕪、惰者則終日游玩、每年以巨大軍費而養此無用之兵、可慨也。然一旦盡廢、則此凶悍之人、又將流爲匪、貽害地方矣。回隊多哈薩克人、善騎、精射擊、紀律亦佳、允爲新軍之翹楚、約有七營、駐伊犁丞化一帶。

二十四日仍住迪化。午餐於張天慈家。張君耶教徒、而余同鄉、金牧師之識、亦彼所介紹者。午后、僱車二部、以備明日東行。

○萬字根源起於●……萬字本質形爲○……錯綜萬千

回字與土耳其字同、殆得之唐時大食人來傳天方教者、故回人自稱其文曰「天方字」也。橫衍右行、字頭凡二十八、有古字母、有今字母。古字母之造法、起於●、今字母之造法、起於○、其說曰「●之一點、乃萬字之根源、○之一圈、乃萬字之本質」凡字皆從此圈剖而爲兩半、而錯綜之也。字母錄如下：

次序 古字母 今字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ب ب ت ث ج د ه و ز ح ط ق ك

ب ب ت ث ج د ه و ز ح ط ق ك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額音用 巴物 他物 些物 知日 候物 哈物 爹物 咱物 拉物 咱物 西音

次序 古字母 今字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ش س ه ع غ ف ق ك م

ش س ه ع غ ف ق ك م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施音 索德 若德 它物 啣物 西哀音 哀音 法物 噶福 喀福 拉目 米目



娶新省女馬氏爲妾，馬知書史，有才能，善應酬，因之楊氏與回民情感極佳。後由陝甘總督長庚保薦，歷充新疆學堂總辦、阿克蘇道，袁大化時巡撫新疆，極稱賞之，薦任按察使，并帶新軍一協，袁頗依賴之。武昌革命軍起，伊犁反正響應，袁大化力主用兵，於是新伊之戰以起，相持月餘於綏來西湖間，楊時任前敵總司令也。及民國成立，宣布共知，袁大化爲輿論抨擊，不安其位，楊遂以按察使擢升都督，而督軍、而省長，而督理，以至後死。出新東門，四十里至古

牧地。光緒二年，回人據此堅守，清軍死亡數萬人，乃克之，爲平定回疆決勝之役焉。又九十里阜康縣，止宿。縣屬面積，東西相距一百八十里，南北二百三十里，以產燒酒著稱，煤礦甚多。天山至此，折而南，博克達山其餘脈也。氣溫爲華氏七十度，桃李皆放花，柳作垂絲矣。

■樹葉綠……油菜黃……松林茂密不知用

二十七日，行抵孚遠縣城。城凡三門，民居二百餘戶，商務不甚發達。縣屬東西相距一百五十里，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居民約有五千餘人。縣西有鐵礦，甚富而佳，又有煤礦五處，供煨鐵用，若以機器冶之，年產當有可觀。城內有千佛洞，爲有名之境。荒野甚多，樹木皆發新葉，作青綠色。

二十八日，宿於奇台縣漢人薛君家。自迪化至此，凡四百七十里，若乘四輪之台車，三十六小時可達。縣境內滿漢蒙回雜處，而滿人以無業最貧。地當四達之衝，牛馬駝羊，載運貨物，人畜雜沓，商務繁盛，東路一大城市也。城周七里，內外居民約一萬五千人。漢人之操商業者，約五千人，大商二十餘家，俄商三十餘家，大者十餘家，凡外蒙等地之糧食，皆仰給於此，酒尤著名，東街縣前街一帶，幾於什七皆酒店。

二十九日，東南行五十里至四十里鋪，路北地高而路南地低，間有關爲田者

、油菜大如莧，已放黃花矣。又四十里，至腰站。沿途皆沙漠，天山聳峙雲霄，夷然在望。駝隊往來極多，均一人牧二三十駝，無逸者，駝性馴良故也。腰站有店三家，居民七八戶。午餐後，仍東南行，又四十里，老奇台城。有居民約二百家，松林茂密，繞城西北隅，一望皆是。地底皆沙，往往掘至五六尺，猶不見水。城南二三十里外，茶樹極多，但土人尚不知炒製之法。此道如鐵路成功，本山之鐵煤可以就地取材，無須外借，而鉅多之松木，供本道用，且可輸出，作東南東北各線之需，抵制洋松，當不在少數。（天山北路之森林，松本約佔全木本十分之四五，）又三十里西吉爾莊。築有新渠一道，約長三十里，農民資以溉灌焉。止宿農民家。漢人二十餘人，約佔本地人口十分之○七，聞余等至，皆奔來談論。一老人趨前與余論鄉誼，彼隨軍來此，金積堡之役，傷其脛，以資耕於此，娶妻生子，子又生孫矣。

□ 斬荆棘……闢草萊……人力勝天……改變荒野

三十日晨，離西吉爾莊。二十里東城口，居民有十五戶，皆業農，森林甚多。又二十里，咬牙溝，下坡至平原矣。同治二年冬，奇台民兵，設伏於此，殺回匪千餘人，山川漠漠，高峻遼濶，兼而有之。又二十里木壘縣，碎石沿途，馬蹄，車顛簸甚，至左右山坡，皆植麥豆地也。木壘縣有居民五百四十餘家，

爲市、商店百五十五家、駐有兵、附近農村、約有二千餘家、殷實之地也。有縣知事駐焉、爲民國七年新析奇台縣之地而置者。木壘河由南雪山起水、趨縣西北流、灌田甚多、北流五十里而伏於沙中。縣無城垣、所屬面積、東西相距二百里、南北相距一百二十里、人口凡二萬五千餘人、又行二十里、二十里莊、有古城、已廢。又二十里、一碗泉、居民十餘戶、店六家。又二十里、過響水河、平原坦坦、兩傍皆耕地、十年前、猶草萊遍野、狐兔之窟也。人力經營、遂成沃土。又三十里、三道泉、店六家、居民二十餘戶、樹木豐美、可以蔭息商旅。

三十一日、晨六時發、二十里沙河。河已爲沙所掩蔽、五年前荒廢不堪、近始開渠引水、有居民八九戶、五十年前、回亂而損燬之頽垣斷壁、猶有遺跡可尋、柳樹成林、點點紅芽、遠望如梅花萬朵、可愛也。又二十里、大溝坡、水泉甚多。又五十里、經官店而達大石頭、驛站也。四山縱橫、中間平闊、有居民二十餘家、已耕之地、約五百畝。南山產無煙煤、掘土四五尺即可得。驛東六里有五角井、井接鹽池、池有二、相距百里。東池長二十餘里、闊十餘里、揭去土皮二尺許、即有鹽塊、厚二三尺不等、西池之鹽、味稍遜。又十里小石頭、多白石、亦富於煤礦。又二十五里塞皮口、一稱色必口、其西有橋、曰塞

皮橋、泉水潺潺、行溪中、旁植亂松萬千、「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非此也耶。又二十五里大坡。石少而土多、質皆極鬆脆、煤礦極富。有居民六家、皆務農爲活。

□天山萬里忽然斷……梧桐柳檉一路看不厭

四月一日、晨七時發、有微風、天山正幹自此東南行、支脈低處、皆逐漸由砂積變爲土壤。二十里至二水溝、泉流溢地、惜未開渠引之。由此而東南行、盤旋曲折於天山谷中。天山自西來、勢如奔馬、至此截然中斷、谷寬數丈、道路平坦、山千仞、壁立兩側、含硫磺質、石甚鬆脆。又三十五里、至山東麓、地名天山口、有交界碑立於傍。舊時自奇台至哈密皆經鎮西、自此路（舊名小南路）開闢以來、商旅皆出此、而鎮西以素號衝繁、自乾隆以來不亞於今日之奇台者、已漸歸僻靜矣。又西行三十里、七角井驛、鎮西西南屬也、有井十餘、水流甚旺、尙未開渠。又二十里梧桐窩子、舊梧桐窩軍台也。沿途梧桐萬千、柳檉亦以千萬計、植道之兩旁。又二十里、地窩子、在斜坡之末。余等自坡下、車行甚速、又十八里、車轆泉、進峽口矣。有店七、居民十六家。

二日 晨七時發、有微風、峽長十五里、山石皆砂、隨風融剝、爲黑沙土、壁多天成之草木蟲鳥之形。十五里、大山口、風從背來、甚猛烈、幸已出峽矣。

又十五里，屹塔泉。哈密鄯善交界處也。又二十六里，一碗泉。泉深四尺許，頗清潔。又四十里鹹泉。風大作，砂擊車篷，聲不絕，偶掣帷視，砂直入口鼻，目不能睜，仍閉帷行，其左右皆沙漠也。又三十里，止於遼墩。

■四里回王城……三丈回王塚……想見昔時威風

三日、晨七時、冒風東行。昨日匆匆至宿所，未出遊覽，遙視墩之東，有廟、廟左有水、流注於池，池名堆博里克，長可百五十尺，濶半之，池之四圍、楊柳百十，密圍之。三十里，沙墩子，有居民十二家。又十里七子泉。泉水甚多，漢人二十餘人，在此種植，鑿有深池一道，以灌田，年有積蓄。又東行一十五里，磨子泉。回王之煤窰在其右。地產小蜜棗，味甘甚。又卅五里三道嶺。居民十餘家，漢人七家，耕商爲活。有關帝廟，湘軍所立。有泉水可溉田五百畝。因東行入戈壁，鮮居民，乃宿於此。車夫謂今日已行百二十里，實祇九十里也。

四日、晨七時發。二十里戈壁灘。天山雪水年來冲刷，致地成石磧，草木不生，亦無居人。又四十里三堡。居民八十五家，漢人念七家，耕牧爲生，漢人耕者五，商者四。又念五里大沙坡，泉水極多，其北有池，曰托和齊水，深至五十尺。又二十里二堡。又東行四里戈壁。又十六里頭堡。土名蘇木哈喇灰。

西有池，水深四十尺，長達百七十尺，名阿斯塔克。居民凡五十餘家，漢人僅十二戶，外觀甚貧。余等宿漢人王仲發家。

五日，行五十七里，至回王塚。塚高三丈餘，綠色圓頂，圍以牆，門向北，回王歲時必致祭，故一切頗新。又三里，至回城，回王沙木胡率達所居。王傳已八世，哈密沃壤六萬六千畝及荒地約十萬畝，皆其采邑。王府在西門內，城周四里，回民二千八百戶，八千餘人，皆王管轄，爲新省改行省後之僅存者。又二里，抵哈密縣城。

自迪化至此，凡歷十二日，行一千四百九十二里。

哈密在唐爲伊州，詩人所咏之塞上曲以伊涼並稱，伊即指此。地當天山南北兩路與本部交通必由之路，爲關外第一要衝，附近沃野廣衍，泉甘而氣暖，富庶冠本省東部。城東有東山莊者，纏回所居，草木叢生，禽獸繁殖，水泉盈野，五穀豐穰，歲且輸出於鎮西蒙古各地。全縣之人口，約十二萬，主要出產爲羊毛，年約五十萬斤，皮約十七萬斤。余等住得勝街馬子南家，彼回人而漢嗣者，晚設宴相慰，禮貌有加。餐後，沐浴，十數日風塵，一朝洗滌盡矣。氣溫爲華氏七十度，與幸生相視喜甚。

□人離鄉賤……物離鄉貴……哈密瓜……不見美

六日、在哈密休息。哈密城、土所築也。居民凡萬人、皆集西門外、街名鎮番·得勝·益原、漢人佔百分之八。沿城里許、有果子園五六十處、蘋果其大宗產品也。漢城內甚狹隘。回城較闊、有居民五百餘戶、皆深目降準、圓帽皮鞋者。城中有清真寺、在官廳之右、回王每日臨五次、以誦其可蘭經、每日晨興、王令贊教登明臺高聲大呼、全城之回民、聞呼聲即誦經典、無或後者。西門外回王墓側、有大清真寺、可容千人、新年大祈禱、則於此行之。寺頂圓如覆釜、高可八十尺。返寓、馬君以哈密瓜見餉、瓜橢圓形、淡紅色、仁若西瓜子、味亦不見大佳、君謂「攜至京師、味即變佳美、故滿清時、年以之進貢。」

「人離鄉賤、貨離鄉貴」、其信然歟。

□法人述古代中歐交通……羅馬文字發源

馬君之戚哈彥清君、曾留學法國。彼謂「曾讀法人撰之古代史、述中歐交通甚詳」、且謂「吾人讀史、至漢代用兵西域事、但以爲接近京城、（漢都長安）鞏固邊防而已、而不知實爲中國經濟侵略政策之實行也。此故事載於法人所撰之書中、大概如下：

「漢商人由西域通商歐洲、至羅馬等地貿易、絲綢茶葉、其大宗商品也、西域諸國、屢梗商道、故漢以兵討伐之、年不惜糜費萬千以爭勝者、蓋所以保

護商道也、而不載於中國史者、因中國俗尚恥於爲商、不略之恐貽國體羞也。○彼時羅馬尙無文字、漢商之載貨至者、以中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二十二字、書其貯貨箱之面、以爲記號、羅馬人即取爲文字之母、今羅馬字母之形聲、與中國上述二十二字之大篆文之形聲、固無異也。○其商道出今之西安·蘭州·武威·酒泉·玉門·敦煌·于闐、北至鄯善·焉耆·庫車·阿克蘇·伊犁、南至疏勒、以達阿富汗·波斯·土爾其斯坦、以達羅馬。○

哈君謂此書出版五萬冊、吾國旅法者、張繼張人傑等皆有之、彼原有一分、以不戒於火、焚去、惜不能再至法搜求譯印之、以供治史者之參考。

□請政府注意回人……一千一百萬……穩定方策

此間教育與新省其他各縣比較、尙爲發達、有小學校二十五所、回王自設者六所、學生共有五百餘人、十之三四之纏回、能作漢文信札也。○哈君爲教育生活、已五六年、彼之意見、以爲「政府靳款不興教育、實爲非計。○回爲中國四萬萬人之一族、今已受英之包圍、威迫利誘、無所不用其極、若不統一語言文字、曉以五族一家之大義、使羣策羣力、共維此殘破之老大國家、於中興事業中樹其基礎、則內地一有變化、纏民將挺而走險、爲附英附俄以求獨立、或因

宗教之關係兩結土耳其海沿岸一帶同種同教小國以自強，皆非中國及回教之福也。回族在中國者，約一千一百萬，而纏回占十之六，近年入英籍者，全省達一萬七千八百六十八人，入俄籍者，三萬六千七百〇五人，共五萬四千五百七十四人，而東干回僅二千三百四十一人。纏回素性剛強，益以漢官之好收括聚斂，故新省在此朝不謀夕式之穩定局面中，殊使吾人失望云云。清以不施教育於蒙古，而終致今日外蒙假獨立之名，爲赤俄所統治，前車不遠，願當局注意之。

○綠水青林……犬吠雞鳴……荒漠盡……又見綺麗景

七日、離哈密、東行十里、草橋。村戶毗連、田疇相望、水渠交錯、綠樹葱蘢、生氣勃勃、興致益豪。又二十里、新莊子。有渠長百餘里、水聲淙淙、灌田千萬、居民五十餘戶、人各種田二三十畝、村莊連接、榆柳成林、犬吠雞鳴、童叟載道、幾疑入桃花源矣。又十五里戈壁頭、無草木。又二十里一顆樹、居民四十餘戶、漢人五戶、耕牧皆豐、牲畜成羣、食糧滿倉、可覘知也。又十五里黃蘆岡、居民三十餘戶、店舖八戶、市食用品、有香煙撲克牌等物。前有大渠、源出天山、長流百里、灌溉甚多。白楊千百、植渠傍、能收蓄水分、又能固堤基、又能增長農村風景、一舉數得、湘軍之功大矣。（植柳始於左文

襄征回之湘軍、)又二里、大泉灣。居民二十餘家、漢人九家、村舍皆夾綠柳中、小溪潺湲、幽然可聽。又二十八里腰站子、有鹽場、產塊鹽、有沙掩之、掘土數寸即可得。又三十五里長流水、止宿焉。凡行一百六十里、車夫有怨言、因彼在腰站子時、即欲止宿、余強之驅車至此。此地有泉五、一泉獨旺且清、居民築兩池注之、上池供飲、下池爲淘洗用。居民三十餘戶爲市、白楊胡桐百株繞之、蓬蓬鬱鬱、蔚然有園林意。池上有關帝廟、駐兵防守。

■紅土黃霧……一望無際……關帝廟……接連道左

八日、行十五里、哈家園子。草場甚廣、皆械械青青、作濃綠狀。又五里鹼灘、有水可耕、鹼不甚多。又五里、腰站子、水甚長、草場極廣潤。又東行大沙梁子、道甚平坦。又三十五里格子煙墩、蒙人呼爲噶順沙陀。有居民十六戶、店五。龍王廟在其南、有小渠一、自南來、可灌田二三百畝。又二十里、紅山子。兩阜色如丹。有蒙古包一。又三十里、五十里井子。因鑿井、遇石梁、故皆無水。道北有土屋及石碑。又七里腰站子。居民七戶、有關帝廟一、住有道士、烹茶餉客、索資十五文。又十里、天生墩。紅土高五六丈、自遠眺之、有如烽火台然。又十五里石窰子、蒙古包七八據之。由此向東南行、道平如砥、無水草而多風、塵埃蔽天、如發黃霧。道北六七十里外、即小天山、巴里坤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西行艷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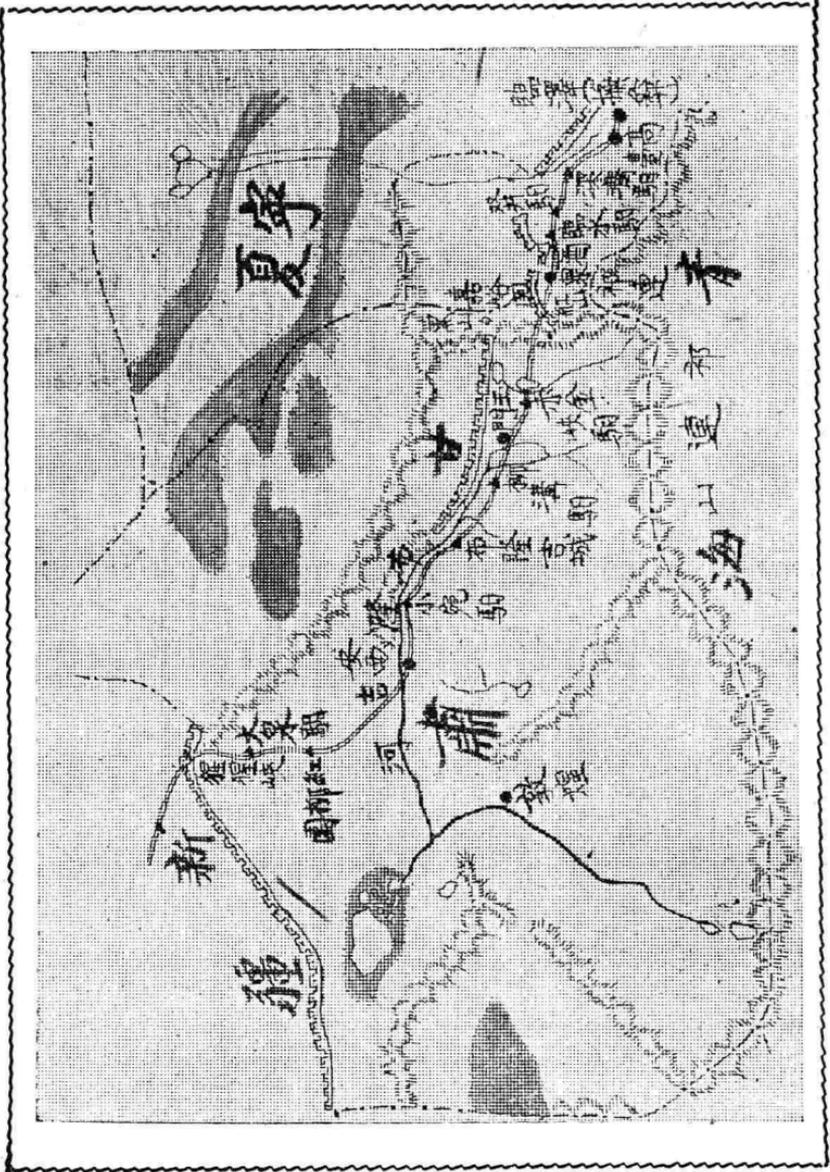
第六部

甘肅印象

□猩猩峽口東南行……戈壁漫漫……尙多荒漠

四月十日、晨七時、自猩猩峽口東南行、五十五里至馬蓮井。有居民七戶、草灘蔓延甚長、安西有警備隊兵一人駐之。產馬蓮草若蘭、夏開藍花。又十五里大山頭、產玉。又廿五里炭子山、產煤甚富。又十五里大泉驛、居民二十餘家。大泉以西則戈壁也。又二十里小泉、亦戈壁中微有淺草之地。又十五里紅柳園。有店二、居民十一家。止宿漢人吳宏發之店中。

十一日、晨七時發紅柳園。山石皆黑、草木不生、戈壁漫漫、迤邐而平坦。又四十里黑戈壁梁、黑石而綠砂、銅鐵礦蘊藏之所也。又廿里白墩子。沿道石砂礙車輪、行進極緩。有居民八九戶、以耕牧爲生、水草尙不乏。又三十里石窰子、有居民六戶、已墾地約一二百畝、引水成渠、桑柳掩蔭、村舍中真有無限樂趣矣。止宿。午後四時又十五分、行一百里。車震蕩甚、腿臂皆爲麻木。十二日、晨七時發。自猩猩峽以南至安西縣驛道、皆出戈壁中、至此而擴爲一望無限之沙漠、大石如卵、小石如指、平鋪重疊、如吾鄉之河灘。又四十里



布隆吉河。渡口有龍王廟，前清敕建者。渡河又東南行六里，抵安西縣城。自哈密至此，凡七百九十二里，沙漠凡五百二十一里，爲新甘道中最貧瘠之一段。安西之風，最爲有名，幸余等此來，尙未受大風也。

城周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四尺，居民八十餘戶，蓋自回亂焚燬以後，瘡痍猶未復。

交通上大缺點……快遞郵件……望眼欲穿

十三日、住安西休息，往郵局收取自迪化匯來之款，則匯單猶未至，快遞郵件，反遲於余等旅行者，可慨也已。

十四日、住安西，候款。

十五日、匯單始至，兌款畢，東發。砂磧遍地。二十五里北甘溝。有樹木水泉，居民村舍亦相屬，不復似道中之冷寂矣。又三十九里小宛驛，即小灣堡也。居民三四十戶，牛羊成羣，田疇美美。又三十八里窟窿河，即古胡盧水。西岸之雙塔堡即唐瓜州晉昌縣故址。又卅二里布隆吉河。又五里布隆吉城。城周七千八百九十尺，居民百餘戶，空地甚多，前清雍正中，曾養兵屯田於此。自雙塔堡北起，砂山如墳，寬達二十里，長城絡其腰，背連平山，高出七八十尺，南起嘉峪關，北迄猩猩峽，延袤千餘里，寸草不生，水泉亦少，古稱之爲瀚

海、洵有以哉。

■瀚海闌干百丈冰……長風吹渡玉門關

十六日、晨五時發。卅里九道溝。有居民七八戶、引天然之水以灌田、道路皆溢、可想見耕耨之樂。又廿里七道溝。平原曠野、耕地才什之一二。又十里六道溝、有關帝廟。又卅里三道溝。居民約三百戶、安西以來一大市鎮也。市西有堡、有都司駐之、三道溝以西之地、皆水沃土肥綠楊芊芊之區、惜人少於地、未能全事開發耳。

十七日、晨六時發。水皆自南來。道北有大湖、濶三四百尺、長三千五百尺、有三名、東隅曰花海子、西隅曰青山湖、中曰布魯湖。又十里西井子。由此而東、行戈壁中。戈壁長約五十里、寬約三十里、自西北斜置東南、堅砂卵石、鋪地成青。又三十里抵玉門縣。渡蘇賴西河、入城。(河距城四里、)城只南北二門。城中居民、約有七八千人。白楊合抱者極多、蓋皆數百年物也。沐浴浣衣。游覽街市一周、縣署卑隘特甚、百年前所築者。

十八日、晨五時由玉門向東行。五里、渡蘇賴東河。大東渠軍台在東岸。又五里渡鞏昌河。又二十里三十里井子。井深百尺、水深達六十八尺。又二十里高見灘。東行入戈壁。戈壁東西長八十五里、南北長一百七十里、碎石整沙、

年久牢結、風吹不揚、輪過有聲。凡四十里而達赤金峽軍台。居民三四十家、白楊成林、環流而茂。午餐後、復東行五里、渡赤金河而南。又十七里、赤金堡。唐玉門縣城故址也。居民四十餘家。其東南六里、有石油河、產石油甚豐、德人化驗之報告、爲純油百分之五十、以如此巨大富源、而猶委棄於地、可慨也。又二十里赤金湖。居民十二戶、耕田僅能自給。三十八里火燒溝。居民二十七戶。白楊河自南來經其左、灌田五六百畝、猶滿溝溢壑。止宿於此、已黃昏矣。

□長城西盡頭……天下雄關……形勢真險

十九、晨十時發、三十里惠回驛。居民五十餘戶。四十三里雙井堡。產金、土人多淘金爲生、有土城已廢。又行戈壁中、凡四十里、抵嘉峪關。道左有碑、題「天下雄關」四字。關建山坡上、居高憑險、橫扼通衢、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過之概。西南接青頭山口、長城繞之、黑山障蔽其後、紅山倚其南、祁連山峙於前、深藏固閉、誠第一雄關也。關有城二、內城僅容衙署、外城之居民、凡百戶、前清於此設游擊一員、率兵四百名駐此。同治中、白彥虎之亂、惠泉驛之回人攻關破之、屠殺七八百人、關城爲之赤、今駐有一連步兵。午餐後、出關東行、三十四里至丁家渠、皆戈壁也。又二十六里、抵肅州城。自安西至

此。凡六百一十五里，所經戈壁，凡三百九十八里。肅州今名酒泉縣。城周一萬五千三百〇四尺，中建鼓樓，高達百七十六尺，四街佇立，皆可遙見之。居民凡五萬人，商務頗發達。光緒七年，因俄人之請，闢嘉峪關爲商埠，而貿易實集於此。東帶弱水，西臨沙漠，南阻祁連，北接嘉峪，甘西重鎮也。

■古酒泉……左宗棠留遺墨……酒醒可堪憶戰痕

二十日，在肅州休息。早餐後，出東門，觀酒泉池。池在清勵樓後。樓左文昌閣，右奎星樓，飛橋雕欄，可通來往。一門大書「古酒泉」三字，內爲澄清堂，額曰「大地醍醐」，聯曰「甘或如醴，淡或如水，無即學佛，有即學仙」，左文襄手筆也。泉爲方形，可九尺，四圍砌石，已圯，水清見底，泉源半响一出，噴沫如珠，若噴泉焉。水味淡，北流入池，池北起亭，曰擷芳，景色極美，題志之詩及聯殆遍，佳者亦多。東有小園，樓曰「酒醒」，已破敗狼籍矣。城中廟宇極多，亦壯麗，聞回亂前，尤視此五六倍也，回亂迄今，已六七十年，而荒涼猶未復，可嘆。登城四望，形勝猶昔，東城經左文襄炸三次，猶未裂，其堅固可知已。全縣有居民十八萬，而回人約佔十一萬，一因回人刁頑，一因漢官及漢人之奸猾者之欺壓，致兩不相容，時有互相殺戮之事。出產以瓜果等物爲最有名。

□鄉土觀念……牢不可破……所以出門難

二十一日、離肅州東行、東門外街約長里許。四十里臨水驛。居民百餘戶、商務茂盛、往來雜沓、酒泉東境大市鎮也。又二十里黃泥堡、入高台縣界。又三十五里雙井驛。居民二十餘家。其北有池、水深三十尺、可資溉田。又四十里鹽池堡。居民百餘家。鹽池在堡下、長八九里、闊里許、夏秋水蒸發、結晶成鹽、土人取之、運輸各處。自迪化僱來之車、已告人疲馬乏、而車夫又時出怨言、乃另僱二車。車主爲同鄉、車夫對余等尙和氣、鄉土觀念、竟牢不可破耶。

二十二日、行五十五里至紅寺坡。寺在高阜、紅土墜牆、十里外可見之。又三十六里黑泉驛。三泉皆作深綠色、故名。居民凡三十七戶。又十八里擺通河。自紅岩堡發源東北來而注於山丹河、長百七十里。河西南即西番土司地。東南行又十七里台子寺。爲西涼李嵩台故址。又十五里高台縣、止宿城內。城周一萬六千七百餘尺、居民八千餘人、商務尙發達。由酒泉南行渡洪水河經孤兒堆永定堡上河清堡清水堡上東行抵安定堡而達此間、凡二百一十七里、惟乏水草耳。

□四大繁缺之一……張掖縣……大佛寺頭高丈許

二十三日、沿山丹河東南、四十里至臨澤縣、舊撫彝廳也。城可長五百米、寬四百米、內外居民約三百戶、頗露荒涼狀。休息後、繼續東行、入沙山、飛沙蔽天。四十里沙河堡、有河名沙河又名響山河。過河入張掖縣(即甘州)界。抵縣城約行七十二里。城內樹木茂密、夏日居之、當不呼熱矣。商務繁盛、不亞蘭州、地當本省北中央、後負長城、前臨祁連、甘省東北交通之樞紐也。西夏以山丹爲甘肅軍、漢魏以來、有守有尉、晉有刺史、元有行省行台總管府、明有巡撫總兵、有行都司、有五衛、清駐甘肅提督於此、今猶爲甘省四大繁缺(天水、皋蘭、張掖、武威)之一。

二十四日、在張掖休息、往游霍將軍廟。廟祀霍去病、霍西漢人、武帝之內姪也、封大將軍、破匈奴於祁連山下、後人因立祠祀之。另有大佛寺。大佛作偃臥狀、首高十二尺、身長百一十三尺、寺後有塔、列小塔甚多。相近有木塔寺、玲瓏寺、連山寺、萬慈寺、甘泉寺等十餘建築。寺右即甘泉書院、院左有五雲樓、高達五十五尺、登之瞻全城如在握。

下午二時、離張掖東南行、五十二里夾子墩。入東樂縣界。又廿里抵東樂縣城。縣在清爲張掖分縣。治以縣丞。民國三年、始升爲縣、轄境南北百一十里、東西各十五里、已耕熟地約三千畝、居民共二千九百餘人、每年田賦所入、

不足供政費之用，比之吾鄉，尙不逮一市鎮也。

□合黎餘波……見於禹貢……焉支山頭……匈奴怨歌

二十五日，下午一時發。十五里，入山丹縣界，沿途多砂磧。又十一里二十里舖。樹木溝渠，相望於道。又七里，渡山丹河。又三里大佛寺。佛高百零八尺，覆屋七層，高達百四十六尺。寺依獅山麓，建於明代，又有亭榭多處，坐而游觀，爭足樂也。又十里，又渡山丹河，抵山丹縣城。城周七里，居民五六十戶。龍首山口，有古代之居延關晉之三門關明之鐵門故城，蓋當時之形勢，以西北爲主要也。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合黎即山丹縣北之長山也。東起峽口，西至肅州，綿亘三百餘里，禹貢「餘波入於流沙」，謂永昌古浪諸河也。古浪河合涼州（即武威縣）西各渠之水，北注南海子，又東北流入白亭海。永昌河自鸞鳥平羌腦兒三山起水，東流過永昌城，入金川峽，北出邊，注於阿拉善王旗地之玉海。二河與山丹河，同爲甘涼境之大河，山丹較長，而二水較細，故曰「餘波」也。

出縣東門，行山丹河灘中。三十六里新河驛。居民六十戶，商店二十餘戶，市中有關帝廟一，郵局代辦所一，收稅之卡三，此間商務大概有起色，不然，苛稅機關，必不如是之多。又四十里峽口驛城，城周三里，內外居民百餘戶。



五里山丹峽。又五里、定羌廟、止宿。漢日勒縣故境，在廟之南。西去焉支山二十里，山下四面皆廣場，寬達數十里，牧羊佳地也。西南兩面，水草尤美，甘涼故道經焉。焉支山產藥材，大黃尤佳，故亦稱大黃山。祁連北支也，綿延百里，漢武帝取焉支二山，置張掖郡，以斷匈奴右臂，匈奴爲之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蓋匈奴入寇，非得此地，不能屯兵養馬，爲南下西塞東出涼州之計。山丹峽口，左山高聳，盤旋曲折，長數十里，一夫當關之地也。

□漢回糾紛……二三百年中……損失不小

二十六年，晨六時發。十里古城窪，日勤縣址也。又二十里水泉驛。居民三十六戶，均住土堡中。又念五里大河口。沿途黃沙黑石，極具沙漠狀。又十里、渡水磨河。又五里，水磨關。明代焉支山番民互市處也，昔頗繁甚，自經回亂，房屋焚燬，牆壁摧塌矣。又念里永昌城。城南臨照面山橫梁山，北傍武當山金川峽，山後則邊牆繞之，南北多高山深壑，東西則萬里通衢。肥沃之地，多在山後。附郭之處，因氣候高寒，年祇收麥豆火麻仁等一季。城周三萬三千餘尺，內外居民約五千人。天山在縣南百八十里，羌人呼天山爲祁連，故亦名祁連山。鸞鳥山在縣西南百八十里，相傳有鸞棲其上，故名。山之南百五十里

爲平羌山、爲番人出入之門戶。又百里有十里腦兒山、三山銜接、積雪融流、耕者利之。縣北有金山、產煤甚富、居民取以代薪焉。

二十七日、在永昌休息。城北有金川寺及海子。金川寺建於唐時、俗名爲油神宮。依山起廟、寺前有泉曰馬家泉、其流合藥葫蘆諸泉注於寺西之海子、深三十一尺、大可五十九尺、闊如之、池中有閣、供奉觀音韋陀。池之四周、楊樹成林。池之東有龍王宮及三教宮。池西有關帝廟萬壽宮諸寺院、皆依山爲屋、拾級而成。池水北流、合北山諸泉爲金川水。金川之北有武當山、以山巔有真武廟得名。自安西以來、到處皆有敗井頽垣及焚燬之迹、回亂迄今已數十年、尙尙未恢復舊觀也。甘省漢回雜處、回占十之七八、婚姻不通、教育亦異、漢貪而回蠻、漢狡而回悍、爾虞我詐、仇亂相尋、睚眦小故、動釀大變、積隙日久、融洽不易、漢人之欺凌、漢官之袒護、回人屈不得伸、則挺而走險、當滿清一代二百八十年中、回亂凡大小四十餘次、死者百萬、損失萬萬。

二十八日、離永昌東南行、約一百六十里至武威縣、沿途石積壘壘、礙車馬行、皆水流沖積者。城周二萬一千尺、居民凡五萬、街道整齊、商賈雲集。晚餐後、至西街、訪朱湘蘭牧師於福音堂、返寓就寢、已十時矣。

五月一日、上午、游覽城市一周、并就朱牧師之宴。下午一時、辭歸、遂東

發、四十七里河東堡。堡在雜木渠東，有居民七八戶。河西驛道，皆沙路也。又行八十三里抵古浪縣城。止宿城東關店中。縣城週一萬千六百尺。居民五千餘人。城在山口，口窄而曲，足資控禦。西來山水，入龍溝河繞城而南，地極險要。山脈至此，東西行。城北高原平濶，縱橫千餘里，南引祁連雪水灌田，水流潺潺，隨地皆是，土沃地饒，屯田養兵，控邊要地也。城內有福音堂一，教徒百餘人。

□ 氏羌人種……歷代武功……現今衰弱……優勝劣敗

二日、上午七時發。十里十里鋪。兩山夾峙，一水中流。又八里，十八里鋪。一青石峙道傍，傳石能催生，人皆敲取之。過鋪而南，入古浪峽，路出松林山麓。麓下即古浪河，水淺流速，巨石阻之，水怒作大聲，騰擊而下。對河名鐵櫃山，兩山之高度，約二千尺。松林山產松，鐵櫃山多鐵礦。鐵櫃，以山形肖也。其巔有寺，名長壽，祀諸佛，有靈境甚多。又十七里，出峽，抵黑松驛。又十五里龍溝堡。龍溝河流于前。龍溝河即古浪河上游之名也。堡在半山間。又十五里安遠堡。其東過長城即古浪番土司及莊浪廳所屬番人游牧地。在長城環繞之一彎，南至得定山，東至秦王川，北至大靖堡，西沿長城五百方里之地，皆番人所居。有土司五，曰古浪番土司，轄二十七寨，頭目三十四人，男

女丁口千五百八十四人、曰平魯番土司、轄三十九寨、頭目五十人、男女丁口三千二百六十七人、曰武威番土司、轄寨三十、頭目四十二人、男女丁口三千五百八十人、曰莊浪番土司、轄寨十九、頭目三十人、男女丁口二千六百九十五人。其在松山以東者、屬紅水縣管轄、其在黃古城者、屬靖遠縣管轄、其在興坦山以北者、屬古浪縣管轄、共有番人十一萬六千七百二十人。此族出自唐古忒、與西藏川邊人同種、在殷爲羌、在周爲獫狁、在漢爲氐羌、即據有河西之地、爲東漢及兩晉患者、凡三百一十七年。王莽當國、及漢魏交替之際、入居關中者、凡數萬人。五胡亂華、在關中有齊萬年之稱兵、在蜀有李特李雄之倡亂、五涼五秦皆氐羌種也、百七十年中、爲此族武功極盛之時。洎隋興唐繼、吐蕃崛起、西藏遂奴隸此族以迄於宋、而西夏又繼吐蕃役使此族。經四百年戰爭之先役、(吐蕃西夏與唐宋構兵、多以羌兵先導、見唐宋史書、)秀者混於漢人、拙者歿於兵刃、逮及元代、牧地爲蒙古所佔據、多竄居窮山大澤、而知識日以敝、人口日以減、民族日以衰、迄今能生存而又能解理性者、不及十之三四。綜合甘川川邊三省區之番人、不下二三百萬、而教養生息、政府從不過問、自元以來、一委之殘酷之土司、使其自相殘殺、盡以毒攻毒之政策、爲漢人則誠得計矣、其如在五族共和之下何。

甘川川邊、所見所聞、土司固無一日不禁錮其人民、阻遏讀書、禁習

、自元以來、一委之殘酷之土司、使其自相殘殺、盡以毒攻毒之政策、爲漢人則誠得計矣、其如在五族共和之下何。

余自川西入川邊、所見所聞、土司固無一日不禁錮其人民、阻遏讀書、禁習禮儀、有錢財則奪取之、強名之曰貢獻、有子女則奴淫之、強美其名曰當差、高利放債、逾於西藏之喇嘛、新疆之回王、其部民亦非無思想不可教育者、徒以在專制淫威之下、欲自強而不可能、等於日本統治下之韓民、英人統治下之印度、雖有智者、亦無之何、況其因遺傳習慣教育經濟種種之關係、自不能產生邁世哲人、爲其本族革命之運動、而吾漢人乃渺視之、呼之曰蠻子、例之於化外、勾結其頭目、欺凌之、壓迫之、剝削之、稍形抗拒、即申之於衆曰、蠻子造反、非殺不可、似必當其父兄而姦淫其妻女、而仍不變色、且曰吾番人應供漢大人之奸淫者而後快。嗚呼、回人不能忍而構甘陝新百年不復之浩劫、彼番人者、不過較回人爲懦弱守法耳、豈弱肉強食之真可信、而天道味味、人世界全無公理哉。

□路上相逢故鄉客……高燒紅燭會親家

由安遠堡而南、登烏松嶺、爲古浪平番兩縣交界處。嶺巔有韓湘子廟。(韓湘子唐代人、爲名文學家韓愈之姪、弱冠而夭、傳仙去、世人列之於上八仙之列、見神仙記)下山、渡鎮羌河、抵鎮羌驛。凡三十五里。驛南則天山在望、(相去約八百里、)怪石嵯峨、亂山橫出、山皆積雪、近者將融盡、天山白如

銀，獨上接天際，上無養氣故也。烏松嶺西接祁連山，東控賀蘭山，產金砂鹿麝藥材等品。又二十五里至折腰溝止宿。

自哈密以來，所經諸站之站主，多籍湖南四川，蓋皆從左文襄征新來者，他鄉遇故鄉人，娓娓談風土狀，彼等則不知有民國，更何論督軍督理變遷之多。苛稅之繁，風俗之壞。今日之店主于君，殺鷄烹芋以餉，適其幼子生，囑爲之定名，爲之名曰鶴齡。其婦，土人女也，強健有力，即攜小孩出拜，二尺長之紅紙條，書其子之名貼余箱上，堂上高燒紅燭，以布褥裹小孩，置余背，令向其神拜揖，爲孩祝嘏，而呼余爲親家，余以銀二元爲小孩壽，幸生亦脫玉戒一爲贈，禮成圍坐張宴，儼然一幕「會親家」喜劇也。夜十時始得就寢。

三日，主人固留，又固辭，乃得東發。車夫馬夫皆有犒賞，余欲吻孩，以其初生而止。東南傍山，邊牆在左，莊浪河在邊牆外，兩山夾峙，中闊一二里。六十里武勝堡。產鐵及煤。又十五里囑郎坡。行河灘中。上坡行又十五里，馬廠溝。東倚土牆，爲明時防邊所築者，西起鎮番東至寧夏橫互四百餘里。又十里平番縣城。縣境東地高寒，禾稼不登，南地低平，地燥土瘠，雨多則豐，西北大小川一帶，土潤地饒，每歲三獲，番人多以牧牛羊羣爲生，秋高馬肥，則以馬來易茶，清設莊浪馬同知，專理漢番茶馬貿易。全縣居民，凡十一二萬。

番人居百分之三十九。

■旗人末路……如乞丐……回漢戰事……留堡壘

四日、上午六時發平番。五里莊浪滿城。城周一萬二千五百尺、築於乾隆四年、回亂焚燬。於光緒中重修者。居民五百八十餘人、生活甚苦。滿人入主中原、優遇旗人、不事生產、共和告成、坐食俸祿之旗人、遂不得不儕於乞丐之列、可憐也。又二十八里、南大通驛。居民九十餘戶、市廛貿易、尙繁盛。居民皆在土城中、城周八九百尺、自回倡亂、漢人之欲自保者、莫不築城自固、此所以自安西以東堡壘之衆多也。又廿八里龍泉寺、建築規模頗偉大。又十里紅城堡。居民五六百戶、平番南境大市鎮也、以產鐵著名。又三十二里苦水河。居民五六百戶、以水味苦鹹得名。又二十里哈家寨、止宿。苦水河以南、樹木極少、草芊芊、正欲由綠轉青色也。

■隋唐以來邊牆……斷續在望……居民貧苦可憐

五日、晨六時發。升高坡、十里琵琶台。又十一里俞家灣。居民二三百家、皆土屋短窗、潮濕無比、男女老幼、皆擁垢膩堆積至發光之袷衫、極擁腫之袴、戴毡帽、帶束腰、婦女足小不能立行、以布一幅束髮、其狀至醜絕。教化不興、亂事未已也。又三十三里十里店。自此以西、明代所築之邊牆、斷續人

望、土人呼爲「秦長城」者、誤也。又八里金城關、有磚牆一道、隋唐所設關城之遺跡也。又三里、渡黃河鐵橋、橋長三百尺、寬二十三尺、建於宣統元年、費三十餘萬、西陲大橋也。渡橋入皋蘭縣城、住東關街仁義店。自四月十日入甘境以來、已歷二十四日矣。

六日、在蘭州休息。往訪楊牧師於東大街之福音堂、順道觀明肅王花園之人工假山、石洞深邃、工程精緻。出園至圖書館、閱報、閱報室甚湫隘、設備亦不完備、報有通俗日報甘肅政報邊聲報西陲日報四種、材料皆不甚精、前二種爲省公署之機關報、更無可觀也。圖書亦不逮萬冊、且多爲線裝本、目錄墨抄者、破碎數頁、紅綠濼如圖畫。以幸生在店候余用早餐、遂匆匆返。餐後沐浴洗衣理髮、計沐於三友園、銅元六十枚、池盆垢穢殊甚、亦聊勝於無也。理髮四十枚、操術者同鄉人、彼言「可往晤會館首事莊長勝君」。如其言、晤莊君、莊初以爲余打秋風來者、極言「近年商務衰落苦楚」、余亟答以余「僅親候鄉人」、非有他故、彼始放心、并約余蒞其家晚餐。四川會館在賢侯街、甚敝舊。至道陞堂華英藥房購橡皮膏買阿司必林安知必林金鷄納霜等品、復至侯府街綢緞店爲幸生購一外衫及帽、皮靴無女式、買一男式者。復至人鑑軒合攝一影、囑其洗出後、寄至北京余二兄處。至西大街午餐。餐後、返店。幸生換裝畢、

扭妮備至，蓋未慣習也。又同訪楊牧師，晤其夫人。入夜，至化俗舞台觀戲，弋陽腔也。與四川戲相去不遠，無甚精采處。十時返寓。

市面之金融，以生銀兩爲單位，紙幣則官銀號所發，有二兩五兩十兩三種，不折不扣，銀元銅元制錢通用，制錢每百文扣底子錢十文，實數只有九十文也。銀號只有官銀號一家，資本約二十萬兩，但所發行之紙幣，已達六十萬兩矣。匯兌莊有天成亨匯通號濟豐厚源長號大德恒聚盛德同聚合等十餘家，錢莊約三十家。市上現金，生銀占十分之八，通用爲蘭州平，較庫平每百兩少二兩。

□五泉山上……氣象萬千……碧血碑令人遐想

七日，在蘭州休息。上午，楊牧師及其友三人來訪，同游五泉山。（山在南門外五里，即皋蘭山）山延袤二十餘里，左右蜿蜒，如張兩翼，古樹參天，寺觀林立，憑欄遠眺，東山墳塚萬千，皆僑寓墓地也。九州台元昊台王保保城白塔山均環繞峙河而立，山川人馬，奔集足下，若萬水之朝宗。黃河橫亘如帶，洮水如細銀絲扣之，美哉此景，不亞青城六頂山矣。至大悲殿，過清輝閣，覽甘露，掬月，惠，蒙，摩子，五泉。西山瀑布，從巨石罅下瀉，翻騰四五丈，下垂又四五丈，銀蛇瀉影，壯觀也。泉有二口，東口水旺，西流橫過寺西，合西巖瀑布而東，出山門前橋下。此五泉一名着鞭泉，傳霍去病伐匈奴，戰於此。

、以鞭撻叩而泉出。其右爲梨花觀、梨千樹、將開矣、爲阜蘭人土夏日消暑之勝地。山下爲福音醫院、入坐稍息、主持院事者、言「土人信西醫者甚少、來院之病人、除教友及其親戚友好外、大半皆官吏軍人、此間之醫院規模偉大、設備完善者、推黃河北岸山麓之博恩德醫院、住院醫生凡四人」。返城、餐於楊牧師家。幸生欲觀劇、陪之往皖江春戲院觀科班、演「江油關」諸齣。十時、返寓。城內商務繁盛之街、如南大街東大街西大街南府街綢鋪街侯府街學院街馬坊門街、皆市廛櫛比、列貨山積者。督理公署即明肅王故邸。署後花園中、有其妃之碧血碑、樹墓前、流妃事跡、惜侯門海深、未得一往。

□教育事業……軍隊紀律……概見西北之社會民生

八日、在蘭州休息。上午、偕幸生出西門、市街頗熱鬧。里許、至金天觀。古木參天、多百年物、中有阿文成公祠、祠祀滿人阿桂、乾隆中征金川準部之勇將也。又歷城隍廟天齊廟百子樓等處、至鼓樓。又入莊嚴寺隨喜。寺爲唐時所建、有吳道子畫壁像觀音、及顏魯公之榜書。甘省教育低落、教育經費、約二十萬、中等學生每學期之費用約二〇元、小學生約九・五元。女生占學生總百分之十八、可憐已。學生皆樸實。往觀第一師範、由學監周君導人、視察結果、則學生程度甚低、其三年級者、僅可入初中一年級也、教授之薪俸極低、

不兼他科者，月薪不足四十元，且常欠三四月，如此教育，欲出人才，奠國家，其可得耶。全省軍隊之首領，多回人，而馬姓尤占十之七。（回人多以喇打馬哈爲姓，漢姓者僅萬分之五六。）迭經變亂，全境土匪充斥，軍隊除東道外，大都晝則在營爲兵，夜則遠出爲匪，甚至白晝亦加劫掠於商旅，至於掠奪牲畜，以劣易良，公人飲食，在五六年間，已視爲常事，余等自西來，從漢人之教，攜微資，至甲城，則往郵局匯提一部分款，定供甲城至乙城之用，抵乙城又如之，以避免軍隊之騷擾，在數千里中，尙未遇劫，亦幸事也。

蘭州之工廠，屬於官立者，有通遠門之織呢局，帶礮門內之貧民工廠，勸工廠，黃河鐵橋北端之鑄鐵廠，私人設立者，有光明火柴公司，大綵織布廠，石印局，合興印刷局，硝皮廠，毡房，水煙房等作廠，以織呢局之規模爲最大。局創自左文襄，由德購置機器，招聘技師，織造毡呢，甫有端倪，文襄遽離甘，即行停止，未久，并將東西兩廠（共有三廠）改造學堂，以此機器遂多鏽壞，洎光緒三十二年，又重行開辦，擴中廠爲前後二廠，日可織呢五十丈，毡六十條，民國以後，以製品屯積滯銷，物料資金難籌，又復停辦。茲據徐牧師所調查之工廠狀況，列表如下：

類

別 性質 資本金額（元） 工人（人） 年終

貧民工廠	官立	三〇〇〇〇	八〇	虧
勸工廠	官立	一五〇〇〇	五〇	同
鑄鐵廠	官立	一五〇〇〇〇	一〇〇	盈
製革廠	官立	五〇〇〇〇	九五	虧
石印局	私立	五〇〇〇	二〇	盈
合興印刷局	同	五〇〇〇	一〇	同
硝皮廠	同	三〇〇〇	三〇	同
毡房	同	二〇〇〇	三二	同
順記硝皮廠	同	二〇〇〇	三五	同
合記硝皮廠	同	四〇〇〇	二〇	同
裕記製皮廠	同	四〇〇〇	二七	同
同順製皮廠	同	三〇〇〇	二八	同
汪記製皮廠	同	二〇〇〇	三〇	同
美大製革廠	同	二・五〇〇	一〇	同
光明火柴公司	同	二〇〇〇〇	一〇二	同
裕記毡房	同	一〇〇〇〇	二〇	同

協記毡房

同

一〇〇〇〇

一九 同

■棉煙爲紙煙所侵略……穴居野處……猶是古風

九日、離蘭州東行。僱車至寧夏、價六十七元。五十里東崗鎮。居民百餘家。鎮後即東崗坡、黃塵蔽日、景象蕭森、南北山勢蜿蜒、官道依山繞而東下、路濶可二十五尺、往來者衆、騾車轎車馬車、均輪交軸接也。由此而東而西、盛種煙葉、大者寬二尺、長三四尺、厚而銳、以製棉煙、在十年前、年輸出外省者、以五十萬斤計、今因紙煙盛行、蘭州棉煙一落千丈矣、價值每斤約六百文。又四十里胡家塢。又五十五里買子堡。居民八十二家、板屋者五分之二、五分之三皆土屋。土屋者、掘土成穴、爲屋一層或二層、一至秋深、即蟄居窟中、燒騾馬糞以取煖、非有要事、不輕出、窟上不是原田、即爲孔道、古人「雨風不向窟中人、車馬還從屋上過」之句、即咏此也。止宿車店中、凡行一百四十五里。土人無論男女、皆嗜水煙、煙袋或銅或竹、家家有二三具、稍富有者一人且二三具焉。室皆土炕、炕上無被褥、炕下燃牛馬糞、臭不可耐、幸奔波疲乏、晚餐後、入市游覽一周、返店即寢、寢即熟睡、至天明始醒、幸生亦如之。

■女主外……男操家務……面目粗陋……少智識

十日、晨七時發、旭日搖紅光、映松林作殷紅色、可愛也。田疇相接、穀種已入水生芽、蠶豆豌豆之屬、均放花結幼莢、鶯鳴鳥噪、蜂振翅亂飛、薄林籠遠山、若美人浴罷披紗出室者、褰帷久視、樂不可支。又三十二里渡清水河、東北行。亂山四出、石積嶙峋、皆花崗岩片岩片麻岩所組織、最古之地層也。又二十里小山路。水多而鹹、居民只三四家。又三十里定林。老松百千、叢植道傍、作垂臥狀。又二十里、抵一條城堡。居民二十餘戶、衣毡衣、衣以羊毛碾成、不假裁剪、婦女任貿易、握算運籌、應對顧客、狀頗從容、男子偷懶、抱扶幼孩、執炊爨浣洗等事、百人中能識字者、不過一人、使余幾疑又行川邊西藏中、不復知爲在內地也。大餅羊肉爲晚餐、味苦鹹、水之故也。女人之足、纖小而能操作。余寓之主婦設市、市餅及蕎麥麵豆腐之屬、天未明、起而轉磨、磨豆腐、磨重可七八十斤、豆腐成、又殺羊、煮熟、天始明、以應顧客、其夫抱幼子坐灶下、執燒火之事。男女面目皆粗陋、益以衣服齷齪、(胸前垢膩發光彩、頭髮風結、黑鞋白襪、變爲白鞋黑襪、)屋宇惡臭、使人作嘔、但彼等則宴如也。

十一日、行二十三里、渡烏蘭河。又三十里平灘堡。居民三十餘戶、地以產玉麥著稱。又四十五里虎豹口。渡祖厲河、不三里而抵靖遠縣。

縣城周一萬二千六百尺、居民五百餘戶。河東河西之土貨、皆於此集中、而東西運。又爲蘭州寧夏站道所出、商務尙不寂寞。河北河西番人居城中者、約百餘人、其居在城西空地、支毡布於木架爲帳以居、面目與川邊人彷彿、或較爲黑耳。余等止宿城東。縣境東西相距百三十里、南北相距百八十里、山勢特多、年僅足食、惟水草均佳、但河岸之水、皆鹹不耐飲也。晚餐後、往覘番人、彼等甚客氣、呼坐敬茶、茶已敬煙、辭、又敬酒及蘿蔔。彼等能漢語者、約佔十之七、以所居包圍漢人中故也。彼等大都以牧畜爲生、耕種者極少、犛牛馬爲輸出品、如莊浪之帽纓、有名於清代者、即犛牛尾所製。

□馮玉祥下野時……寧夏一帶風聲鶴唳……草木皆匪

十二日、晨六時發靖遠城。東行三十里惠沐堡。又三十里打拉池、舊爲分縣、有縣丞治之、今已併入海原縣矣。居民二百餘戶。聞店中人傳言「陝軍已敗退河南、吳子玉又出山、馮玉祥已往赤俄、軍隊交張之江統帶、現方與奉軍戰於南口也。」午餐後、東行、又五十里白嶺堡。居民三十餘家。店主謂「由此東行、匪甚多、近日連肆搶劫、商旅非軍隊保護、莫敢行、赴寧夏如行河道、尙較平安、且軍隊即匪、若金錢貨物過多、且先遭其害也」云云。余商之幸生、決改道由蘆溝堡赴岔口。

十三日、聞匪警、易裝以行。三十里塔子山、山脈出六盤山、主峰高出海面七千八百尺、斜貫甘省東部及寧夏道屬之南而止。又三十里韋靜山。(高達二千六百尺、)崎嶇特甚、車輪簸蕩、腦暈至痛、乃出車徒步。七十三里至柴林、止宿。

十四日、晨五時發、僱一導者北行。凡一百四十里。過青原寺、張家溝、王屯、三岩口、甘塘子、而抵晏安泉、止宿。所經皆黃沙漠漠、石磧磅礴、極盡貧瘠之狀。

十五日、晨五時發、八十里至長水。沿途石磧載道、大者如升、小者如拳、車輪時阻、驟爲之喘、樹木稀少、居民疏落。又二十里北山、居民七八戶、爲一小村落、借宿焉。居民面垢衣污、不堪入目、食物粗糲、居室臭穢、此種生活、乃能生存、亦良苦矣。下午、微雨、不久、即住、氣溫爲華氏五十七度。麥麵斤值一百文、米倍半之、雅片甚多、到處都聞烟氣、似人皆嗜之者。

十六日、晨六時發。十里、渡黃河。河口濶可三百尺、費一小時、達北岸。東北行、二里沙坡頭、居民三四十戶、稍有食品、價格奇昂、哈達門煙、每包三百五十文、前門牌煙、每聽一兩三錢。大洋一元、作生銀八錢、純銀七錢四分計算、但必須「人頭」者、「北洋」「江南」等幣、皆須貼水、每元易制錢三千五

百文、購賣少許、又東行。四十里抵中衛縣城。住城東。城周九千六百五十八尺、居民約萬一千人、街市尙繁盛、蓋縱橫三百里內唯一大城市也。啜茗茶鋪中、晤一四川人而商者、若覩其油漬之衣、垢膩之皮膚、而不聆其語、且將無從知爲川人也。甘人敦厚純樸、而乏敏活精神、尤其是小孩之舉動、極爲笨拙。十七日晨、離中衛東行。七十一里、渡新渠。又十五里棗園。沿途棗樹極多、而以此處爲出售處。賀蘭山在路左、高峰平砥如垣、白雪皚皚、掩蔭長城雉堞中。又三十五里、渠口堡、止宿。氣溫爲華氏六十三度強。渠口至黃河約九十里、樹木葱美、田疇相望、皆沃土也。

□路不拾遺……不知治亂……雖非桃源……真是鄉村

十八日、晨六時發。六十七里廣武城。居民六七十家、城荒涼特甚。渡永興渠折而北行、又三十里大塢。居民三十餘家、穀盈於倉、人忙於農作。止宿車店中。此間之鷄最賤、斤值二百五十文、雞蛋十枚、值如之。殺雞、烹魚、煮蕎麥、炊飯爲晚餐、均余與幸生自任之。

十九日、行九十里。在楊和堡止宿。沿途溝渠相望、分大渠爲小渠、支流曲折、以抑其勢、奔流直下、摧山剝石之黃河、至此而完全變爲極馴柔之水、人力奪天工、有以哉。

二十日、天雨、住楊和堡休息。土人皆敦樸有禮、店中往來之人極多、放置室外之行李、從未有遺失等事、足瞻厚道之在人心矣。着竹布衫戴瓜皮帽者、全堡五百餘人中、僅有三人。此三人一爲滿清時之秀才、專爲人點主會官及地方神會之首事、坐領俸祿者、一爲小學卒業生、任本地國民小學教員者、一爲地方之保甲、嘗與官中人來往者、三人皆不知日報新聞紙爲何物？中央政府爲何種機關？老秀才尙至蘭州、曾任客店、曉旅行生活、及大城市風景、其二人足不出門戶、行不逾百里。小學校中、四書五經雜陳并列、學生歷年升學者僅七人、而其中又有四人至高小二二年即退學、從其家庭以耕爲生活、於是此八十餘戶之文字使用、皆由此四五人包辦之、門上之春帖也、婚喪之帖簡也、訛誤百出、笑話滋多、不讓蕭私塾先生之「未伏」牛子」焉。

□塞上天府……趙元昊定都……寧夏非蘭州可比

二十一日、天晴。行六十九里至寧夏城。止宿城中羊肉街大順通客棧、房金每日二錢八分、茶水菜飯尙均須自備。寧夏本宋代靈州之懷遠鎮、西夏趙元昊取宋銀平夏綏等州之地、定都於此、號中興府、清爲寧夏府、民國改寧夏縣、護軍使道尹皆駐焉。黃河繞於東、賀蘭山峙於西、險馮冠西北諸縣、而中央則川澤交流、田疇茂美、黃河至此、漫爲平流、疏渠溉灌、收穫豐足、有「塞

上天府」之稱。城周十五里有奇，其商業之盛，遠非蘭州所能企及，且外通蒙古，內臨關中，進戰退守，無所不宜，故西夏據此，南抗趙宋，東拒遼金，立國數百年也。居民凡九萬八千五百九十七人，計漢族六萬九千餘人，蒙古族一萬餘人，滿族二千餘人，回族五千餘人，番人四千餘人。

□天然大利源……不用人工……鹽之出產日豐

寧夏全部最大之特產，爲鹽，鹽池有二：一在阿拉善額魯特旗之東南部，名吉蘭泰池，長七百八十二尺，闊四百六十尺，附近接連有五池，視吉蘭泰池較小，六池之出產，不用人工晒製或熬煎，只在三五日間，一撈取而已。一在鹽池縣之花馬池，靈武縣之惠安池（即花馬小池）亦屬之，產法相同。二地之產額，以年計，約如下：

年 別	鹽池縣產量(担)	吉蘭泰池產量(担)	兩 共 產 量
光緒卅一年	二一六・八一九	五〇二・一〇一	七一八・九二〇
光緒卅二年	二六〇・二〇〇	五七三・四一二	八三三・六一二
光緒卅三年	三〇〇・一二七	五五五・三四三	八五五・四七〇
光緒卅四年	三二一・三〇〇	五七〇・一三四	八九一・四三四
宣統元年	二八二・一五四	五六九・七三〇	八五一・八八四

宣統二年	二九二・三三一	七四四・〇五八	一・〇三六・三八九
宣統三年	五七三・〇〇〇	七五〇・三三二	一・三二三・三三二
民國元年	五五三・二〇二	七七七・五二〇	一・三三〇・七二二
民國五年	一・三四九・二一〇	七六〇・〇〇〇	二・一〇九・二一〇
民國六年	一・五〇三・二三〇	八五〇・三〇〇	二・三五三・五三〇
民國十年	一・六二五・〇三〇	八五九・五三四	二・四八四・五六四
民國十一年	一・六七〇・〇〇〇	八九九・〇二三	二・五六九・〇二三
民國十二年	一・六六三・〇二三	一・〇三五・八八〇	二・六九八・九〇三
民國十三年	一・六八〇・三三三	一・三四五・六三一	三・〇二五・九六四
民國十四年	一・六二三・二一七	一・四八九・二五六	三・一一二・四七三

□溝渠縱橫……水利甚佳……可耕之地半荒棄

寧夏之耕地、在漢魏及西夏即已開闢。迄今寧夏道屬共有大小溝渠六千八百七十二水。民國十年、寧夏道屬共有可耕地面積十五萬畝、已耕者約七萬八千畝、所產生之糧食、有高梁粟玉麥大麥小麥陸稻稗水稻大豆小豆菜豆白菜青菜蘿蔔茄子馬鈴薯番薯南瓜胡瓜黃瓜山芋水芋甘芋葱蒜韭油菜瓜子落花生等物、玉麥高粱小麥大麥大豆小豆、尤有巨大額之出品、每年除本地自食外、由陸地

輸出內外蒙古等地者，達十八萬六千餘畝，由水運者，尙不在內也。

■陝甘新三省經商困難……一筆生意……三筆本錢

二十二日，在寧夏休息。午前遊覽街市一週。全城有街巷三十七，繁盛之街道，有米糧市街鼓棧街羊肉街玉隍街財神樓街等處。資本雄厚者，推柳樹巷之同心裕緞緞洋貨店，及米糧市之祥泰亨南貨店，均有廿餘萬之資本。陝甘新疆三省商店不同內地之點，即在於現貨以外，尙有二倍之資本是，蓋此間因交通關係，以三萬六千元設店，必以一萬二千元爲定貨資，一萬二千元爲在運輸中之貨資，而一萬二千元爲門市資也。全城之南貨店，有祥泰亨天成西等七家，綢緞布匹洋貨店，有同心裕新華豐天德裕等十八家，旅店有廣茂興大順通長發永（回人所設者），武泰店義興店吳中店祥泰店等十二家，飲食餐館，有平康里之三盛園、柳樹巷之復興園、驛馬市之得勝館（亦回人所設）等，大者八九家，小者十餘家。金融則操之甘省官銀號，及山西匯兌莊同義長之手中，同義長在陝甘新豫晉津京等處，皆有聯號，資本雄厚，信用卓著，生意頗活動也。此間通行之幣，以銀兩爲單位，生銀較官銀號之銀票爲多，銀元作銀八錢計算，兌制錢三千八百八十文，銀元兌制錢三千一百八十文。制錢每百文扣底子錢十文，但甚少。官銀號之銀票，有一兩、五兩、十兩，蘭平制錢票等六七種。

教育尙稱發達、省立之學校、有省立第二中學校、學生二百八十二人、教職員三十七人、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學生百六十人、教職員二十二二人、均在府學街、騾馬市街之高初兩等小學校、有學生二百二十餘人、龍神祠巷之女子小學、有八十餘人、聞明年計劃辦一師範班也。護軍使署前之蒙回高初兩等學校、爲蒙回教育勸導所所主辦者、有學生百餘人、所授之課、如初級小學、惟經費欠缺、設備不周、殊爲缺點耳。私塾甚多、約在二二校以上、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寧夏以土肥產沃之故、雖遠在西陲、亦能達此成績、不可多得。

下午六時、同幸生赴福慶園觀劇、包廂三元、劇院之光線不佳、久坐甚覺清冷、劇則京曲秦腔并作、演「南陽關」「下河東」「別窯」「六月雪」諸齣、袍服襪履、惟聲調殊悲壯、伍雲召哭夫人一段、尤有聲色、秦腔之佳劇也。此間之氣溫、夏至華氏百度、冬則四十度、一年下雨才七八次、十月即雪、至次年二月始復溫和、平均之溫度、在華氏五十度間。十時返寓。

□四川人善能理髮……不能自理其髮……言之可慨

二十三日、住寧夏休息。往柴巷口福音堂訪姚牧師。美人及英人七八人均由北京來此、據稱「馮軍已退五原包頭、奉軍入京、段祺瑞已下野、廣東有國民黨軍設立政府、南北戰爭、恐不久又將實現云云」。此間之漢商、以山西商爲

有勢力。四川人在此者，多業理髮。據稱陝甘新各省之理髮人，多半出四川人。或其學徒充當，以余經過之地記之，則西藏川邊雲南之理髮業，亦爲四川人所包辦。惜乎四川人之善於理他人之髮，而不能自理其髮，困於軍閥之鬪爭也。俄商有三家，專營毛皮出口業者。

午後，偕幸生乘馬出南門，至寧朔縣游覽。寧朔城距寧夏十里，原爲滿城，周三里許，築於乾隆中，舊駐都統以轄居民，居民則皆滿人也，約有百餘戶，都千餘人，貧困特甚，舞台神仙式之千家衣，十人中有六人著之，倒壁頽垣，亦不復修葺。貧固事實，然亦太好懶矣。縣署駐都統署中，不甚宏大，城內無足觀，仍馳返。寧朔之東南八十里，有金積縣者，初名金積堡，同治中，回亂，回人據之爲中心，以與清軍抗，左文襄合淮軍湘軍蜀軍圍之九月，始破，獲金銀寶石古董字畫甚夥，余祖卽以是役得封爵及晉太子少保者也。金積堡下，回之精銳遽盡，不半年而陝甘之亂卽告平靖，山河如舊，英雄之事業已隳，社會待新，吾儕之責任綦重矣。

□ 西游記故事……曲盡其妙……臥佛寺兩壁點綴

寧夏城附近四五十里內，皆可種水稻，約有水稻地之面積十五萬六千畝，年可兩熟，熟豐者穀一石五斗至一石七斗，（穀斗重二十五斤，米斗重四十斤，）

共有耕地九萬方里，年之產額可達一百三十萬四千二百五十六石左右，如能逐漸開渠，導水溉地，則種陸稻之地，皆可變爲水田也。（開渠費每十里約六千元。）返城，至西門，游西塔寺，寺一名承天，有塔十一層，高八十七尺，青磚所成，雅潔殊全，因有人登塔誤墜，後來者遂爲有司所禁，不得登臨，亦未免煞風景也。大殿有臥佛，長二丈餘，曲肱而枕，雙眸若瞑，雍正中所雕刻，寺建自康熙中，塔則承元明之遺址而築。門側之兩壁，鑄有唐三藏取經西游故事，即按西游記而作者，毫髮纖細，曲盡其妙。每年陰歷六月初六日起，居民於此禮拜三日，演戲酬神，士女如雲，城爲之滿。此間著名之出產，除糧食鹽外，毛織物如氈毯坑毯地氈毡鞋，花樣頻繁，亦頗精緻，是業之手工工廠坊店，約有三四十家，均在興盛王四府街柴巷騾馬市及南北門一帶。賣甘草二斤頭髮菜十斤以返，皆著名之土產也。下午，再訪姚牧師，求彼爲余作一介紹書，俾余在內蒙旅行，不爲軍隊或地方留難也。六時，陪幸生赴福慶園觀劇，十時返，聞茶房言「此間有妓院，在平康里，有紫美雙鳳等班」，得幸生同意，召二妓來唱京曲，一南妓，一北妓也，幸生不解妓之意義，余釋述竟，相視大笑，妓亦笑，賞烏師二元妓五元，例也。

因小見大………歷史上大人物多在北方

二十四日、十時、乘轎車至民船碼頭、價一元二角、寓中茶房招待殊勤、予以酒資一元、彼連聲稱謝、足見北人誠厚之處、南方人萬萬不及也、(余去年春、自日本返國、道出漢口、旅館苛索、有進一日出一日之例、茶房苛索、接客苛索、行李之苛索、記自第一日晚間至店、第二日晨七船、強索至五六元、店費不過每日一元八角而已、)且哼也不哼一聲而去、以視北人、令人發生無窮感慨。余嘗謂北人於亂時有抵抗力、於承平時有治理力、見大而不見小、故所得者大、觀曾人貿易力量、及歷代偉大人物之出產而益堅信。

余等本擬由寧夏陸行至綏遠、以蒙匪肆虐及馮軍西來之故、乃改由水行、乘船半五原以達包頭而抵綏遠、一可以調劑車行數月之苦、二則幸生身體不適若已受孕者、故乃強違余步行之旨焉。十二時解纜、十五里西營子。又十五里廢縣城。渠岸特高、船中不得觀岸上風景。此船載毯毯茶葉糧食等雜物、約半噸、余夫婦二人全包艙面、(即不再搭他客之謂、)由寧夏至臨河、(五原之南、)計每人七元、食在外、如至包頭、每人祇十一元也。又五十里新渠口。又二十里甘柳堡。天已昏暗、遂泊於此。水深至二十一尺、吃水較淺二三十噸之船、亦可來往於春冬二季。黃河水流自發源至五佛寺一段、奔騰絕谷、實利殊鮮、蓋因出發點太高、不任舟楫、一如橫斷山脈之諸水也。自五佛寺至河口一段、

水流略緩，始可通航，乃因賀蘭山陰山之夾束，自東走北，曲折迂回，勢已減半也。晚得鯉魚二尾，雞二隻，白菜紫菜等數事，煮晚餐。同泊十五船，稅卡來會船，嚙嚙久之。

二十五日，晨六時開船，二十里張堰子。又二十里捉維窩，張堰子之西，即平羅縣城。城去河可五十里，有渠可通，渠名北長渠，自寧夏之南來者。又十里東固堤口。又十里北口，又十里三道口。又十里西河。河台北長渠南長渠等渠之水，迤邐流三百餘里而注於此。又十里長城口，僅見個個之雉堞相連接，距水面三五丈而已。河水黃濁，挾泥沙而行，兩岸土質皆鬆脆。又二十里獨流子，河中起石長廣可七十尺，水勢湍急作濺窩，甚險阻。石一連五六，過石即石嘴子也。由此至包頭，有小汽船航行，間日一班，今日已開出矣。又三十里三原子。又五十里百麻市。又十里洛磧石。泊船止宿。同泊者十二船。氣溫爲華氏五十八度。石磧子有稅卡，收稅不依定章，與用人爭久之。

■蒙人漸信耶教……牧師施藥……義務授漢文

二十六日，晨有風，六時，諸船競發。十里定口，居民三四十家。泊船候稅關會驗。上岸入市市食物。市中有電報局郵局清真寺福音堂。市在沙磧上，無耕種之物，糧食蔬菜，皆自他處運來，不過以地當衝要，故商旅皆集於此耳。

蒙人漸信耶教，教中之牧師等人，皆華服華語，施藥、義務教授漢文及種植之法，因之能得土人信仰，可畏也。返船，則稅卡卡員，方強執余等之食物爲漏稅，與舟子爭，余示以余爲教會中人，毋相強，彼乃托辭遁去。九時，發定口。行二百二十里，經南河口、浮邱、小溪，諸家渠口、三道河，出平羅縣境而入綏縣界矣。

■古代上上之地……不知開闢……將盡變沙漠

自四月十日入甘肅境，東南行二十四日，抵蘭州，住三日，又東北行十三日，至寧夏，住三日，又北行三日而出寧夏境，都四十六日，共行三千三百八十三里，歷城市百二十三。甘人淳厚，遠比川楚，同化之漢回，亦溫然知禮，假使隴海鐵路完成，更進而完成迪蘭線，余知交通便利之結果，可以輸入無限之文明，而土貨能輸出，得其善價，則甘人必能爲衣食之充足而更奮發有爲，則教育不待有名無實之官廳勸導，而青年子弟即能起而要求，不待外地人爲之高唱墾殖政策，而地亦能自闢矣。以地質上之象徵言之，若甘省於二十年之內，再不能振作，補塞其人疏地廣之患，則西北各部，皆將盡變爲沙漠，例之玉門敦煌，在漢唐之際，猶稱沃土，今竟成爲沙漠者，可知已。禹貢稱雍州「厥田上上」，今則猶不及荒僻之雲南，撫今思昔，可畏也已。再進一步言之，吾人

苟不力使文化修明，五族同化，則回人以「宗教爲中心而圖爲中央亞細亞一獨立國」之說，見諸實行，吾國之陝甘均將危險。吾人固然不反對民族自決，但在此列強正在橫行攫食之際，一有瑕穴，彼即來攻，則國家之亡，更可立待也。○又東北行五十里，抵榆林，泊船止宿焉。凡行二百五十里。

□黃河百害……惟富一套……船漏三千釘

二十七日、晨六時五十分、發榆林。四十里吉爾召。黃河歧而爲二、以至於托克托縣。成一大彎曲、統名之曰河套、兩旁土脈肥沃、灌溉便利、黃河沿岸諸地無出其右者、故俗有「黃河百害、惟富一套」之諺。舟人言：「陰歷五月、自寧夏至包頭、可通裝載三四萬斤之民船、全河約有甲等船（二萬五千斤以上者）二十九隻、乙等船（一萬斤以上者）六七十隻、丙等船（五千斤以上者）三百五六十隻、丁等船（千斤以上者）二萬餘隻、船戶三萬戶、在船生活者約十三四萬人、製船之木工鐵工竹工行棧抬運苦力等等因船生活者、不下六七十萬人。由寧夏至磧口鎮（在山西河曲、）共有船碼頭百七十六處、每處均有客店貨棧苦力等人。近年河中時有土匪、稅卡亦多、處處留難、損失不貲、船主僅足衣食或不虧本而已。」容量萬斤之船、約需本七八百元至千元、二萬斤以上之船、非二三元莫辦、船身多爲柳木或楊木所造、長而銳、亦有三四千鐵釘釘之、故俗有「船漏三千釘」之謠、諸板相合、以桐油石灰麻絲補其罅。船主類皆能自補其船、年修理一次、修理費達建造費十分之一。船之大者、船主之妻子皆常住於上、舟人相遇、皆非常和氣、無持篙相罵或毆擊之習、此亦北人肚量寬洪風俗敦厚之一點。



自吉爾召東北行、百餘里珠簾寨。其東沙漠中有哈拉養賴鹽池。又九十里小口。泊舟止宿。

□窮光蛋變成小康……五原今日……不輸桃源

二十八日、晨五時、解纜東發、大霧迷天、惟聞篙聲相撞及淙淙之水聲而已。六十里齊口。又五十里大渠口。又五十里二渠口。又四十里三渠口。又卅五里四渠口。

大渠口之北百二十里、即五原縣城所在。五原縣署、建於光緒末年、落成未幾、國體更變、守斯土者、憚於地遠人稀、及無城郭、多寄居包頭、遙領官俸焉。民六以後、漢人之來此墾荒者衆、多由窮光蛋而變爲小康之家、乃共釀資築城、請縣知事來駐。民十後、以地當衝要、居民日多、零落荒寂之五原、漸成繁盛之區域、城內居民、已達二三百家矣。

五原本屬達拉特杭錦兩旗、地勢較河西爲低、離海面才三千六七百尺、黃河曲之沖積層、平阜而兼山地性質者也。四面山脈迴環、(北障陰山、南障橫山、)黃河受山之約束、流貫其間、自古爲水草豐美之地、兩漢及匈奴均視爲沃土、乃以地廣人疏、未盡土利、今則八渠深疏、經溝緯洫、水利修整、隴畝相連、米梁豆麥、穰穰盈野、雞犬桑麻、國內新桃源也。斬伐草萊者、多爲秦晉貧民、蒙人少有事耕種者、游牧之暇逸、自易於耕植、習慣使人、將來自可改變矣。

三渠口之北、即隆興場、爲五原貨物叢集之所、貿易之盛、超於縣城數倍。北自陰山南麓、南至錫拉布理多泊、東至達布素太、西至北河、南北千餘里、東西二千餘里之地、皆可引水灌田、以種水稻、若能用科學方法經營之、其富額當可埒內地二三省。

□好好機會……蒙古開墾……督辦大臣拆爛污

清代防閑蒙人、不準與漢人交接、亦不準漢人履其地、故千世沃壤、直待近來始得開闢。漢人之至此間也、約在乾隆時代。光緒中、口內貧民之往墾者衆、大吏不能禁、乃命貽穀都辦蒙旗墾務、（光緒二十七年、張之洞等聯名奏請「變法自強」、略謂、「蒙民生計、本以遊牧爲主、但最近數十年來、蒙古益形貧弱、對於強鄰東侵、並無防禦之力、不可不乘此時講變通之策、）併定允許蒙古王公放荒招墾之策、以次增設府廳州縣墾務局辦荒局墾牧公司農務公司於蒙古各地、一面勸導蒙古王公、取得放墾同情、一面獎勵能招漢人開墾蒙地之扎薩克、於是洮南遼源朝陽建平阜新靖安開通醴泉安達武興肇州開魯赤峰綏東等府廳州縣、相繼在光緒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中設立。內蒙之開墾、得力於左紹佐岑春暄等光緒三十二年之奏請、并請與庫倫科布多西藏等地、同時實行墾植。法令上本規定「凡蒙地應徵之官租地稅、所有徵收方法及期限等手續、均須

先與蒙古王公協商妥訂而後施行」，乃貽穀貪婪特甚，藉墾爲發財之謀，凡民墾之地，一切奪之入官，其放而租之民者，又各加以重租，於是蒙人失地，漢人失租，故蒙古皆反抗之，而蒙古人民，且誤認墾務之進行，祇爲奪蒙人之生計，羣衆附和，倡言反對，并恒嘯聚多人，馳馬負槍，襲殺辦荒人員，外蒙且禁阻辦事大臣之調查，宣統二年，遂明令廢止前代所有「不許開墾蒙古土地」之各項禁令，而內地人民之出口，開墾蒙地之抵押買賣，蒙民招致漢人開墾，始得自由爲之矣。套中所產，豆麥高粱爲多，稻米次之，小麥黃米胡麻馬鈴薯又次之，每畝豐者達一石七八斗歉者六七斗，（小麥胡麻，爲寒地特產，口外皆植之，胡麻子榨油，用與豆油等，山陝北部晚間燈火，皆此油也，居民夏秋種田，冬則榨油，運銷口內，木本植物中，榆柳楊松杉樺等類皆有之，而紅柳最多，幹爲羊圈、枝編筐篋、用途之廣，無異南方之用竹也。下午七時，達卓里克圖、泊舟止宿，凡行二百七十八里。下水之速，有若小汽輪，若上水行，則下水一日之程，上水須五六日也。居民六七十家，新成之市集也，以前皆荒地、自墾務發達後，始有此現象焉。

二十九日，舟行二百八十里，止宿於小坪，聞五原全包頭，馮軍修築有汽車道、交通益較便利，則此荒涼之平原，在二三十年，必不讓江南也。綏遠爲內

蒙三特別區之一、其疆界東接察哈爾、西界寧夏、南聯陝西山西、北鄰外蒙古之土謝圖汗及三音諾顏部。在漢爲雲中郡地、隋爲定襄郡地、唐置大都護府、遼爲西京道、元屬大同路、民國三年、始建爲特別區。共有十四縣、一設治局、及烏蘭察布盟四部六旗、伊克昭盟一部七旗、及土默特部一旗、合察哈爾特別區之察哈爾部八旗、錫林部勒盟五部十旗、熱河特別區之昭烏達盟八部十一旗、卓索圖盟二部五旗、及奉天省之哲里木盟四部十旗、即清代之內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也。

綏遠一百八十萬人中、漢人占百分之六十、漢人出秦晉燕魯、勤苦耐勞之精神、爲南人所不易及、蒙人性情驕悍、而乏機巧之術、但其腦力之富強、目光之銳利、又漢人所不及、徒以未沐教化、智識愚陋、故風俗習尚、猶有未開民族之遺風者。

三十日、晨五時半發、二百里至獨流口。居民百餘戶、傍河爲市、泊船候稅卡查驗。下午四時東行、又六十里抵達布素太、左翼後旗地也。稅卡留難、久不來、乃偕幸生登岸、商店五六十家、業鹽鹼藥者、約二三十家、蓋皆土產也、藥材有甘草大黃黃芪山豆根等品、漢人出資募人至山中掘甘草、日可獲三四斤或七八斤、工及商人、月之贏餘皆可觀。

■北部各省區商業會萃之處……包頭今非昔比

三十一日、行二百餘里、抵包頭縣城東南之南海子。上岸、乘轎車入西門、凡十五里。任仁和客店、(在前街、)每人每日房飯金一元五角、沐浴浣衣整理畢、已入夜九時矣。警察署來查店、盤詰久之、且涉戲侮、憤然告以「余乃教會中人」、彼輩始俯首去。包頭一名箔頭、舊時僅爲薩拉齊縣之一鎮、今因墾務發達、已改設治局矣。北倚山崗、南臨河岸、而圍以土城、周圍達三萬三千六百餘尺、有五門、東南西之外、有西北東北二門、居民千餘戶、商店五六百家、人口在二萬上下、漢人佔全額百分之六十五又三、回人佔百分之七。其餘則蒙人也。

包頭據綏包鐵路之終點、倚山面河、形勢扼要。論其商業、凡黃河上游及內外蒙古之貨物、咸會萃於此、京津及西北各地商賈、皆設有行棧、收買牲畜皮革、市肆之盛、超於歸綏、儼然內外蒙古間一中心市場也。

六月一日、住包頭休息。午前、往訪耶穌堂之牧師、晤李秋實君。耶穌堂在呂祖廟街、建於民初、內蒙之佈道事業、極發達、亦甚衆。包頭西三百餘里之白家地、有美人費牧師居之、布道十餘年、得信徒二三百人、蒙王給以地、彼以資僱人爲農事、收穫甚豐、今則有地萬頃、牛羊牲畜二三萬頭、其夫人及子

女、皆善華言、助彼操作、施醫藥、傳文化、教士中之極善良者也。出東門半里許、觀所謂轉龍藏者、上山至龍王廟、有泉出廟中、瀦於方池、有三龍頭吐水如瀑布、刻石曰「□龍藏」、□字莫能辨、俗傳爲「轉」字、山之左右、泉源甚多、流水成河、全城飲料、皆仰給焉。東南有小山、名玉皇頂、山顛之東北、有砲台、山下東南有村、曰東河村、包綏鐵道未成以前之汽車站也。站今已廢、小商店十餘家、另有一種風景。城內之街道、多以廟宇之名爲名、如馬王廟街西嘎兒街呂祖廟街財神廟街關帝廟街南龍王廟街金龍廟街眞武廟街皆是。城內有高等小學校五、國民學校六、學生都二千七百餘人、占總人口百分之二十強、爲旅行以來所見爲較發達之地。商店中以銀行錢號堆棧爲多、銀行有中國交通等五六家、市秤較庫秤每百兩少一兩、通行錢幣與內地等、零數有滿錢虛錢之分、滿錢爲十足數、虛錢每千文只有八百文也。晚六時、至吉祥園觀劇。十時十六分返寓、就寢。

□武則天第二……女中丈夫……三娘子遺蹟

二日、離包頭、乘車至南門外車站、搭十八次車東行赴歸綏。五點四十分開、寒甚。經鐙口、公積坡、薩拉齊縣、(產石綿礦)麥達召、陶思浩、察素齊、畢克齊、(有宇文氏之陵、唐高祖李淵生長武川、即在畢克齊之北、畢克齊一

名筆寫氣、即筆帖式、華言書手也、聞在元代、有書手居此、因而得名、居民甚多、市場繁盛、歸化縣大鎮也。○台閣牧而抵綏遠城、已十時五十七分矣。○凡行九十六里。○是段爲京綏鐵路之最西段、於民國十年開始建築、民國十二年告成功者。

下車、乘人力車至舊城、(車夫呼歸化城爲舊城也。)入北門、至鼓樓南街中西旅館、每人每日一元二角、室內設備、較包頭及寧夏蘭州者爲完備舒適。歸化城位於西經五度北緯四十一度間、陰山遮其北、大黑河流其南、京綏鐵路橫其東北、道路四通、商業益形發達、自民國三年開放爲商埠、凡蒙古之皮貨畜類輸出外埠、及南部之布匹茶葉運銷口外者、靡不以此爲轉運中樞、貫串北部諸省、漠南之大都會也。

縣城爲明萬歷中忠順夫人三娘子所築、周二里、(三娘子爲忠順王俺答妻、夫死下嫁其子、子死又下嫁其孫、蒙婦中之女丈夫、與武則天金輪皇帝先後媿美焉。○)居民九萬餘人、綏遠道尹財政廳歸綏縣知事綏遠籌餉總局綏遠禁煙總局土默特總管塞北分關清源總局警察廳皆駐焉。○綏遠以清之綏遠將軍駐此得名、自清季對蒙政策改變、設州縣以辦墾務、闢廳凡十二、今歸綏道只轄八縣、東部文豐鎮涼城興和陶林四縣、於民國三年劃隸察哈爾、所存者、曰歸綏、(

舊歸化綏遠兩廳合併而成者。）曰薩拉齊、曰清水河、曰托克托、曰和林格爾、曰五原、曰武川、曰東勝。午餐後，往大東街福音堂晤牧師薛爾君。辭出、返寓、略購本地日報，名西北實業報者一份，隨行隨閱，材料不佳，惟述馮軍戰事消息甚詳，南口之戰，馮軍偪於奉軍炮陣，（奉軍以重炮五十門爲一隊、五隊齊進，一小時內，可射二三千發，南口馮軍戰壕，因以不支，）乃西退、經平地泉綏遠包頭至五原，今方在此道中。幸軍紀尙佳，未波及市面，余等自包頭來，未見一兵，今日不閱報，尙不知有此新聞也。晚間，幸生欲觀劇，陪之往天貴茶園，包小廂，二人凡三元，戲殊不佳，但幸生觀之，似津津有味。

□二百元周游萬里……途中幸逢良伴……書慰老人

三日，發一電致余母，余自家西行，僅攜二百餘元，本意至資盡始求家庭接濟，乃抵川邊，而與幸生遇，天賜良緣，遽成佳耦，伴余行萬里，資斧皆其所出，幸生且棄其求學之機會，伴余爲此無多大意義之旅行，尤爲余所感念不置，因撰經過狀況爲一萬字之報告以慰堂上老人之望。午前，伴幸生置裝飾品及衣料。銀百兩較庫秤少二錢八分，銅元每千實只五百四十文，制錢每千猶有七百三十五文，與別地有異。至小東街交通銀行，換十六磅鈔票及現洋百元，因至大十字街聚聲元吃茶點，天津館也，味尙良好。途中拾得天足會說明書一

份、主事者有婦女數人、綏人亦後起之秀也。午後、參觀大招小招廣福寺蘇武廟東嶽廟舍力圖招及五塔寺招、日已入暮、乃赴燕美戲園觀劇。人力車有百餘輛、價尙公道。九時四十分返寓、有鐘錶販叩門求售、揀手錶二、備幸生及余御用。

■大黑河畔……明妃何在……獨留青塚向黃昏

四日、住綏遠休息、聞人言城南上堡外、有溫泉、因往一臨視。返、過歸綏中學校外、又游十王廟城隍廟格根汗廟。此城之內外、有寺廟五六十、蒙語廟曰「招」、「招」皆有喇嘛、土默特旗有七大「招」、「招」各有喇嘛數十百人不等、大喇嘛且兼任札薩克、有爵位、擅土地、既富且貴、趾高氣揚、今稍稍衰減矣。○城有回教之清真寺五、喇嘛教之招二十一、佛教之寺廟十五、道教之寺廟二、耶穌教之禮拜堂二、五教齊集、濟濟多士、洋洋大觀也。○午後、至新城、城即綏遠廳址、周可三萬餘尺、居住者萬餘人、旗人占百分之九十四、漢人居此者、官署有綏遠都統審判廳實業廳墾務總局警察五署。旗人甚貧、生計可憐特甚。○舊城內有甜水井六、口味均甘美。○晚餐於杜牧師家、約明日往訪明妃墓、杜師母關切幸生備至、可感也。

五日、上午七時、乘馬出南門、同行者五人、行溝墜間、凡二十里、乃至墓

地。廣可九百尺、墓高可百尺、旁有磴道、拾級而登、上寬而平坦、約五六十尺。墓前有三碑、爲彥德昇寅耆英所立、題曰「漢明妃塚」、又系以詩曰：

「閨閣堪垂世、明妃冠漢宮、一身歸朔漠、萬里靖兵戎、若以功名論、幾於衛霍同。人皆悲遠嫁、我獨羨遭逢。縱使承恩寵、焉能保始終。至今青塚在、絕域賦秋風。」

「青塚」者、由於塞外地多白沙、空氣映之、則罩成黛色、故山曰大青山、河曰大黑河、明妃墓曰「青塚」也。舊說塞外草白、明妃墓草獨青者、皆詩人附會之詞、不足信。自從杜工部見諸題咏、韻事遂以流傳、美人芳草、雅迹千秋、余於明妃之遭、亦猶前詩意耳。

大黑河在墓之東北二三里、波光簇錦、山影迴清、麥隴雲屯、綠楊蔭秀、若與此千古美人爲伴也者。口外明妃墓有三、一在察哈爾涼縣境、一在河西達拉特旂、傳彼二處皆明妃衣冠塚也。

下午、返歸綏寓所、幸生已告乏、余猶賈餘勇、游鷓鴣山、山在城之西北里許、高可千尺、山巔有聖母廟、每年五月間、婦女由四方來焚香祈子者衆、香火之資、住持十餘人吃著不盡焉。

□東行赴張家口……交通真便……火車轉眼過大同

六日、上午、乘京綏鐵路火車東行赴張家口、入長城、至山西境、經堡子灣孤山抵大同府車站、余儕始自夢中驚醒、車停站上約二十六分、始東開、路向東北行。大同爲山西北部重鎮、北魏拓拔氏故都也、介內外長城之間、踞京綏鐵路之中樞、東出天鎮、足以馳驅口北、西越殺虎口、北逾得勝口、足以控制綏遠、故明代控制北敵、倚爲重鎮也。產煤、口泉產者尤饒、年由京綏鐵路運出、達二百萬噸。其東白登山麓、有古平城遺址、即漢高祖被匈奴冒頓單于圍困之處。又有楊惠之塑像、與石佛多尊、及眞武廟華嚴寺石佛寺等古蹟、惜以事前未曾憶及、致匆匆過此、未克下車遊覽。

■軍事商業重地……牲畜皮毛……集中於此

七日、上午六時、抵張家口、乘人力車至橋東大街華元旅館住宿、休息、每人每日房飯金一元六角。張家口亦號張垣、北蔽長城、南環洋河、東西則高山屹峙、夙爲內地北通蒙古之要口、軍事商業之重地、清代極重視之。察哈爾特別區之都統、即駐於此地。民國三年、自行開闢爲商埠、聯絡上下二堡爲市、居民萬戶、貿易以牲畜皮毛胡麻爲大宗、我國茶葉之運往俄國者、亦集中於此、然後運往海參威焉。早餐後、往耶穌堂晤戴君、而歸。長安街有日本領事館及美國領事館、在此山城隘市中、亦較堂皇而偉大、西洋物質之光華也。下午

致電二兄，告以赴京期，及請代覓住所事，晚，偕幸生赴乾坤劇場觀劇。

七日、游覽馬家標之石佛寺及元寶山。下午、陪幸生至公合公司買回絨二疋。該公司有資本六七萬，與錦泰亨興泰隆等四五家，皆為張庫間之大商店，常以內地之磚茶綢緞全庫倫，易回絨麝香狐皮羚羊角鹿茸俄登油等物歸。由張垣至庫倫極為便利，有張庫長途汽車公司新華富有美利美通福山利益等十餘家，單身旅行者，車價八七十元，并可攜三十斤之行李也。此間之工廠頗發達，列表如下：

廠名	所在地	資本金額	工人數額
普利麵粉公司	沙河路	五〇・〇〇〇	五〇
製碱公司	西壑子	三〇・〇〇〇	三五
三裕成香牛皮公司	黑達子溝	二五・〇〇〇	四七
永育厚香牛皮公司	同	三〇・〇〇〇	三六
義和魁香牛皮工廠	孤魂廟街	七〇・〇〇〇	一六〇
廣興永香牛皮工廠	同	三〇・〇〇〇	三七
協興成香牛皮工廠	花兒巷	二五・〇〇〇	五二
恒興成香牛皮工廠	同	二〇・〇〇〇	四〇

湘亭益香牛皮工廠

橋東大街

二七・〇〇〇

三二

和記造胰工廠

東關

五〇・〇〇〇

二〇

振記造胰工廠

同

四〇・〇〇〇

二八

同益織布工廠

仁壽街

五〇・〇〇〇

六六

孚昇牙粉廠

深溝

二〇・〇〇〇

五五

察哈爾被服廠

黑達子溝

七四・〇〇〇

一二〇

振興織毯廠

孤魂廟街

二〇・〇〇〇

三四

惠蒙黃油公司

大興園巷

二〇・〇〇〇

二一

其餘尚有極多、因時間偏促、未及一一調查。但此間尚有一最出色之善政、即衛生事業是也。有衛生隊及察哈爾滌新公司、此公司為官督商辦之性質、其任務為專除污穢、公共場所及私人家庭、均可僱傭之。各省城市仿照此種組織而執行之、必有極大之良好影響於居民。教會以耶穌堂為最有成績、天主堂次之、彼等設有耶穌堂三、救世軍二、聖書會博愛醫院等機關、以主理其事、教徒達五七二人。此商埠之主權、完全屬我、但以日人美人之居留、又特設交涉員一員(任大興巷)任交涉之事、日人之居留者、多經營商業、其國際偵探、亦以此為大本營、而北探內外蒙西測甘新晉陝土地礦產之利、英美人亦有同樣之企

圖、不過未若日本人之彰明較著耳。

□發明火車相接鈎……詹天佑……惜乎壽命不永

八日、住張家口休息。因昨晚觀劇遲歸、稍受寒氣、週身發熱、汗出如瀉、至夜中、熱稍退、余知服西藥無大效、決明日至京、以中醫治療、急電二兄、請其來車站招護。

九日、上午、乘二次客車、離張家口東南行、經寧遠沙嶺子宣化縣辛莊子上花園新保安沙城土木懷來縣康莊越八達嶺入直隸省界、經青龍橋而達南口。八達嶺山洞甚長、歷時約五分鐘始盡。京張段凡長一二五里、于光緒三十一年開始敷設、三十二年始通車至南口、三十四年隧道告成、宣統元年全段工程竣。主持工程者爲詹天佑君。聞南口至岔道城四十里間之工事、原擬築石橋跨山飛渡、因斜度過陡、始改工鑿洞、而石佛寺一段、若由懷來、過八達嶺直趨南口、則須鑿洞六千餘尺、詹君乃東北斜行、就青龍橋設站、來往之車、皆倒行以達、而洞乃祇三千五百八十尺、工巧費省、歐美人來視者、咸驚爲絕技。(詹君於鐵道成後、即以病終、君爲英國留學生。發明「火車相接之鈎」、歐人師之而廢舊式之鍊、目以其名名鈎焉、)長城在八達嶺之上、沿山斜築、斜度達七十餘度、城高約可三十餘尺、遠望若蛇之夭矯蜿蜒、在昔胡騎南下、居庸居衝

太行八陘、此爲首險、節節屯防、隨地可守也。

□時局變化……勞病爆發……游事遂告結束

過南口鐵道折而東南行、經昌平縣沙口清河清華園廣安門豐臺而抵西直門車站、余二兄已在月台相候矣。下車、乘汽車至北京公寓住宿、以頭痛甚、逕入室寢、就床頭爲二哥二嫂介紹幸生。

十日、住北京。余自抵北京後、以奔波時日過久、所積之辛苦疲乏憂懼戒備之損失、一一均自寒病而爆發、病二十餘日始愈、時局變化劇烈、本擬病愈取道京漢返川者、乃不克果行、直在京五月後始得返川、而余一年餘之游歷旅行、至此遂暫告一結束。計歷四川川邊雲南西藏新疆甘肅綏遠察哈爾直隸京兆十省區、行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五里、計三百九十三日、徒步一萬二千〇八十八里、騎行三千五百九十三里、車行七千里、船行一千五百四十四里。

寫在西行艷異記後面

西行艷異記今日結束矣、自去年登載迄今、歷時甚久、中間幾度間斷、致勞閱者來函催詢、殊抱歉忱、

此稿作者遠在南洋、通訊無從、稿由其兄陳重爲交來、言明本是英文

因欲在國內發表、譯成國文、走馬看花、誤漏當不在少、當時記者以其行文暢達、內容尚佳、喜而留之、刊諸本報原意、亦在希望社會能轉變眼光、注意於邊疆之開發、乃據楊仲華君年終來館相告、內中西康一部所記、甚有不盡實在之處、且如地名等都屬聞所未聞、楊君復於新亞細亞月刊發表一文「評所謂西行豔異記」者、將西康一部悖謬之點抉發出來、楊君爲西康人、(新近畢業於中央政府校西康班)所知比作者爲正確、自可斷言、我們不能不感謝楊君厚意、應爲更正、今即將楊君之文轉錄於後、請閱者注意、

此外或有誤會、或屬道聽塗說、不足爲憑者、一時苦無熟悉邊疆之人能爲指正、但編者之意、若今後發刊第三冊單行本、決將各方最近關於此項著述附錄數篇、以便參證、記中本多誌異說怪之處、如讀山海經、空中樓閣、引人入勝、在目下、我輩固不妨暫以一種普通小說目之也、

關於西行艷異記

天岸

時報上自刊登西行艷異記後，哄動一時，害得許多人都躍躍欲試，想一探艷跡，其間接鼓勵青年去探險，未始沒有一點功勞，且文筆活潑可喜，引人入勝，可作小說讀，我也是愛讀之一，但我總覺得有許多事過於離奇，不能相信，有一天遇著一個蒙藏委員會的職員，他辦蒙藏事二十年，雖沒有到過康藏，但情形卻很熟悉，我問他看過這書沒有，他劈頭就說那位作者根本沒有到過康藏，一味胡說，我聽得非常驚異，就開始和他辯論，我說作者文筆渲染，過甚其辭，容或有之，若說他根本沒有到過那些地方，無論如何不能閉戶造車去寫日記式的游記的，那位先生因爲也根本沒有到過康藏，雖然他辦了二十年蒙藏文件，接觸的多是康藏人，但恐怕康藏人諱言家鄉醜事，也不能作爲信史，我們反復辯論各不相下，不能用證據來征服，日昨遇西康友人楊君，他的話也和那位先生一樣，不過他是西康人，親身經歷過西康各處，他說他要根據實際的情形，糾正西行艷異記的不實之處，我要他投到本刊（新亞細亞月刊）發表，這是值得報告的。

評所謂「西行艷異記」

楊仲華

西行艷異記關於西康一部分除了幾個盡人皆知的大縣名外，所有的地名不知道從那一個星球裏飛來的！不說是我們生長西康的人沒有經歷過這些地方，就是西游記封神榜上，也怕找不出這些大地名來，現在我將他所記從雅安到康定的路程與人衆通行的大道并列起來，請讀者諸君比較比較。

西行艷異記由雅安到康定的程路

由雅安西行二十里，至伏岩子十五里，至飛雅子十五里，飛仙關十五里，大王廟十五里，至扁擔溝十五里，高山扁十二里，觀音鋪二十八里，蒿梗坳十八里，三阿五里，草萊鎮十九里，渡梁經河到榮經縣十五里，張家橋十里，背口十里，大銅鑛山麓五里，第二山民三十四里，黃土墩十五里，高廟子十八里，板板橋七里，大魚跳十七里，清溪縣十里，渡河又九里，又渡河又五里，又渡河又五里，王扁塘五里，張湖五里，王化營又十五里，渡河抵泥頭驛，由泥頭驛向北行，渡河繞飛越嶺，西行至山坳九十九里，下山亦如之，又行十五里至黎木坪，黎木坪爲川邊特別區，由黎木坪啓行十里馬家溝，十五里化林坪，三十里青泥沱，二十里磨子堆，二十五里瀘定縣，十里瀘定橋，十五里水磨溝，二十里三湖壩，二十里十五里大坪，西行十五里紅廟，二十里瓦溝，三十里草溪，二十里抵五定縣城。

由雅安到五定人人通行的大道

由雅安出南門，十里對岩，八里梓石里，二十二里觀音鋪，二十五里桔乙崗，五里福興場，（即麻柳場

二十里蔡經縣，由蔡經縣出南門五里鹿角埧，三里水池舖，二十三里大通橋，五里讓止堡，十二里黃泥堡，十里小關，十里大關，五里板房，五里蠻坡子，五里長老寨，五里三大灣，五里九柱子，（即大相嶺山頂）五里艦脚下，（此處因山勢峭削，路徑迂曲，有二十四彎之稱），五里半關門，五里漢源縣，（即清溪縣）由漢源出西門上山五里猛虎崗，五里冷飯灣，十五里至富莊，由猛虎崗至富莊二十五里之間，均係山徑，直至富莊之場口始落平地，由富莊西行二十里大堰溝，五里山溪口，二十里泥頭，（原名泥東鄉，今設漢溪分縣，二十里山脚坪，十里林口，五里頭道橋，五里二道橋，五里三道橋，五里福隆寺，五里大正包，五里飛越嶺，（又名卡子上）五里松林口，五里瓦窰進，五里化林坪，（今設分縣於此，自飛越嶺山頂起即歸西康瀘定縣管轄），五里鹽水溪，五里鬪哥嘴，五里鹽嘴岩，五里與隆堡，（即隆巴堡）十里冷磧，十里腰堂子，五里甘露寺，十五里大埧，五里兒角頂，五里安樂埧，五里瀘定縣，（即瀘定橋，居民夾岸而陳，橋連其中，兩岸並無所謂峭壁危崖），十五里哨里，十五里沙灣，五里大寨埧，十里冷竹關，十五里瓦斯溝，（康定縣屬）十里頭道水，（清時果現王曾建行館於此，更名小天都），十里大河灣，十五里柳楊，十里升玩，十五里至康定縣。

上面第二段所列的路線都是從川到康人人所必經的大道，我們拿來與他所記的路程比較比較就可以知道，好像瀘定縣和瀘定橋本是一個地方，而他卻硬分着兩個，相隔十多里呢，他在這人人必經的道路上也如此扯謊，康定以西的地方不必說更是五光十色，胡吹亂道沒有一件事是實在的，因為他的篇幅太多，我的時間有限，只能隨便提出幾條列在後面，指出他的荒謬，其他的就可以此類推了，現在我們來看他說。

瀘定士人以牧畜爲生活，性甚懶惰，非無食不外出覓活也，文字用唐古忒字（西藏文語言則與漢人殊，與完

全縣語亦有別……城中有喇嘛寺三、一爲黑教、一爲白教、一爲紅教、……

他說瀘定的土人以牧畜爲生活，根本上瀘定全縣找不出一個經營牧畜或營類似牧畜事業的人戶，依着國內社會的通例，瀘定全縣懶惰的人，百分之中雖然也有一點，（不到一分）但大部分總是開山地、種水田、胼手胝腳、終歲勤勤，並不見得有什麼懶惰性質，也沒有無食方覓活的情形，說到文字方面，在瀘定以東和瀘定全縣的地方都是同風禹甸，對於唐古忒文字不說是門外漢，就是唐古忒文字的形狀是怎樣恐怕許多人還沒有看見過，語言方面瀘定雖然是接近內地，開化較早，不能說西康的語言，但也是中華民國領土以內的地方，尤其是與四川接近，並不是外國人，陳重生雖然曾經留學國外，但他生長的地點仍在四川，怎麼到了瀘定說他的語言會與漢人殊，與西藏又不相同呢？至瀘定縣城裏會冒出黑白紅教的喇嘛寺來，更是匪夷所思了！

他又說：

「安良縣地當大雪山之南，……城爲二百餘戶居住之一獨街，住民約有二千餘人，漢人佔十之四，市上商業均爲日用品，……而曹棕製品者獨多，則此地對外輸出之大宗品也，棕製品有棕蓑衣、棕絲棕繩、……」
「此地土人之服裝有以棕代棉花者，甚有以棕代布者，……安良縣知事公署爲前清一把總駐所改建，……典獄所在縣署左近，門口繪一遠似近不似之阿鼻像，門傍挂兩木牌，文曰：「監獄重地，閒人免進，」試問誰

人無緣無故願意進坐監獄說？……」

西康安良垵改設縣治雖然會經過一度的計劃，但是因為地方的苦寒人民的稀少，終究沒有實現（現歸康定管轄）那裏——安良垵——的人民總共不上二十戶，並且是零零落落的小村子，四面童山起伏，縱橫一二百里之間，不說是棕樹沒有，就是成根的樹木也找不出一林來，居民以耕牧爲生活，（帶耕帶牧，出產以青稞爲主，）所用的燃料都是些乾牛糞，所穿的衣服大半是毛織物，現在卻有了大宗輸出的棕製品、天時轉變、進化神速，真是意想不到！

安良垵的地面上，我們實在不知道有什麼把總駐所改建的知事公署或監獄所，

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子，不過是隨便拈來的幾條，其中最可惡而可恨的、

他說他每到一處都有當地婦女陪他來睡覺，並且捏造出許多事實、侮辱西康人民、達於極點，請諸位想想，西康地方並不是鏡花緣上的女兒國，沒有男子，怎麼會一見陌生的人就能在一塊兒睡覺呢？

編者按：楊君此作，僅對西行記西康一部有所聲辯，我儕此時殊雖認有其他部分完全出於虛構，誠如格桑澤仁所謂，國人對於蒙藏消息不加十分注意，記載既少，偶有記載亦無法判斷其確實與否，但如今後有人果能以此為一大問題，引起團體的實地考察，作一萬分正確的報告，則陳君此記楊君之文為不徒作矣。

我國關於康藏之著述，既屬稀少，反而在外國文中可以覓得，英文有六十種，日文有二十餘種，俄文有七八種，現在未見譯本，聞均為著者實地考察所書，以言語等等之隔膜，當亦不能十分可靠，陳君此記，固多誤漏，以之發表，慰情聊勝於無，我又安可一筆抹殺哉。

封面

前言

第五部 从青海至新疆 / 527

第六部 甘肃印象 / 571

写在西行艳异记后面 / 625

关于西行艳异记&天岸 / 627

评所谓「西行艳异记」&杨仲华 / 628